

黃衫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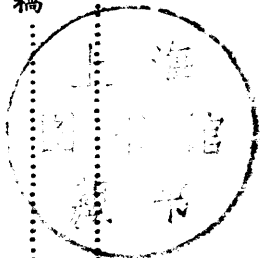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9517B

鄭 證 因 著
擊 技 長 篇 小 說
黃 衫 客
卷 一 目 錄

後記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提 要
.....	黃衫客武場獻絕技.....	拳教練羣雄顯身手.....	風雲叟慧眼識奇人.....	扮江湖龍華街賣藝.....	清平鎮使劍斬淫徒.....	隱寒窰英雄權避禍.....
	一四〇	一一九	八五	五六	二八	一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初版

328770

提要

本篇係叙有清建國後平西王吳三桂既負故主，更不能忠事新朝救民於水火，只緣利令智昏，擁兵權，橫征暴斂，民怨沸騰，網羅死士，潛蓄異謀，欲席捲東南，妄窺神器，致激起一班草野英雄，風塵奇士，共張天討，爲國除奸，爲民除害，在山西遼州飛牛寨，寒窰避禍隱跡市纏之許壯飛，酒棚巧會名震遼東之鐵臂蒼猿侯萬里父子，均爲吳逆所害，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乃議追蹤平西王，共復大仇，乃終南四義聯袂下江湖，侯萬里等竟在清平鎮與風雲叟父女會合，四差官恃勢逞淫行，姑嫂遭毒手，衆義仗義鋤奸，四差官郊原浴血，義俠喬裝入城都，龍華街賣藝，華統帶巨眼識英雄，王府潛蹤，武場較技，黃衫客初現俠蹤，羣雄奪教練，露絕技雙俠較絕技，黃衫客王府充教練，破行藏吳遠川喪命，結同盟暗創洪緣教，平西王寵遇保柱，黃衫客驚逢勁敵，平西王祝嘏，提督獻佳釀，黃衫客酒庫試身手，下毒藥欲酖羣奸，酒徒盜酒敗秘謀，夜攻王府，火焚攪翠樓，小俠失機被擒，四義頭入成都府，救小俠夜突重圍，黃衫客力謀除勁敵，崑崙子甘心附逆，羣俠聚蛾蟄，勇士保柱三戰黃衫客，羣俠下川邊，泛扁舟頭訪晴川，抱不平力

除三怪，救桂王風雲叟得劍。羣俠造訪晴雲島，晴川派恒徒種惡因，衆義俠會鬥晴川派。天南釣叟龍滔二闖晴雲島。羣俠被困，龍大俠隻手解重圍，三鬥祝晴川。城都府俠女被困，戰靈猿莽漢救俠女，十義困保柱，三刺平西王，勇士保柱走京都謀清世祖，黃衫客救駕乾清宮，訪刺客羣俠入川，平西王潛號窺大位，自立大國王，羣俠戡叛亂。……以上不過本篇中舉匕大者，至於各派武功之運用，以及江湖上之金批彩掛，風火雀要，不佞當盡所知融合於本篇中，俾使感到興趣，唯著者不文，見聞淺陋，更兼長篇撰述，訛錯必多，尙希讀者不吝賜教，倘荷嗜伽之士予以批評指教，不佞定當以誠意接受。

讀者賜函請寄天津南門內小劉家胡同後十六號

民國三十年仲冬

鄭證因識

黃衫客 卷一

鄭證因著

第一章 隱寒寒英雄權避禍

山西遼州飛牛寨，是一個離開縣城的小小村落，飛牛寨中也就是百十戶人家，地極荒僻。這百十戶人家並不像別處把民房調成街道，他們是疎疎落落的，多則十餘家，少則四五家住在一處。東面是漳河，西面是太行山脈。還有些是在半山坡的石壁上鑿的石窰，高低錯落着也住了十幾戶人家。這一帶土地磽薄，不宜耕種，居民多以畜牧爲生；或者也有男的在外經商，女的在家給人剪羊毛，或是紡線織布。

這時正是順治元年春三月間，野地裏綠草如茵，山壁間也滿佈着青翠的苔痕。放牛羊的一幫幫有趕上了山坡的，也有趕到河濱任牛羊自由的飲水。在河邊上有一處茶攤子，這裏雖不是通行大道，若是由和順縣奔遼州這裏也算必經之路。這茶攤上擺着些黑砂盃，還有一罈汾酒。在板橙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穿一身短衣，赤着腳，頭上用一根木簪撥着髮，赤紅色的臉面，豹頭環眼。他本不是此地人氏，從五年前來到這理，

從前給人家幫工放放牛羊，後來他不願意幹了，就在這裏擺了一個茶攤帶賣酒。他也沒有名字，只知道他姓王，大家因為他又老實又傻，全管他叫王老好。

這天正在午時錯，茶攤上冷清清的只王老好一人。忽的由北邊來了兩人，一個是五十多歲，穿着件土黃色長衫，白高腰襪子，一雙使履，頭上沒帶帽子，用一根木簪高挽髮髻；一張瘦削面龐，兩道垂眉毛，一雙虎目，鼻直口方，形容非常的古怪，這種五官跟他這瘦削的身材面龐絕不相稱。那個也就是十七八歲的情形，白淨面皮，細眉闊目，鼻如懸胆，口若塗朱，尖下頰，大耳垂輪；金簪束髮，身穿藍色長衫，白襪三鑲雲履，手中提着一個黃色包裹，約有三尺多長，頗有點男生女相。這一老一少的情形，不文不武，不工不商，教人看着岔眼，兩人走到茶攤前，那老者忽的「啊」了一聲，剛要說話，王老好向那老者微把頭一搖，以目示意，老者遂向茶攤前一湊，漫聲說道：「天氣雖然不熱，走多了路也覺着口渴身燥，給我們兩盃茶。」王老好也不答話，拿了兩只黑砂盃，由大瓦壺裏倒了兩盃酸茶。這一老一少遂坐在板橙上，把黑砂盃往自己面前挪了挪，老者端起茶來喝了一口，隨又放在案子上。王老好先向兩旁瞥了一眼，見兩旁沒有旁

人，一面故作用手巾擦抹案子上的茶漬，低聲說道：「你們父子怎麼竟來到此處？這裏不好講話，咱們認作同鄉，你們住在這兒，晚間好細談。」王老好說罷這兩句話，那老者微把頭點了點。

這時忽聽一個放羊的漢子趕着一羣羊正向這邊走來。老者故意高聲向王老好說道：「掌櫃的別不是此地人吧？我看着很熟。」王老好粗聲暴氣的道：「俺是山東德州的。」剛說了這句，一羣羊已從茶攤前過去，那放羊的拿着根鞭子在羊羣後頭緊跟着。剛到茶攤前，王老好招呼道：「俺說楊二哥，你鬧一盃齏茶。」放羊的答了聲：「好吧」。緊跑了幾步竄到了羊羣前頭，一揚鞭子，把頭裏的羊圈回來，趕到茶攤後河坡上，任着羊羣在草地上去嚼草。放羊的楊二，轉回身來，來到茶攤前一片腿坐在案子橫頭的板橙上。王老好，早給斟了一大盃齏茶，送到他面前。這時老者又說道：「你既是德州人就對了，我們也是德州城南溥家屯的人。」王老好猛然拍着巴掌哈哈大笑道：「對了對了，真是老鄉，俺值個大嘴巴子，連溥大哥全不認識了」，又指着少年向老者說道：「俺有十年沒見他了，他是叫大龍吧？」老者含笑點頭道：「不錯，他如今也十八歲了。」王

老奸扭着頭向放羊的楊二道：「楊二哥，你看俺老奸好多混蛋，連老鄉全不認識了。」說罷哈哈大笑。放羊的楊二，聽着這一老一少全帶着關東口音，絕不像山東人。可是王老奸沒說過謊話；心想，許是久走關東，把口音改變了。遂向王老奸道：「多年不見，乍一見難免認不清了。」那老者看出楊二懷疑之色，遂說道：「這位楊二哥聽我們說話不像山東人吧？我們在關東落了戶，一恍就是十幾年的光景，不覺把口音變了。」楊二點頭，遂問道：「關東那地方已竟平定了吧？像俺們這飛牛寨一帶，倒得着地方偏僻的好處了，闖王前些日子已到了山西地面。所過的地方姦淫殺掠，把所過的地方可糟踐苦了！幸虧寧遠總鎮吳三桂追的緊，那闖王沒敢停留奔陝西去了。」老者從鼻孔裏哼一聲，氣憤憤道：「楊二哥，你等着作太平民吧，現在已竟改朝換帝了，現在咱是大清國了，早晚就得剃頭留辮子了。」楊二霍的站了起來道：「誰作皇上咱管不着，要教我楊老二把頭髮剃了去，除非是先把腦袋揪下來，可要了老西的命了。」這時那老者只看着放羊的楊二不住的點頭，臉上的神色也看不出是喜是怒，只見他胸前的衣服一起一伏，吁吁的喘着，猛然向王老奸道：「你也賣酒，好，篩一盃來」，王老奸用酒匙打了半盃

汾酒，以目示意，微把下頰向老者一擺，老者睬也不睬，端起盃來一揚脖，咕嘟咕嘟一氣兒喝下去。放羊的楊二又問：「剃頭可是真的麼。」這句話沒落聲，一抬頭見兩隻羊出了羊羣往南跑下去。楊二一着急，猛一抬身，嘩啦一聲，險些把茶案子碰翻，把案子上的黑砂盃碰倒了好幾個。楊二理也不理，一直追了羊去。

王老好見楊二已走，一面用抹布擦着案子上的茶漬，却低低說道：「鄉愚無知，我們的事，還是不對他們露一字才好，我們一同回家吧；你父子也開開眼。」老者點點頭，王老好收拾壺盃酒罈，滿放在一個荆條筐內，一個案子，兩條板凳併在了一處，只用右臂一穿，左手把荆條筐子提起，大洒步在前領路往北走，經過幾處蓬門茅屋，有站在門前的鄉鄰，一見王老好收攤子收的比往日早，遂問道：「老好，這麼早你就收了。」王老好笑嘻嘻答道：「俺來了兩個老鄉，早收會教老鄉跟俺回家看看。」說着話已走過這個門口直奔東山坡，向山根下走來，老者一看就知是住在窰裏，不禁心中暗嘆，趕隨着王老好來到山根底下，又走上一個斜山坡，這時太陽正在偏西，斜陽照在佈滿蒼苔青翠的山壁上，眼前幻出一種奇景。挨近這段斜山坡，山石壁立如同一帶長牆，在這蒼翠

的石壁上，隔了一兩丈遠就有一座窰門，門的形式不同，有開成長方形，有開成圓形，正可中等身材的出入。抬頭一看，上面高峯入雲，層巒聳翠，這種地方，頗有太古之風，王老好到了一座窰門口，把臂上的茶案子板凳，手中的荊條筐滿放下。少年好奇心盛，搶步進了窰門，老者跟着也進來看窰中是什麼情形。只見裏面雖是人工鑿成，倒不窄狹，也不很黑暗，迎着窰門是一鋪大土炕，靠北面石壁尚有一張白木頭折了一足的長方桌子，雖則是三條腿，因為牢倚在石壁上，倒也不致傾斜。旁邊還有兩隻木凳，那張桌子上只有一只黑色官興泥壺，兩只黑砂盃，其中一只黑盃業已破殘的掉了少半邊，盃裏却是半盃食鹽。在南壁下放着一個大酒罈子，旁邊一條布袋，也不知布袋裏裝的是什麼，却稱得起四壁蕭然。少年把黃布包袱放在炕上，王老好這時提着荊條筐正走進來；把筐子往南面石壁前一放，這老者回過頭來向王老好道：「壯飛，想不到你竟在此潛踪，能忍受這般苦況，只是若儘自這麼隱忍下去，豈不要仇怨未伸，荒山埋恨了麼！現在你是大仇未報，我是虎口餘生，我們現在要是同心合力，視死如歸，縱不能把仇家盡殲，也要攪他個地覆天翻，那吳三桂已受清庭封蔭晉爵，就該知道滿洲應運而生，天與人

歸，你已是明室遺臣，尙付與兵權，正可多爲蒼生造福，那知他只圖聲色利祿，到處縱兵殃民，我以忠言諷勸，語言間挺撞了此賊，他竟誣我結聯闖賊，煽惑軍心，將我全家問斬。我父子法場脫身逃到關裏，對天發下洪誓，三寸氣在必報此仇。風聞此賊追勦李闖王已到山西境內，我父子跟踪至此，伺機定要手刃此賊，以雪我私仇，以洩天下人的公憤，壯飛，你那仇家現在也在吳賊帳下掌大權，吳賊言聽計從，很得吳賊的信任，所有朝中，那羣奸黨，又受新朝恩封，較前變本加厲，好在這羣奸黨壽命延長，一個也沒死，好似天公留着他們，等待着你去報仇呢。」這老者滔滔不斷的說着，那少年站在一旁淚如雨下。王老好不住的磨拳擦掌怒眦欲裂！猛然把脚一跺，震得四壁有聲，咳了一聲道：「我許壯飛大仇得報死亦瞑目矣。」老者急忙阻止着道：「我們行藏還是先不露的好，言語要謹慎才是。」

這時已暮色蒼茫，石窰中頓覺黑暗。王老好用火鑷火石打着了火，把石壁上嵌着的一個瓦油燈點着，又把一罇酒擺在了桌上，取出一盤醃鹹蛋，一盤饅頭，拿了三雙竹筷，這才向老者說道：「我這裏真屈尊了，村寒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舊醅了，總鎮大

人吃得下去麼？」老者微微一笑道：「但盼我們能夠苟延歲月，大仇得復，有這等酒飯，於願已足，還說什麼吃不下去呢。」三人相將入坐，這少年不會飲酒，自己吃那饜匕醃鹹蛋。這兩人却大盃白酒，暢飲起來。這三人倒是怎麼個來路呢，趁他們飲酒中間略表他們身世吧。

這王老好方才在那老者口中已露出真名。他本姓許名壯飛，乃是薊遼總督袁崇煥麾下的一名健將，官拜副督師，袁崇煥坐鎮薊遼，所有築寧遠城，設屯田五千頃以節餉糈，邊隣賴以保全，皆副督師許壯飛擊劃之力。薊遼總督袁崇煥倚之如左右手，不料大明氣數已終，遂用反間計，賄買朝中閹宦佞臣，誣袁崇煥許壯飛狼狽爲奸，按兵不動，尅扣軍餉，坐失良機，兼有大逆不道行爲，三法司毛爻賢與許壯飛有宿仇，故入以罪，遂成大獄，罪及袁許兩家滿門家眷，雖三尺之童亦棄市，許壯飛幼遇異人，授以技擊輕身之術，遂炸斷刑具逃了出來。奸黨以許壯飛逃走，恐怕貽禍於將來，遂奏明崇禎帝，旨下，畫影圖形嚴拿許壯飛歸案。許壯飛變裝易服，改變了姓名，隱跡江湖，銷聲匿跡，輾轉來到山西地面。路經遼州飛牛寨，見這裏地處偏僻，民風樸厚，許壯飛遂在此落住脚。

。因爲在山東呆的日子很多，學得一口山東土語，遂假說是山東人，住在空窰中，假痴呆，寡言笑，飛牛寨中人倒也看不出他是非常人。在此隱跡潛踪待時而動。這老者也不是姓傅，適才這隱跡寒窰的許壯飛以傅大哥相呼，不過是隨口而道，不願當着放羊的楊二道出真姓名。老者姓侯名萬里，那少年是侯萬里的兒子名叫玉峯。他父子並不是山東人，原籍乃是遼東皮城人，先代以販馬爲業，侯萬里自幼好習武事，十三歲時能騎烈馬，天生來力大無窮。後來終南四義，大爺銀髯皓叟葉白雲訪道遼東，遇見了侯萬里，愛侯萬里天生來骨格出奇，遂收侯萬里爲弟子。銀髯皓叟葉白雲乃當代大俠，把一身的藝業全授與了侯萬里，侯萬里得這樣真傳，練得一身出類拔萃的功夫。飛騰技擊無一不精。能開六個勁鐵胎弓，（一個勁爲九斤十二兩，鐵胎弓拉滿，弓上有五十八斤半之力，）後來銀髯皓叟葉白雲歸隱終南，侯萬里流落綠林，却立志不擾害良善商民，江湖上公送了個鐵臂蒼猿的綽號，手下收了二百多名弟兄，一個一個全是驍悍矯健，彼時尙是大明的天下，遼東一帶隣近邊夷，時有入寇之敵人，侯萬里率領着他這二百餘名健兒燒掠敵人的糧草，可是邊夷退去，遇有遼東官軍的糧餉，他也一樣的劫掠。故而遼東經略，

薊遼總督也曾派兵剿捕。無奈這鐵臂蒼猿侯萬里勇猛絕倫，鐵蹄踏遍了遼東，官兵那能動的了他一指。故此在遼東道上橫行了多少年，威名遠震，彼時吳三桂之父吳襄尙未顯達，以販馬爲業。鎮東將軍李成梁知吳襄善相馬，委爲購辦戰馬一差，後力保爲千總，又數年，洊升爲副將。吳襄當初跟侯萬里家俱有來往，今見鐵臂蒼猿侯萬里失身綠林，頗有把侯萬里收撫之意，乃在鎮東將軍前力保侯萬里。鎮東將軍也正想招撫，吳襄遂力勸侯萬里棄綠林歸正道，鐵臂蒼猿侯萬里失身綠林，也是爲英雄無用武之地，被逼無法，才流爲盜匪；既有了進身之階，焉肯再自暴自棄，遂歸降在吳襄手下。後來吳襄升到京營殿師，他兒子吳三桂也作了寧遠總兵，吳襄遂教侯萬里到吳三桂軍前効力，暗着是監視着吳三桂不讓他胡爲。吳三桂作了薊遼總督，侯萬里却也作了記名總兵中軍副將。侯萬里感他父子相待之義，吳三桂平邊亂幾次身陷重圍，侯萬里全是不顧生死的救他脫險。不料李闖王作亂，燕京失陷，崇禎帝煤山殉國，吳三桂不顧君父之仇，爲一歌姬陳圓圓，用抱薪救火之策，絕不是報闖賊殺家之仇。侯夠里於是痛陳利害，曉以大義，吳三桂竟率意行事，不納良言，侯萬里犯顏直諫，竟觸吳三桂之怒，誣以勾結闖賊，攪亂

軍心，乃將侯萬里全家問斬，侯萬里跟兒子侯玉峯全是一身絕技，將綁繩崩斷，父子從亂箭叢中逃出法場，改名易裝來到幽燕一帶，後來清攝政王多爾袞入據燕京，竟敢了大明天下，吳三桂奉清庭命追剿闖賊到了山西境內，鐵臂蒼猿侯萬里帶着兒子侯玉峯跟蹤來到山西，那吳三桂却又率兵追闖王奔了陝西，侯萬里這才巧遇埋名避禍的副督師許壯飛。三人的出身來歷表明，接叙他們轟轟烈烈的事蹟。

且說少年侯玉峯飯罷先起去，到窰門口閑眺夜景，侯萬里跟許壯飛借酒澆愁，各抒胸中的積悶；直飲到三更方散，兩人均微有醉意。許壯飛自己到窰門外燃起了木柴燒茶。侯萬里父子也在窰門前散步，這時正是那七八月光景，銀河耿耿，襯着那半圓的明月，水光山色愈覺清幽，飛牛寨的人早入睡鄉，一陣陣清風習習，頓覺胸襟一爽。許壯飛蹲在那裏燒茶，隅一回頭見侯玉峯面對着月色發怔。許壯飛遂站了起來說到：「賢姪，你不要總這麼頹喪，我們堂堂七尺之軀，豈可作婦人女子之態，此身不死，卽有復仇之日。」侯玉峯慘然答道：「許叔父教訓的極是。不過姪兒的慈親姊妹全遭慘死，姪兒偷生人世何以爲人，那吳三桂尙擁有雄兵，姪兒雖有一身本領，一時難以下手；大仇不報

、寢食不安，姪兒怎會不愁悶呢。」許壯飛道：「事在人爲，我們要同心協力，也未嘗不能殲却此遼。」說到這裏用手指着自己的頭顱道：「只要我這顆頭不離我的頂上，我定能助賢姪雪此大仇」。那侯玉峯聞言納頭便拜。那鐵臂蒼猿侯萬里正低着頭踱來踱去，這時抬起頭來看看許壯飛道：「我們此後死生與共。」許壯飛一拍胸膛道：「此心敢告神明」。此時木柴的火燄熊熊，水已沸上來，把火熄滅。三人坐在窰前計議如何進行，侯萬里道：「我們奔陝西，跟踪那吳三桂，他在那裏落住脚，我們在那裏相機行事。」許壯飛道：「好罷，我這裏毫無牽連，咱們明天走吧。」三人計議已定，月影偏西，被峯遮住，頓時黑暗起來。三人回到窰內，胡亂睡了一覺，天色微明急忙起來。梳洗完畢，許壯飛收拾了一個包裹，又在炕洞中扒出一個瓦罐，伸手從瓦罐裏掏出一個小布包，把布包打開，裏頭是兩錠金子，還有幾十兩散碎銀子，向侯萬里道：「這點金銀，一向用他不着，今日到可暫濟目前之急，你們父子稍待，我去辭別我幾位好友。」侯萬里點頭道：「來明去白，省得教鄉鄰們起疑。」許壯飛大洒步走出窰，去了一刻回來道：「咱走吧，」三人出窰，許壯飛對於相依五載的寒窰有些戀戀不捨，自言自語道：「

但願此去如願已償，我要仍回此處，布衣蔬食終老是鄉，決不再戀功名富貴了」。走出多遠來，還回頭看了看。三人往南走了十幾里，折往西進了山口奔陽平嶺，過了陽平嶺走了七八里山路，出了山口，奔馬陵關順着大路往西走去，他們這綽路是橫穿山西省境，須經過平遙縣，渡汶水，奔汾州，橫穿比干山走。中陽縣，過三文鎮，才算出山西到陝西省境。

三人一入平遙縣，不覺觸目驚心，原來這一帶滿經過大兵之後，人民流離失所，蘆舍坵墟，田地裏野草叢生，尚有未掩埋的嶙峋白骨，可憐無辜小民遭此塗毒，這平遙縣城內已由平西王吳三桂留兵駐守，姦淫擄掠橫征暴斂，人民是敢怒而不敢言。富庶者逃避四方，貧寒者流為盜匪，來到縣城前，見城門口有八名留守兵把守。所有進城的人全得被嚴密的檢查。許壯飛一行三人也被把守的兵丁截住檢查，侯玉峯手中提的包裹被奪過去，散在地上打開一看，只見裏面除了幾件衣服，一紙包散碎銀子外，單有三般兵刃，一柄三尖兩刃刀，一雙萬字青銅奪，一柄金背砍山刀，三般兵刃分兩全比平常的重，刀子也非常犀利。守城的一名把總看着三人形跡可疑，百般盤詰，鐵臂蒼猿侯萬里假說

是保鏢的。並且說的有根有派，算是掩飾過去，三人走到城裏，只見商家舖面倒不少，不過全是緊閉着門不作買賣。街上縷縷不斷的盡是兵。趕到悄悄向本地土著居民一打聽，原來這裏全是平西王吳三桂留下的兵馬，教他們徵發糧草接濟軍需，附近四五縣的人民全遭了大劫。先是闖王的兵到了，把地方毀了個透，好容易盼着官兵到了，那知道更糟，不是要糧就是要草，把老百姓擠的全過不了啦。三人一聽這種情形，遂不願在這住下，趕緊離開平遙縣城，往下多趕了一站。從此淨揀僻靜的地方走，凡是經過縣城有兵駐守的地方，寧可多走幾十里路也要躲開，免得被留守兵盤查。這日過了汾州，離開縣城四十餘里，前面一座高山橫阻着道路，問了問土人，才知道是莫干山，欲奔中陽縣須往北走，奔清平鎮進山口，山中盡是羊腸小道。若打算過莫干山，必須黎明就進山口，緊着走也得一整天的工夫才可出那邊山口，若是一耽擱，定要劫在山裏頭。那一來就危險了，不知道的疑惑這條山道總有百八十里，其實至多不過五十里，只爲山路崎嶇，放不開脚步，所以就擱了工夫，進清平鎮附近這個山口不是通行的山道，穿莫干山單有一條平坦的山道，可是稍遠點，有由這裏反往南，出去七八十里有一個山，那是正路，三

人打聽明白了遂奔了清平鎮。到了清平鎮一看情形，是一座小鎮店，可是東西的街道，南北的舖面民房，街上冷冷清清，雖有幾家店舖可全沒作買賣，半掩半閉的上着門板，好多處民房舖戶被搶燒的七零八落，有許多好七的房子未被火燒，可是窗櫺門板全沒有了。隱隱的尚聽得從民房內發出若斷若續的婦女哭聲。不問可知，這裏是已遭過兵燹了。三人走過幾十戶人家，才看見路北一座小店，門口掛着一個笊籬，兩扇店門只剩了一扇，門裏冷冷清清沒有一個人出入。三人進了店門，遂招呼了幾聲店家，過道裏橫房門一響走出一人，年紀四十多歲，滿面愁容，穿着件舊藍布長衫，除了油漬就是窟窿，挽着髮纂，亂蓬蓬的似已多日未曾梳洗，無精打彩的向三人上下看了看，勉強陪着笑臉走上前來，到了三人面前說道：「爺台們是要住店麼。」許壯飛道：「我們正是要在你這店裏住一宿。」店家把眉頭皺了皺說道：「爺台，小人可不敢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爺台們既投奔小店來，那是瞧的起小店，不過現在小店算是歇業了。自從闖王造反，聽說被平西王追趕的竄下來；所過的地方焚燒殺掠，姦淫婦女，無惡不爲，我們這清平鎮的百姓們不定前世作了什麼孽了，把我們這裏糟踐苦了，所有稍富裕的全被搶掠一空，少婦長

女被糟踏了無數。賊兵退後，我們後街那口甜水井裏淨說少婦就是七八口，可不是被賊兵殺的，全是因爲被賊兵姦污了，無面目見家人，羞憤投井自殺，爺台您看慘不慘，小店裏也沒脫過這場大劫，把小人的十幾年積蓄全搶走了。趕到闖王奔了陝西，平西王兵又到了，那知道跟賊兵也差不多，雖則不明搶明奪，可是俗語說的，兵過篋籬破，一點不假，平西王的大兵到後，在這清平鎮駐了一夜，大營紮在了莫干山下，爲是等第二日好盡一天的工夫過莫干山，在一到這，把附近三十里內的糧草車馬牲畜全給搜刮淨了，爺台請想，經過兵燹的地方那還經的起大兵這麼騷擾，百姓們全盼着他別在這駐長了，忍着痛的供應他，第二日一早倒是拔營了，大營拔了，偏偏還留了二百名兵留守。自從把這隊兵留在這，他們不住營盤，把民房全佔了，老百姓們只有四處躲避，這一來所有清平鎮的商家，百姓沒有一家倖免的，這隊兵因爲沒有百姓們供應糧草，有什麼給糟踐什麼洩忿，民房裏的木器箱子櫃全給拆了，當柴草燒，連窗戶門全給拆下來燒掉，只是沒把房子給平了，小人的老婆被賊兵打死，兒媳跟閨女全被賊兵搶走，兩個夥計跟小人的兒子被這隊留守的強盜官兵抓走。爺台們請想，小人這個店那還能幹，爺端們請往別

處住去吧。」說到這淚如雨下。許壯飛跟侯萬里父子，對於店家這麼敘叨着訴苦倒不覺討厭，三人聽着說到吳三桂部下這種慘虐黎民百姓的情形，不由氣憤填胸，恨不得手刃這羣賊方才解恨。當時見店家慘淒情形，十分憐憫。許壯飛遂問道：「掌櫃的你貴姓？」店家用袖子先拭了拭淚痕才答道：「賤姓黃。」許壯飛道：「黃掌櫃不必難過了，這是天塌砸大家的事，等着太平了仍然可以作買賣，黃掌櫃你這裏既不能住，我們也不便強住，這鎮店上可還有別家店房嗎？」黃掌櫃的搖頭道：「這裏除了我們大來店沒有第二家了，爺台可以出清平鎮，往北走出不到十里，那裏有座興隆鎮，到那裏有店，好在天色尚早，趕到那裏決不甚晚，爺台們多辛苦吧。」鐵臂蒼猿侯萬里道：「這可不行了。我們適才正是從興隆鎮經過，只爲明早要過莫干山，所以故意趕到這裏，爲是離着山近，黃掌櫃難道你不懂過莫干山的規矩麼？好在我們也不是達官貴人，只要有聊避風雨的地方就行了，怎麼也可將就一夜。」店家一聽也不好再推辭了，遂說道：「爺台既肯從權，請進來吧。爺台們一看就知小人不是虛言了。」三人隨店家走進店來，只見裏邊是三上四廂，過道的西邊尚有兩間倒座。上房三間窗門牆皮沒有完整的地方，破亂

不堪，南面兩間倒座比較着略好一點，店家遂請三人到南倒座這兩間屋內。三人一進屋不禁點頭暗嘆，這一反亂，店主落個傾家蕩產，家敗人亡，怎教他不傷心，就以這兩間倒座的情形看來，就可想而知了。窗戶板門全沒有了，迎面上擺着一張八仙桌子，上面盡是刀痕，看情形是用桌面子當作切菜的案子了。連個椅凳子全沒有，靠房山一鋪土炕，炕上只鋪了一層乾草，店主道：「三位爺台看，這如何敢留客人？可是小人這還得念佛，總算沒給放火燒了，爺台們等一等，我去到前面拿兩床被褥也好讓爺台們歇息歇息。」說罷駁頭出去。不大工夫，只見店主抱進兩床舊被褥，還挾着一條板凳，店主把被褥舖在了炕上，許壯飛等這才坐下稍微歇息；店主又給燒了一壺水來，隨向三人說道：「爺台們，這裏可沒有賣魚肉的，爺台們多等一等，小店中還有兩隻雞，給爺台們煮熟了，作晚飯的菜吧。」鐵臂蒼猿侯萬里道：「我們只要能充飢果腹就行，無需乎怎樣適口。」店主答應着自去給預備飯。

鐵臂蒼猿侯萬里見天色尚早，踱出店門，信步往西走去，兩旁也沒有多少舖戶，一處處敗瓦頹垣，正走着見路南一間草房，是臨街的門面，在門前擺着一個木架子，上面

架着一個白磴木頭盤子，裏面擺着一堆饅七，鐵臂蒼猿侯萬里見攤子前沒有人看着，自己打算買幾個，遂招呼道：「掌櫃的，這饅七怎麼賣，」從裏面應聲出來一人，年紀有七十餘歲，鬚髮斑白，臉上皺紋堆疊，精神矍鑠，穿一件灰色土布的單衫，腰繫黃絨繩，兩眼的神光十足。彼此的眼光一碰，那老者立刻把眼光移到攤子上。鐵臂蒼猿侯萬里是久歷風塵。什麼人沒見過，就知道賣饅七的老者決非平常人。鐵臂蒼猿侯萬里道：「這饅七賣幾文錢一個？」那老者又把侯萬里上下打量了兩眼，才答道：「賣三文錢。」侯萬里一聽老者是山東口音，於是拘了三文錢，用拇指跟中指捏着，向賣饅七的老者一遞道：「掌櫃的，我買十個。」老者含笑道：「這倒是好主顧，拿來吧。」在說話聲中，老者也是伸的右手，却用，食，中，無名，三個指頭輕輕往侯萬里的拇中二指空中一穿，只聽得沙的一響，三十文銅錢已到了老者掌中。只是三十文銅錢被老者這三指一勾，全成了長圓的了。鐵臂蒼猿侯萬里就知這老者比自己高的多；自己若再不知進退，非栽個大的不可，遂故作不理會。趕緊低着頭撿饅七。忽聽老者自言自語道：「這個地方的銅錢太糟了，一串錢裏總要找出幾個破的。」侯萬里心說，「我拿出來滿是嘉靖大青銅錢

，那裏有破的。」侯萬里心裏叨念着，瞥了一眼，只見老者一邊數着，每到了第五個錢必說句：「這個是破的。」可是他說破，那枚銅錢隨着他手指一動就成兩半了，數到三十個，整整的有六枚兩半的。鐵臂蒼猿侯萬里這時把簍七已檢好，隨又抓了把銅錢向老者道：「老掌櫃的，錢有不能用的我給你換換吧。」老者笑吟吟說道：「主顧你請吧，我的田園地土，大好家宅全破碎了有誰可惜，這幾個破錢值得幾何；只要常來照顧我就有了，請吧。」老者說完了這話，低下頭再不作聲。侯萬里聽老者言中有刺，剛要轉身，猛見由屋內走出一位姑娘，也就是十五六模樣，頭上梳着丫角雙髻，團團的臉兒，面皮微黑，像是久歷風霜的樣子。灣灣兩道眉毛，一雙大眼，黑眸子灼灼發光，穿一身藍布衫兒，一手提一隻木桶，口中說道：「爸爸，沒有水了，我去打兩桶水來。」這位姑娘說完這話，忽的抬頭看見侯萬里拿着簍七不走，怔怔地看着自己，不由面帶嬌嗔，夾了侯萬里個白眼，提着兩隻木桶匆匆向房後走去。那老者收拾着簍七故作不睬。鐵臂蒼猿侯萬里不在此久立，急忙走開，走過舖面半箭地，故意的把銅錢灑了幾十文在地上，自己彎着腰拾地上的錢，故意揜延時刻，把錢拾到一串，見那姑娘打水回來，不禁又是

一怔。只見那姑娘兩臂斜伸着，一手提一隻水桶，健步如飛，輕如無物，兩隻木桶很大，估量着連水帶桶至少有一百五六十斤重。侯萬里看透他父女兩人定屬風塵奇士，隱跡市塵，像這種異人，若能聯為同志，定可得極大的幫助，可是無故的那能叩問人家來歷呢。自己只好把地上的錢拾淨，慢騰騰循原路回店。離店門還有半箭地就見店門前圍着一簇人，雜着嗚吡叫罵之聲，侯萬里大驚，緊走了幾步趕到店門口，分開衆人一開，又是一怔，原來是四名官衣的差官，四人穿章打扮是一樣，全是紅纓緯帽，水晶頂子藍四開襖袍子，腰繫藍板帶，青緞粉底綠皮坐條官靴，每人全是背後斜背着個黃包裹，跨腰刀，手提馬棒，一色的四騎白馬，聲勢汹汹，不住的怒罵着，店家似已被打，尙在哀求着，許壯飛跟玉峯也站在人叢中，怒容滿面。街鄰們全目注着這四位差官，鐵臂蒼猿侯萬里低低向許壯飛問是怎麼回事？許壯飛也悄聲把這四差官無禮取鬧的事向侯萬里說了一遍。原來這四位差官別看穿的是大清國的服裝，可不是滿洲人，敢情是平西五王吳三桂的部下差官，平西王專摺奏事，派這四位差官進京，（著者寫到這裏得交代幾句，本篇的時代是順治元年，這四位差官又全是大清國的裝束，可是侯萬里等完全還是挽髮纂，衣

裝仍存明制，這不成了戲台上的黃天霸了麼？著者不敏，尙不敢那麼信口胡云，按，清攝政王多爾袞入據燕京之後，清世祖章皇帝始發盛京，定都北京城，祭告天地，下詔大赦天下，陳明弊政，文臣衣冠暫從明制，至順治二年始下薙髮令，著再把當時清庭的薙髮詔諭錄在下面，也算一個小小的考據，……：「詔曰，向下剃頭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佈告之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頭，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此諭。」按以上詔諭，足見剃頭之令始於順治二年，若在順治元年仍存明制，絕非顛倒事實明矣。附識數語，免令讀者懷疑。

○這四差官路經這裏，見天色已晚，恐怕再往前趕，錯過宿頭去，更兼着一進清平鎮，瞥見街北裏夾巷中走出一個少婦，跟一個十七八的姑娘，兩人抬着一隻木桶，裏面滿滿一桶清水，情形像似姑嫂二人從井裏打水回來。雖是亂頭粗服，掩不住天生來俊俏丰姿。尤其是這少婦，從眉稍眼角，流露出無限的媚媚風流，實比那姑娘俏麗的多。下面窄窄一雙金蓮，瘦不盈握，兩人被這桶水累的全是嬌喘吁吁。正走到街中間，四差官的

馬已如飛的到了進前，這兩個女流全是金蓮窄小，更兼搭着一桶水，一步挪不了四指，那裏躲的及，眼看着馬已到了，兩人拚命的往前一搶步，那姑娘竟跌倒。一桶水全灑到身上。那少婦也是脚步踉蹌，往前一栽，鞍在倒在地上的水桶上，算是沒摔倒。這時四匹馬全勒住了，竟在這裏一打旋，四個差官見兩個俏模樣的女子摔在泥水泊裏，不由全哈哈大笑。內中一名差官竟翻身下馬，身手異常矯捷，搶步到了那姑娘面前，說了聲：「這還了得，摔壞了嬌嬌兒怎麼好。」一邊說着，伸手攔腰把這姑娘摻起，這個姑娘被摔的又羞又氣，又被這差官攔腰一抱，那會不羞憤欲死，猛然一翻身一揚手就給了這差官一個巴掌，吧的一聲，其音清脆。這姑娘用力掙脫，三脚兩步的跑向街南的一座籬笆門內。那少婦也是沒命的跟着那姑娘的後影跑，水桶也顧不的要了，少婦將到籬笆門前，脚下被土塊一絆，又摔了一個跟頭，瘦削的弓鞋竟掉了一隻，那還顧的拾，闖進籬笆門內，帶着哭的聲音叫喊：「爸……：爸……：爸……：爸……：救我們啊！……：……：」嗓音全轉了。

這被打的差官也不急也不怒，反倒一陣狂笑。這時附近的居民，以及臨街的舖戶全

聽見了，全開門看是什麼事，敢到開門一看，見是四位差官，吓的那還敢出來，趕緊把門關上，胆子大的從門縫子往外看。這時那三個在馬上的差官笑個不住。頭裏一名差官向那被打的道：「蔣四弟，你這一巴掌挨的夠舒服的了；還不走等什麼？被打的差官嘿嘿冷笑一聲道：「這姪兒真不識抬舉，教她先美這一時，若不擺治擺治她，也不知蔣老爺的厲害。」附近躲在門裏的居民，暗中全聽的真真切切，這才知道這四名差官全是漢人，很好的一口北京城話。居民們更加忿恨。暗中交待，這四名差官乃是平西王吳三桂部下，一個姓李名斌，一個姓李名男，兩個是叔伯兄弟。那兩個，一名胡誠，一名蔣忠當。初在吳三桂手下當小武官，這四個人在邊外結識了不少綠林豪客，全練了一身的武術。後來吳三桂作了寧遠總鎮，提拔他們四個，吳三桂見他四人全是武勇之夫，遂留在身邊作自己親信隨從，直到晉爵平西王，這四人也充了護衛。只是這四人品行不端，從吳三桂在寧遠總鎮任內，他們就藉勢招搖無所不爲。這次隨平西王追趕闖王，這四人愈發肆無忌憚，無惡不作，只爲他們是平西王的近人，誰敢惹他們。這次是奉平西王之命賚本章進京，明是具摺奏事，暗中却是與在京的死黨秘函。彼時天下尙在紛擾，若由驛站走摺子，

沿路上一定要被亡明勤王之師扣留。吳三桂，所以才派這四名親信去北京城遞本章，這四名差官循平西王所收復的地方走，一路上向地方官百端勒索，四人最可恨的是貪淫好色，良家婦女被他四人糟踐了無數。今日來到清平鎮，巧遇見本鎮苑老頭的閨女兒媳出來打水，這差官蔣忠本是色中魔鬼，一見這姑嫂二人長的十分美貌，遂不懷好意，這才動手調戲苑老頭的女兒，把人家姑嫂二人嚇得魂飛魄散，逃回家去。差官李斌招呼着蔣忠走，蔣忠這才說是非要擺治這姑嫂二人不可。李斌含笑道：「四弟，咱先走不成嗎？咱們晚上再跟這兩個雛兒算賬吧。」蔣忠遂飛身上馬順着大街往前走，趕到看見了大來店，四位差官一齊下馬，向前一招呼店家可有人麼？彼時恰巧掌櫃的從裏面出來，一見這四位差官就知不是好路道，自己一說，店裏不能住客。那知把差官惹惱，竟把店主打了。許壯飛跟侯玉峯也全出來，兩人看這四差官凶暴的情形十分憤七。侯玉峯年輕性急，屢次要過去打抱不平，全被許壯飛攔住，這時鐵臂蒼猿侯萬里回來，許壯飛把差官無禮情形低低說與了侯萬里，侯萬里看這情形若是不管，店主還得被打。遂把饒饒遞與了侯玉峯，向前勸解道：「衆位老爺們何必跟他一般見識，他不會說話，其實他這座店也真不能住了。」

，闖王賊兵從此路過，把他這大來店糟踏苦了。不只於把他的積蓄搶掠一空，連房子就短給拆了，各屋連門窗全沒有，衆位要到裏邊就怪罪他了，衆位大約是想過莫干山才趕到這裏落店，雖則有牲口也很勞乏了，趕緊落店歇息歇息，衆位是這個情形吧。」那差官

蔣忠道：「你這話說的一點不差，我們想在這裏住下，明日一早好走這一整天的山道。不料這小子竟不教我們住，你說該打不該打？」侯萬里道：「是他不會講話，衆位老爺們要是能將就一夜，就可以將就着住下，這也無須口角，你們衆位只要到店裏頭看看就心平氣和了。侯萬里說到這裏，向街鄰們一拱手道：「借光衆位。」回頭向四差官道：

「衆位裏請。」四差官倒也不似先前那樣囁強，各牽着牲口隨侯萬里進了店。一看裏面的情形，果然短門少窗戶，破亂不堪的情形實在不能住客人了，四人不禁全皺了皺眉頭，覺得的確錯怪了好人，侯萬里道：「衆位老爺看見了，這種破屋子，店家若往裏讓客人，難得說他是誠心拿客取笑了。」四差官點頭向侯萬里道：「有勞尊駕了。」侯萬里也拱手道：「四位特別賞臉，我不讓老爺們這屋坐了。」侯萬里說完這句話，不待四差官答言，轉身大洒步回自己屋中。此時店家蠅七蚘七的隨在四差官身旁，不住偷窺四

差官臉上的神色，這時見這四差官不似先時那種凶暴情形，這才算放了心，對於侯萬里給自己講情分說，心裏是萬分感激，隨向差官們道：「老爺們可以將就住嗎。」那個叫李斌的差官把纜繩向店主一遞道：「我們就在這北屋將就一夜吧。」店主連聲答應着，把纜繩接過來，趕緊先給牽到槽上，不過槽上連喂牲口的草料全沒有，現在先顧不了四條腿的，先得把兩條腿的打點好了要緊。店主拿定主義，趕緊過來，果然這四位差官全在北屋門外站着，店主趕緊來到近前陪着笑臉說道：「老爺們怎麼不進去。」那差官蔣忠冷笑道：「我們站着有纜，你的眼要不瞎進去看看，滿屋裏塵土多厚，那怎麼進去。」店主哭喪着臉子道：「小人知道得打掃打掃，小人不是往槽上喂牲口去了嗎，一個人那照顧的了兩下裏，老爺多恩典吧。」那差官李勇怒叱道：「混帳！那來的那麼些廢話，再多說先把你狗腿打折了。」店主吓的三脚兩步跑到櫃房，拿來揮子掃帚，把屋裏給打掃了，又跑出去向街隣借了桌子板凳送到北屋。四差官才進了屋，店主又忙着給燒水，掌燈，一個人累的頭暈眼花，稍微的清爽些，這才來到南廂房向侯萬里道謝，跟着滿臉帶着乞憐的顏色向侯萬里等說道：「小人還得求爺台們包涵，給爺台們煮的那兩隻鷄被

他們看見了，楞要全給他們下酒，是小人央求了半天，才答應了跟爺台分開，爺台們多包涵吧。」侯玉峯輕易不肯說話，這時可忍不住了，怒氣勃勃的道：「狗奴欺人特甚，我去！……」這句話沒說完，許壯飛輕輕咳了一聲，以目示意，用話攔着道：「賢姪，這點小事就不能忍耐了麼，咱們明日還要跟他一道同行，進了莫千山，還指着他們照顧呢。」這班風塵俠隱才要路見不平，共鋤四惡，巧遇風雲叟，俠女斬淫徒。

第二章 清平鎮俠劍斬淫徒

許壯飛說罷冷冷一笑。侯玉峯一聽許壯飛的話風沒懷好意，也就不再多言，侯萬里道：「黃掌櫃，我們看你的面上，不論有菜沒菜全行。」店家回頭看了看院內無人，遂說道：「平西王已是大明的武將，又受新朝的封賞，讓他統兵平賊，他竟這麼縱兵殃民，他早晚定遭惡報。」侯萬里急說了聲：「住口，明白這個存在心裏，稍有失言就是殺身之禍，黃掌櫃你快去照顧他們，免得多受他們凌辱。」店主滿臉帶着淒涼之色，慢吞吞退出去。少時開進飯來，只有一隻燻鷄，一盤鹹菜，一盤饅饅，三人飽餐了一頓，飯後客

店主收去碗盞，侯玉峯道：「這羣狗奴怎樣擺治擺治他好解恨呢。」許壯飛道：「明日進莫干山，把他們打發了吧。」鐵臂蒼猿侯萬里道：「正合我意，適才我在門外卑辭厚禮的解勸他，我已存心要收拾他們替百姓們出一口惡氣，若不然我豈肯那麼低聲下氣呢。」侯玉峯一聽，心裏十分快慰。鐵臂蒼猿侯萬里，又把適才見的那賣饅饅的老人，跟那姑娘的情形說了，許壯飛跟侯玉峯全曉得這父女定是風塵俠隱之流。這種奇人豈可失之交臂，許壯飛向侯萬里道：「他父女兩人定是風塵俠隱，隱跡市塵，我們明日定要訪訪他，若能結爲同志也可樹我們的勢力。」鐵臂蒼猿侯萬里點頭答應，三人又談了會子已是三更天氣，因爲明天還得橫穿莫干山，得黎明時就起，全得早早安歇，這三人熄燈就寢。

這種屋子，門窗全沒有，三人自然是合衣而臥，莫說是因爲沒有門窗不敢脫衣服，就是住在店裏，夜間也不敢隨意的脫去小衣。侯萬里等全是各枕着兵刃，趕到了三更天，侯玉峯耳中忽聽得院中似有些聲息，練武的人睡覺極輕，稍有聲音立時驚醒，侯萬里欠身從破窗上往外一看，瞥見有一條黑影落在院中，侯玉峯十分詫異，悄悄把快靴提好

先到窗前黑影裏往外一看，只見那條黑影飛上北房的簷頭，微然一晃身，已到了北房的房脊上，借着皎潔的月色，看的十分清楚，原來是一女子，絹帕包頭斜打蝴蝶扣，一身短衣，腰繫月白綢巾，斜插寶劍，雙飄燈籠穗，老子坐洞把門封式塌下身去，看院中的動靜。侯玉峯看這女子的情形，好似父親所說的那賣饅饅的女兒，侯玉峯回身把萬字奪提在手中，轉身再看那女子時，見她已從後坡下去。侯玉峯從門內一從身，隕到東墻下黑影裏，心想看情形這女子定是爲那四差官而來，自己遂一換腰，到了北屋的窗下，一聽屋裏毫無聲息，微欠了欠身子，從破窻口往屋中一看。只見土炕上空空無人，不禁十分詫異，這四差官那裏去了。侯玉峯一聳身，上了東北墻角一間小厦子屋頂時，只見那女子已如飛的出了店房，奔街東而去。蹤躍如飛，身形非常的快，侯玉峯將要跟踪往下追時，忽聽院中有人招呼道：「玉峯，不要走。」侯玉峯回頭往下看時，只見正是父親跟許叔父。遂低聲向下說道：「四差官已暗中離店，有一俠女暗探四差官的行踪，許是我道中人，兒倒要看看他們是怎麼個行徑；請父親許叔父少待片刻，兒去去就來。」鐵臂蒼猿侯萬里道：「玉峯，你不要任性胡鬧。」侯玉峯說道：「兒曉得。」一聳身隕上東

房，也奔街東追下去。竄房躍脊蹤躍如飛，追出半趨街，瞥見前面有一條黑影。侯玉峯脚下加緊，又趕過幾層民房，離着那黑影尚差着六七丈遠，已看出是適才那女子。侯玉峯暗暗驚疑，一個女流有這樣好身手實在少見，自己不敢離的太近了，只見那女子一面在房上蹤躍着，可不斷的停住脚步往各處民房裏看，似在找什麼。侯玉峯只揀那背着月光黑暗處走，可是那女子也是十分小心，每一落脚在有月光處，必要伏下身去一看情形，也是怕被人看見。正往前走着，只見那女子忽的一場身，伏在房坡上。侯玉峯心知有異，自己也揀一處牆角地方伏下身去，攏目光往那女子伏身的所在一看，只見那一帶全是很矮的房子，在那女子伏身的房子旁邊是一片草房，見那女子目注着那所草房連動也不動。侯玉峯存身的所在是街北面，脚下接連不斷的許多民房，往街北看只能看見屋頂，房下的一切全看不見。那女子不動，自己也不動，自己也不敢動。呆了一會猛然見那女子一長身，站了起來，展眼間已不見那女子的踪跡。侯玉峯不敢怠慢，腳下一點牆頭，輕輕縱到女子伏身的地方，自己也伏下身去，趕到往下一看時，只見街南裏正是一個貧家，籬笆門緊閉，籬笆很矮，莫說是在高處，就是在平地上，蹺起腳來也能看見院內

一切。籬笆門內是一道寬闊的院落，足有十餘丈見方，東面一排正房，南北的廂房，東上房裏燈光隱隱，只見那女子已到了那院內，躡足潛蹤奔了上房。侯玉峯心中好生疑惑，心說這位俠女黃夜之間，入這種貧民家中，用意令人不解，侯玉峯一怔神的工夫，耳中忽聽得一聲慘叫，似乎像女子的聲音，就在這慘聲中，那女子奔了南首那間的窗下，侯玉峯看了看四外無人，那女子也正全神注意到屋內，侯玉峯一長身，輕輕一縱已到了街西首的民房上，自己拿定主義，只要這家的上房有後窗戶就好了，可以從房後下去，從後窗戶看他屋中倒是怎麼個情形，飛身躡到對面的屋頂，來到上房的後坡，往下一看，房後正是一段夾道子，侯玉峯飄身落在夾道內。自己暗暗欣幸，還算湊巧，上房的兩間全有後窗戶，輕着脚步來到南間的窗下，見後窗口的吊板門支着，高興頭頂相齊，往起微微一躡身，左臂跨住了窗台，見是十字格的木窗戶，窗口雖糊着紙，已經是經年未曾更換，紙色全變成灰黑色，上面許多破洞。侯玉峯從破紙窗孔往裏一看，不禁夾耳根子通紅，似一團烈火從脚下燒上來，直到頭面全發燒，趕緊的扭頭急忙把袖箭扣好，你道屋中有了什麼值得這樣？

原來侯玉峯往裏看時，只見這間屋內條前簷的一鋪炕，近着門及後房山擺着桌椅等陳設，可全是已竟是若干年前的古物，漆光已褪得沒有顏色了，在桌上燃着一盞菜油燈，炕前正是那四差官中的兩人，每人一口明晃晃的鋼刀，放在炕邊上，炕上兩個姑娘，一個十四五歲，一個有十八九歲，全被剝得蒼白羊似的，一絲不掛的被倒綁二臂，那個歲數大的姑娘雖則被綁尚在掙扎，只是口中全被東西塞住，兩腿被那萬惡的差官抓住，往兩下分開，姑娘的私處那還掩的住，看情形兩個差官同時要逞獸行，強姦兩個姑娘，侯玉蜂見到這種暗無天日的事，憤火中燒，怒眦欲裂，伸手從鹿皮囊中把袖箭扣在手內，雖則不願往裏看，可是得用袖箭傷他們那能不看，從窗孔再看時越發的醜死，兩差官的中衣已褪下一半去，兩個姑娘的貞操已在一髮千鈞之時，那歲數大的姑娘拚命的把下部身子左右轉側，掙扎着所以挨延了時刻，當時侯玉峯看見這種人神共憤的事，不過一眨眼工夫，侯玉峯，看准了萬惡的淫徒，大拇指正要搬箭筒口的卡簧，猛然前面窗戶上「砰」的一聲，噼噼一響，窗櫺折下半邊來，跟着一聲喝喊：「呔，萬惡淫徒，竟敢傷天害理，趁早出來領死，免得你家姑娘多費手脚。」侯玉峯知道是那俠女發的話，自己倒

要看看她有什麼驚人藝業。遂把袖箭縮住，見那兩個萬惡差官慌忙的把中衣提上，提刀奔了堂屋，侯玉峯飄身落在平地，一提腰竄上了房坡。自己不願露面，一場身伏在房坡上，往下面一看，只見那俠女已把寶劍亮出來，在左手倒持着，寒光閃閃，冷氣森森，看着好似一口寶刀。那兩名差官也跟着竄出去，每人手中一口倭刀，正要撲奔過去，猛然從南廂房裏聽聽竄出兩條黑影。侯玉峯十分吃驚，因為這條黑影一落地時，已看出是他們夥伴，萬料不到竟有這種身手。在先只疑惑他們不過是平常的武職官，會幾手弓刀石馬步箭，萬不料竟有精純的功夫。看起來這驕狂自滿，目中無人的人，終必失敗，侯玉峯略一思索之間，瞥見南廂房竄出這兩名差官，各執倭刀，冷不防的全向那俠女的背後戳去，侯玉峯剛要喊一聲，教那俠女躲閃，自己話聲沒出口，就見就俠女往左一個繞翻身，劍已倒到右手，反背獻劍，「迅雷擊地」，劍落在兩差官的刀口，嗆啣……的一聲，火星四濺。只見那俠女跟着用了招「推窗望月」，劍奔了那右邊差官的咽喉刺去，那差官縮頂藏頭，閃過這一劍，往旁一蹶，竄出六七尺遠去，那俠女也往旁一蹶，金鷄獨立，用劍一指，厲聲喝叱道：「狗奴，你們罪大惡極，不如禽獸，今夜遇見你家姑娘，是

你們報應的日子到了，狗奴，你家姑娘不願教你們這夥豺狼的污血，沾了人家良善的人家，西鎮店口外，有一片柳林，可收到那裏領死癩。」這四名差官也十分大怒，從南廂房出來的那差官李斌厲聲說道：「老爺們到此找樂與妳何干，老爺們沒找妳去，妳倒送上門來。老爺們只要拿着妳，定有妳的樂子。」那俠女啞的啞了一口道：「狗奴不用逞利口，有本事的隨妳家姑娘到鎮店外。」說到這不待答言，一下腰躡上了北廂房，脚下也就是輕輕一點簷頭，又復騰身而起，身輕如燕，起落之間已出去十餘丈。那四差官竟也跟蹤追趕下去，侯玉峯見他們全走了，自己想那那俠女恐怕要吃虧，常言說「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自己不去還等怎麼。侯玉峯打定主意，長身站起，轉身剛要追趕，瞥見從東面一帶民房上如飛的過來兩條黑影，展眼間已到了面前。侯玉峯見是父親跟許叔父到了。侯玉峯遂招呼道：「父親，許叔父來的正好。四個萬惡淫徒，竟敢強污良家婦女，逞獸行，欺天滅理。被那俠女趕到，調出這四個淫徒，齊奔了本鎮店西口外柳林中，要結果他四人的性命，兒正要去助他一臂之力，以成這俠女仗義鋤奸之志，正好二位老人家前來，我們應該趕緊接應那俠女才是。」鐵臂蒼猿侯萬里道：「既有這等

事我們焉能袖手，先手刃了這羣匪人爲被污者雪冤吧。」剛說到這，猛聽得南廂房有哭聲震耳，夾雜着婉轉哀號，像是少婦或是姑娘的聲音，侯玉峯聽見這種淒慘的聲音倒吸一口涼氣，隨向父親跟許壯飛道：「適纔淫徒們已進了南廂房，大約是已把這民家的婦女糟踐了，這般淫徒傷天害理，無論如何也得把他們料理了，我們倒要看看是否已傷了這裏眷屬人等的性命。鐵臂蒼猿侯萬里聽了沉着面色道：「你去看來。」侯玉峯自己心裏怕南廂房裏別再像上房裏那種光景，自己怎好來告訴父親，眉頭一皺，向許壯飛道：「許叔父隨小姪到屋裏看看，小姪年輕不甚懂事，看到這種淒慘情形，立時六神無主，恐怕要辦錯了，倒悞事。」許壯飛道：「賢姪莫再耽隔，我們趕緊去接應那俠女要緊。」侯玉峯跟許壯飛奔了南廂房，許壯飛雖則明着答應了侯玉峯跟他到屋中查看，但是許壯飛是多大的身份，焉肯進人家的閨闈，當時只站在門外等候。侯玉峯一拉門往屋裏一看，只見這廂房是通連的兩間，門已被賊人破開，侯玉峯被許叔父說着，不敢不遵命，但是自己縱是初歷江湖的少年，對於這種淫穢事不願寓目。慢吞吞的往裏一邁步，立刻面紅耳熱的退了出來，忙叫許叔父，我們進去不得。許壯飛聽得屋裏呻吟慘號之聲，也

明白定是范老頭的兒媳，雖沒死也遭了毒手。

原來這苑老頭是祖居這清平鎮的鄉農人家，有幾十畝良田，和一片菜園子，家中除老夫婦外，還有一個兒子一個兒媳，兩個女兒，兒子苑士仁原是在城裏商店裏經商，一反亂，商店關了張，只可在家閑呆着，苑老頭是勤儉持家，早睡早起，苑老頭老夫婦是在東上房北間，兩個女兒却在連房裏南間，兒子兒媳在南廂房裏。不料全家全睡得正濃，二更過後，突然院中一陣脚步響，苑老頭是有年歲的人，睡覺輕，聽得院中的響動，自己趕緊起來，聽了聽兒子那屋的門響，苑老頭隔着屋子招呼兒子士仁，才招呼了一聲，猛聽得南廂房裏一聲慘叫，苑老頭大驚失色，因為聽得明明白白是兒子的聲音，苑老頭蹣跚着鞋下地開裏屋門要出來看看，老婆子也驚醒了，老夫婦全往外走。腿還沒邁出來，「吡啞」一聲，堂屋的門忽的被人踹開，跟着闖進兩人，頭裏這人握着火摺子，苑老頭吓的混身亂戰，顫微微的說道：「好漢爺，我……我……我……我們是窮人。」這個人字沒出口，被那先進來那個匪棍一抬腿，兜着苑老頭的左臂踹上，這一下踹的苑老頭噯喲了一聲，往後倒去，把老婆子也砸躺下。淫徒們跟着闖進了南裏間，可憐這老夫婦全

被踹的暈了過去。直到悠悠醒轉，聽了聽院中有兵刃之聲，這時正是那俠女與淫徒動手之後，引淫徒們奔了鎮店外柳林去了，苑老頭忍痛爬起，把老婆子扶起來，老夫婦各拄着拐杖奔了南間，想先看看兩個女兒的生死，趕到老夫婦來到南間，苑老頭一進屋，猛然又轉過身來，腿腳又遲慢，跟老婆子又撞個滿懷，苑老頭却一邊哭着，一邊教老婆子趕緊進屋看看女兒。苑老婆被撞的坐在地上，趕緊又扶着拐棍站了起來，慌張的進了屋，一看兩個女兒全赤身露體倒綁着兩臂，兩人眼瞪圓了掙扎。苑老婆這才爬到炕口，把女兒嘴裏堵塞的布掏出來，這姐兩個被堵塞的嘔吐起來，苑老婆先把女兒綁繩解開，教她們穿上衣服，此時苑老頭這一捶胸痛哭，驚動院中站的鐵臂蒼猿侯萬里，遂來到上房，把苑老頭架了出來。在先苑老頭還疑惑是盜徒們沒走，嚇得體似篩糠，混身亂戰，嘴裏直央告着饒命，還是侯萬里一邊走着，說明了自己是來相救的，絕無惡意。正好侯玉峯跟許壯飛對於南廂房的被難人束手無策，這一有了他們親屬人，三人正好脫身，許壯飛向苑老頭道：「老人家，你不要悲傷，我等現在須追趕這羣淫賊，爲你家報仇雪恨，你兒子身遭慘死，你兒媳也被淫賊所辱，這呼號的正是她，你要好好安慰你那兒媳，不

要教他行了拙志，我們要追趕那淫賊要緊。」說到這向鐵臂蒼猿侯萬里父子道：「事不宜遲，趕緊走吧。」說罷頭一個飛身躡上了西面的民房，鐵臂蒼猿侯萬里父子也跟蹤而上，這一來驚得那苑老頭目瞪神呆。

不題苑老頭這裏，且說許壯飛等，躡房躍脊，滾脊爬坡，蹤躍如飛，似箭離弦，直奔西鎮店口，出了清平鎮，三人止步一看，見是一片曠野，野外青草遍地。借月色見數里外，是一道崇山峻嶺，往西半里之遙，黑壓壓一帶叢林，隱隱聽得兵刃相碰之聲。三人夠奔這柳林，到了柳林前聽了聽，林外似有人動手，三人打了招呼，穿進柳林，在林中走了半箭地，到了快出柳林，仗着林中黑暗，林外月色皎潔，從樹隙中看見一片空曠之地，那裏有人動手。鐵臂蒼猿侯萬里低聲向許壯飛道，「我們先不必露面，看看這巫女藝業怎樣！若不是淫徒們敵手時，我們再露面不遲。」許壯飛，侯玉峯，各找了隱身之處，仔細看，是兩個差官雙戰那俠女，那兩個在一旁觀戰。侯玉峯嫌面前的樹碍眼，抬頭一看，隱身的這棵大樹有兩丈多高，在一丈五六的地方有一顆樹杈子，橫探出來，足可容身。侯玉峯把一對萬字奪，往肋下皮套上掛，抬頭看了看，一個旱地拔葱，

抓住樹杈子，騰身坐在上面，這一來前面毫無阻碍，看得十分真切。只見那俠女一柄劍敵那兩柄倭刀，毫無懼色，侯玉峯見那俠女施展的是八仙劍術，劍術神奇，飛騰擊刺，閃展騰挪，點，崩，截，挑，刺，扎，六字訣中尤得真傳，那兩名官差的刀法也下過工夫，一個施展的是六合刀法，一個是施展的是抹眉單刀的招術，崩，扎，窩，挑，刪，砍，劈，剝，八字訣中也運用的恰到好處。那俠女能對付這兩個淫徒，實在難得。侯玉峯暗暗佩服這俠女武功絕俗，膽大包身，一眨眼間，見那俠女手法一慢，露了破綻，那差官一個刀奔前胸扎來，一個從背後斜肩帶背的砍去。只見那姑娘並不顧那背後的暗算，見迎面的刀尖已到，把劍尖順着倭刀一遞，用「乘龍引鳳」剪那差官的腕子，那差官自然往回下抽刀，俠女却進步欺身，變式爲烏龍擺尾，劍尖傷了那迎面差官的左腿腋，那差官往外一蹶，前面已閃開勢子，一個「鶴子翻身」背後的刀尖從肩頭擦過，這才用倒轉陰陽，喇的一劍，把那差官刺了個穿腔，往回下一蹶身，把劍抽出，左手仍指劍訣站了個恨福來遲的架式，劍尖往下一順，那劍上鮮紅的血跡從劍身上滴到地上，劍上纖毫不粘，把柳眉一豎杏眼圓睜，叱道：「兩個狗黨，早早前來領死，把林中偷看的三人

驚得目瞪口呆，站在那裏的兩名差官，見兩個同伴的一個帶傷一個喪命，不由氣沖牛斗，大喊一聲，掄刀過來戰在一處，二差官恨不得刀刀見血，把那俠女亂刃分屍，那俠女故意用閃展圓滑小巧之技來耗二差官的精神氣力，二差官戰得性起，刀法一緊，這邊侯玉峰看的明白，這兩個差官却有一個勁敵，功夫若一大，爲他人所乘就得喪命，那俠女似亦覺察那兩差官不能輕視，把劍招一變，用八卦連環劍，把兩人的刀法閉住，此番把劍術施展開，真是天矯若神龍遊空，聲東擊西，欲虛反實，兩差官有一個一失神，被劍刺傷了左目，負傷退了下去。這時雖只勝了一名差官，那俠女却已有些力乏，那差官却豁出命去，重施絕技，再換刀法，却用劈閃單刀刀法中，鈎掛進步連環三刀，想傷那俠女。那俠女連拆了他兩招，第三招倒打金鐘，雖把身形閃開，刀尖把包頭劃破，那俠女一躍身竄出丈餘，回頭說道：「妳家姑娘殺你不過，去也。」說罷，直奔正南逃去，那差官大喝一聲：「那裏走。」把倭刀一順追了下去。侯玉峰從樹上躍落平地，摘萬字奪要去救那俠女。鐵臂蒼猿侯萬里低聲說道：「不要忙，那俠女詳輸詐敗，定要用暗器傷人。」剛說到這，用肘微肘了肘許壯飛道：「你看。」許壯飛侯玉峰全往南一看，見那差

官已距離那俠女有一丈多遠，突見那俠女一翻身，把手一揚，喇七七三道黑影落在那差官身上，那差官撲通的倒在地上，那俠女回身到了那差官跟前，俯檢了地上的東西，奔樹林走來。侯玉峯把萬字奪一順道：「兒要與這俠女見個高低。」鐵臂蒼猿侯萬里道：「你要小心，防他的暗器。」原來侯萬里另有心意，侯玉峯雖有一身本領，却未見過大敵，今日遇到這俠女，正可教他練練胆量，侯玉峯一個箭步竄到林外，大喝一聲：「胆大的女子，竟敢劫掠官差，殺傷人命，目無國法，反對新朝，趁早跟我到官認罪，免得老爺動手。」那俠女忽然見林中竄出一個少年，年紀也就是十七八歲的光景，生得儀表不俗，身穿藍短衫，白色高腰襪子，薄底便鞋，手執一對萬字奪，站在那威風凜凜。只是這句話說得這俠女沖沖大怒，厲聲叱道：「你敢是狗奴一黨，來來來我打發你跟他們一同上路。」這位俠女把話說完，左手壓着劍，右手指着侯玉峯，意態自然，毫無懼色。侯玉峯心說，我這才冤呢，無故的找着教人罵，遂也厲聲說道：「老爺手下不死無名之鬼，報過名來。」那俠女略一遲疑，侯玉峯逼一句道：「原來是無名無姓之輩。」那俠女怒道：「狗奴，你家姑娘說出姓名不要把你吓死，你家姑娘是終南四義，四義士嘯傲

乾坤風雲叟杜思明之女，俠女杜秋雲，江湖人稱五毒神砂手，侯玉峯一聽，暗吸一口涼氣，心想莫怪藝業超羣，原來是我師姑，這我可不能再罵了，可是我暫時先不能相認，於是把萬字奪一分道：「無名之輩，何必大言欺人。」這位俠女杜秋雲見少年已立了門戶，自己右手一插劍訣，斜身側步，走旁鋒，進三步，把劍換於右手，左手插劍訣，（劍訣，即以拇指第四指，無名指扣於掌心，駢食中二指，擊劍不離劍訣，右手劍，左手插劍訣，左手劍，右手插劍訣，侯玉峯雙奪一錯，踏中宮，走洪門，這一遞招，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侯玉峯的一對萬字奪，雖屬外門兵刃，可是招數絕倫，摘，解，撕，掙，剪，鎖，拿，攔，變化迅速，鬼神莫測。這對萬字奪雖只六十招，迴環運用，變化無窮，萬字奪的招數乃師祖終南四義銀髯皓叟葉白雲獨門的兵刃，是功夫稍弱的，遇到這對萬字雙奪，准得教你兵刃出手，俠女杜秋雲家學淵源，劍術超羣，兩下裏各把門戶閉住，杜秋雲動着手，心裏好生疑惑，這萬字奪雖不能斷定，天下就沒有第二個人會用的，可是這種招術爲何與我師伯手法一樣，二人這時走了二十餘招，俠女杜秋雲不能取勝，心裏一急，施展八卦連環劍，倒洒金錢絕命三招，侯玉峯用奪左推右攬，竟把劍鋒

搶住，二人各往回下一帶，侯玉峰把左手萬字奪順着劍往外一劃，喝了聲：「撒手。」這就是侯玉峯又想勝了俠女杜秋雲，又不敢傷了她的腕子，這位俠女杜秋雲真個把劍一撒手往外一躍，脚一拈地，斜身側步，犀牛望月式把右手一揚，要用五毒神砂來傷侯玉峯，正是千鈞一髮之時，突然聽得林中大喊一聲：「師妹莫下毒手。」話到人到，聽的一條黑影落到兩人中間，侯玉峯一聽語聲，就知是父親到了。俠女杜秋雲不由一怔，又聽得稱自己爲師妹更是莫明其妙，只可把五毒神砂收回，放在袋內，細一看來者有五十多歲，瘦小枯乾，只見他過去把自己的寶劍撿起，滿臉陪笑的說道：「師妹，恕妳娃兒無知，多有得罪了。」回頭又招呼那少年道：「還不給你師姑陪罪，你師姑掌中神砂留情，不然還有你的命在嗎。」那少年真個跪在她的面前叩起頭來，俠女杜秋雲道：「慢來，咱們先說明了，我與你等素昧平生，我父親只收一個徒弟，名叫金刀鐵臂雍蘭台，你倒是何人？」鐵臂蒼猿侯萬里道：「師妹難怪不認愚兄，我的恩師是終南四義，大爺銀髯皓叟也老恩師，上一字白，下一字雲，我拜恩師之時遠任遼東，師妹妳未離終南山，我們那會認識呢？」俠女杜秋雲道：「莫非你老人家就是名震遼東鐵臂蒼猿侯萬里麼

？」侯萬里道：「不才正是愚兄。」俠女杜秋雲指着侯玉峯道：「這是師兄什麼人？」鐵臂蒼猿侯萬里道：「他是愚兄的蠢子。」俠女杜秋雲一聽，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冷笑一聲道：「師兄你在本門戶中是大師兄，是頂門人，連大師伯，叔父們及我父親全得另眼看待師兄，師妹我不敢跟大師兄說別的，惟有您這位令郎，我還得跟他領教領教，他的武功絕倫，竟能把我的兵刃打落，劍術我自知不是他的敵手，可是我還會幾踏拳拳，一袋神砂，也願在高人手下討教討教。要是也不行，我只可腆顏告訴我父親，重訪名師拜高人，多練幾年，免得現世。」鐵臂蒼猿侯萬里知道這位師妹任性，這一翻了，自己還得好好的陪幾個小心，現在既已挑明了決沒有再動手之理，自己雖跟俠女杜秋雲年歲懸殊，可是自己不過是個師兄的身份，不能過於壓服，只好溫語安慰，急忙躬身一禮道：「師妹妳看在愚兄的面上，恕他一次吧。」這位俠女杜秋雲一翻眼皮道：「師兄，方才我提名道姓的時候，怎麼不出來攔阻，這時倒出來攔阻了。」這兩句話把個鐵臂蒼猿侯萬里問得張口結舌答不上話來，略一遲頓才說道：「方才愚兄實沒趕到，故有這失禮之處，師妹錯怪了愚兄。」說到這，又向侯玉峯道：「給你師姑陪禮，侯玉峯真個不敢

違父命，跪在地上一個勁的陪小心，那知這位俠女杜秋雲還是一死的非比試不可。這位鐵臂蒼猿侯萬里當年闖蕩江湖，寄身綠林道時，也是性烈如火，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那能這麼忍耐，如今年歲已老，飽經世故，性情柔和多了。可是無論怎麼着，總有三分火與，見師妹這麼得理不容人，自己也急了，知道再教兒子跟自己這位杜師妹動手，決得不了好，她不止於五毒神砂厲害，並且知道師叔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的羅漢神拳打遍天下無敵手，自己倒要藉此跟這位師妹較量一番，倘若勝了自己再向師叔面前請罪，倘若喪命在她手下，自己自怨命短而已，想到這冷然向這位俠女杜秋雲道：「師妹苦苦相逼，愚兄只好奉陪了。」說到這拉短把三尖兩刃刀就要動手，就在這時，只聽得柳林中一聲喝喊：「胆大的丫頭妳敢跟師兄動手麼？鐵臂蒼猿侯萬里聽這聲音震得林木蕭蕭，自己往旁一躍身，回頭往柳林一看，只見從柳林最高處飛下一條白影，倏的落在了面前，見正是終南四義，四爺，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在月光之下，白髮銀髯，精神矍鑠，穿着灰色肥大長衫，被風吹動衣襟全飄起，栩栩欲仙，活像畫上的老仙翁似的，俠女色杜秋雲把劍壓於左肘下，一躬身叫了聲爸爸，鐵臂蒼猿侯萬里把三尖兩刃刀

插在了地上，急忙跪倒塵埃，口稱師叔在上，弟子侯萬里叩見，恕弟子愚昧無知，求師叔多多原諒。」這位風雲叟杜思明，老義士用手相摻道：「賢姪不要多禮，起來吧，你師妹嬌生慣養，我把他慣的一些禮節不知，你是大師兄，不要與他一般見識才是。」鐵臂蒼猿侯萬里聽師叔這麼謙和的對待自己，自己方才竟不能忍，還是自己修養功夫差多了，不禁面有愧色。隨招呼侯玉峯與師祖叩頭，侯玉峯過來跪在風雲叟杜思明的面前，恭恭敬敬叩了四個頭站起來，垂手侍立的站在一旁，這位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手撫着銀髯道：「虎父無犬子，方才我已見過他這對雙奪，頗有驚人之處，此子將來定能成名。」鐵臂蒼猿侯萬里躬身答道：「往後還得求師叔多指教他吧。」風雲叟杜思明點點頭，隨抬頭問道：「賢姪不在遼東，怎會來到此處呢。」鐵臂蒼猿侯萬里剛要回答，忽見許壯飛從林中走過來。原來許壯飛見侯萬里跟那俠女全是一枝一派的同門人，最後竟要翻臉，自己剛要出來解勸，平空中忽然來了這麼位老俠客，鎖住了兩下裏，許壯飛趕到一細看，暗叫一聲慚愧，這位老俠客正是賣餠七的老人。自己這才趕緊出來，打算令侯萬里替自己引見引見，當時走出柳林來到切近，沒等自己開口，風雲叟杜思明向自

已拱手道：「原來老朽的好主顧也在這裏，失迎，失敬了。」許壯飛的臉一紅，搶步向前道：「弟子肉眼不識真人，白天多有冒犯，望老俠客多要原諒，風雲叟杜思明撕髻長笑道：「尊駕過謙了，清平鎮上不過彼此相戲耳，何足介意，尙未領教尊姓大名。」鐵臂蒼猿侯萬里忙代引見道：「這是愚姪至友許壯飛，曾在薊遼總督吳三桂麾下爲總兵，爲敵人搆煽陷害，落得亡命他鄉，倒是個血心的朋友，師叔推愛，多指教吧。」說到這，又回身向許壯飛道：「賢弟，這就是終南四義，四爺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老義士。」許壯飛就要以大禮參拜，風雲叟杜思明竭力攔着，最後以常禮相見，風雲叟杜思明向鐵臂蒼猿侯萬里道：「這四差官身遭慘死，暴骨郊外，我們顯着殺戮過重有傷天理，但是他等姦淫擄掠，屠籤良民的情形，也令人難忍，清平鎮又作出這種人神共憤，天地不容的事，那能再留這種惡人活在人間，教他們得這種結果已不爲過。」老義士說到這裏，鐵臂蒼猿侯萬里道：「師叔，他們的屍身該怎樣處置。」風雲叟杜明道：「把他們全往山澗裏一扔就結了。」鐵臂蒼猿侯萬里點點頭，立時同着許壯飛，侯玉峯，俠女杜秋雲，每人提起一個屍身，內中還有沒絕氣的，也不再管他，把這四人提到莫干山下，這

條道路趕情俠女杜秋雲最熟，遂在頭裏引路，入山口往南一拐，正是一道極深的山澗，四位遂一齊把這四個萬惡淫徒扔下去，這也是奸淫擄掠之報，鐵臂蒼猿侯萬里等仍回原處，這位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向侯萬里道：「露下沾衣，郊原中那好久立，同到老朽家中吧。」鐵臂蒼猿侯萬里道：「正要與師叔商量一件要緊事，師叔請。」這位風雲叟杜思明道：「我們很該細談談以定行止。」說罷也不客氣，轉身夠奔柳林走來。

五人仍穿柳林走，正走在中間，俠女杜秋雲忽的止住脚步，回頭說道：「爹爹，我這裏還存着東西呢。」說罷飛身蹀上一顆極高的樹頂，趕到落下來時，手中却提着四個黃包裹，侯萬里就知是那四差官之物，出了柳林進了清平鎮，來到了風雲叟杜思明老義士的倅七舖前，只見街門是裏面關上的，風雲叟杜思明向這位俠女道：「秋雲快把門開了。」這位俠女答了聲「是」一提要竄上舖房，翻到院中，把舖房的街門開了，侯萬里等隨着風雲叟杜思明進了這間門面，只見屋裏放着蒸籠籠屉等，出了這間帶穿堂門的屋子，後面有一道小院，有兩間東房，一間西房，風雲叟杜思明把這爺三個讓進了東屋，許壯飛一看屋內雖則陳設簡單，可是異常清潔，風雲叟杜思明讓侯萬里等落坐，彼此全落

了坐，候玉峯侍立一旁，這時俠女杜秋雲把四個黃包裹全打開，見裏面是平西王報捷的摺子，並保獎有功出力人員，如外單有兩份禮單，全是送給朝中某權要，包裹內燦爛光華，珠光寶氣全掩蓋不住了。風雲叟杜思明教把奏摺等燒燬，把珍寶滿收藏起來。老義士這才問鐵臂蒼猿候萬里爲何至此，候萬里把自己的事詳細的告訴了師叔，又指着許壯飛道：「弟子蒙壯飛慷慨相助，去陝西以便刺殺吳三桂，爲弟子全家報仇，爲天下黎民雪恨。」風雲叟杜思明道：「那吳三桂已成天下之公敵，人人欲食其肉，而寢其皮，老朽老弟兄四人也全下終南，各行素志，要在腥羶宇宙中了却殘生。你師父帶着你師弟等奔了京師，你二師叔跟你三師叔帶着衆弟子奔了江南道，要在江南上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老朽父女來此數月，以小販隱秘行蹤，專待那國賊吳三桂落住脚，我父女去刺殺他，今與你等相遇，正好同行。」鐵臂蒼猿候萬里跟許壯飛全大喜過望，候萬里道：「只是弟子店中尚有那差官四匹坐騎，豈不惹人注目。」風雲叟杜思明道：「黎民恨他們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們不等天明離開此地，把四匹馬作我們的代步，過了莫干山再買一匹就行了。」囑咐店家，不要多管閑事，有向他問四差官的，教他說五更天走了，諒

旁人未必肯管他這種閑賬。」侯玉峯連連答道，隨說：「師叔也收拾收拾，弟子回店把包裹馬匹取來好赶路。」風雲叟杜思明點點頭，這時俠女杜秋雲到了老義士面前，低低的說了兩句，風雲叟杜思明沉着面色道：「一往後遇到這種事，要保持女兒家的尊嚴才是，你取一百兩銀子來吧。」俠女杜秋雲紅着臉趕忙的去了一刻回來，手裏托着兩封銀子，送到風雲叟杜思明面前，老義士向鐵臂蒼猿侯萬里道：「街南苑老頭兒慘遭這場逆事，太以可憐，你同時到他家看看，周濟他這點銀兩，告訴他已代他家報了仇了。」侯萬里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把銀子拿起，同許壯飛，帶着侯玉峯，暫時告別。路經苑老頭門首，隔着籬笆門見裏面有人走動，侯萬里一聳身，躍到院內。許壯飛侯玉峯也跟進來，鐵臂蒼猿侯萬里聽得南廂房裏一片婦女的哭聲，極其慘切，鐵臂蒼猿侯萬里夠奔上房，剛走近了上房屋門，忽見門一開，正是苑老頭拄着拐棍顛歪七的從裏面出來。忽見台階前站着好幾個人，提着雪亮的兵刃，不由吓出了聲，撲通的跪在了台階上，哭着說道：「好漢爺們饒命吧，小老兒家中人死財散，任什麼沒有了。」許壯飛伸手相攆道：「老人家不要駭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方從你這走的，難道就不認得了麼？」

「苑老頭把昏花的淚眼拭了又拭，才抬起頭來，仔細的看了看重復叩頭道：「果然是救命恩人到了，小人已竟吓糊塗了。恩人們走後，把我們那苦命的兒媳救活了，那知她沒臉再活着非尋死不可，是我們老夫婦苦苦勸了一番，他只不肯答應，我們老夫婦給她跪下了。央求他忍辱再服侍我們老夫婦幾年，教她抓把土埋埋我們這把老骨頭，她倒是答應了，教我們出來，她要換換衣服，小人恐怕她行了拙志，教老妻伴着她，那知她竟把老妻也哄出來，不料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我們那苦命的兒媳終於投環自盡了。」苑老頭說到這，竟自痛哭起來。鐵臂蒼猿候萬里恨恨作聲道：「早知道有這樣烈性的婦人，還不如把那四個狗奴提到這裏把他鬻割了爲她們解恨。」許壯飛見這個苑家死亡的太慘了，自己不忍再在這裏看着，遂向苑老頭道，這種飛災橫禍防不勝防，你家的仇已報了，你若不信，可乘着中午沒有趕路的，到那座山澗裏看看。那四個淫徒全葬身在那裏，也算爲你家報仇了。」侯萬里把一百銀子取出來遞給苑老頭道：「這點銀子送給你作爲殯葬你兒子兒媳之費，我們把私事了當了，再來清平鎮時必來看你。這般年月甚麼事還看不開嗎，處在這種亂世有什麼法子呢，不必過於悲傷了，這就叫寧爲太平犬，不作亂世民

，我們後會有期。」說罷此話，一轉身，旱地拔葱聳身上了北廡房，許壯飛侯玉峯也跟蹤而上，苑老頭忽的仰着頭喊道：「恩公們貴姓？」苑老頭的意思，打算問問姓名，那麼報不了恩，供個長生祿位呢。鐵臂蒼猿侯萬里聽得苑老頭招呼，遂向許壯飛侯玉峯揮手，令他們叔姪先走，自己回身到簷口說道：「我們的姓名不必問了，說與你也無益，四差之官事，口頭上還要多謹慎些才是。」侯萬里說罷也轉身躍落街心，追上許壯飛一同夠奔店房。

且說那店主黃掌櫃的伺候完了這兩撥客人，自己很是勞乏，晚間遂早早歇息，也不知睡了多大工夫，忽被院中的聲音驚醒，自己疑惑是鬧賊，吓的連大氣全不敢喘，及至呆了半天，人聲寂靜，慢慢溜了出來，往各屋一看，四位差官，三位客人全走了，黃掌櫃這一下可麻了脈了。心想三位客人倒不要緊，這四位差官要有個失閃，城裏現成的駐扎清兵，若知道四位差官從我這店裏失蹤，別說我活不了，連這個清平鎮全得給平了，到店外看看，街上靜悄悄沒有一些聲息，趕緊又溜進來。黃掌櫃越想越駭怕，好似熱鍋上爬螞蟻似的，裏出外進坐立不安。忽然聽店門外有人說話，三腳兩步跑了出來，天又

沒亮，過道挺黑，硬往外闖，剛進過道，嘩的跟外面進來的人撞了個滿懷，黃掌櫃被撞的哎喲了一聲，登登登倒退出四五尺，倒坐在地上，墩的黃掌櫃哼了一聲，肚子裏五臟幾乎翻了個，吓的不敢嚷，惟有兩手撫着屁股低聲哎喲。外面進來的正是許壯飛，許壯飛走的也慌點，這黃掌櫃的跟自己撞上，把自己也嚇了一跳，一聽語聲知是店家，忙緊走了幾步把黃掌櫃的扶起道：「掌櫃的摔着那兒了沒有？」黃掌櫃的這才看出是南屋的客人。這時候萬里父子全到了面前，店主一看三位全是短衣襟小打扮，人人全帶着兵刃，就知事情要糟：吓的自己把疼全忘了，驚懼着問：「爺台，您……」鐵臂蒼猿侯萬里不容店家問，遂說道：「黃掌櫃，那四個差官屋中還有什麼物件，你及早把它消滅了，我們是不共戴天之仇，狹路相逢，誰能把誰放過，這有幾兩銀子算店飯錢吧，把那四匹馬備好，我們要趕緊上路。」黃掌櫃的一聽，就知四差官一定被他三人料理了，自己也不敢再問，把銀子接過來謝了謝，趕忙到槽頭把四匹馬給備好，許壯飛等也忙到屋中把包裹兵刃一齊包好了，出了屋子，只見店家正蹲在那用火燒那四差官的衣帽，侯玉峯笑向店主道：「狗奴們倒得了店家的繼了，雖沒燒倒頭紙，却給他們燒倒頭衣服，狗奴

們到了陰間，穿戴上依然可以作威作福。」侯萬里向侯玉峯喝叱道：「不要拿店家取笑，牽馬走吧。」侯玉峯這才牽着馬頭裏走，侯萬里許壯飛緊跟在後面，直奔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的餽匕舖，侯玉峯把牲口拴在了門旁，向前扣門，裏面有人答聲：「是師兄麼？鐵臂蒼猿侯萬里忙答道：「是我，師妹開門吧。」跟着把門開了，見正是俠女杜秋雲，侯萬里等隨着師妹來到後面屋中，見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這裏業已收拾完了。打點了兩個包裹，還有些被褥堆置在旁邊，風雲叟杜思明見鐵臂蒼猿侯萬里等進來，遂說道：「你們來了正好，我這正在主義不定，我想咱們一行五人在路上難免令人起疑，我們在外飄流，時間不能限定，也許三月五月，也許一年半載，不如假扮走江湖賣藝的隱住本來面目，也可便宜取事，咱們雖有這些金珠，可是不到大地方不能變賣，還是帶着行裏，免得多所靡費，你們看怎麼樣？」那許壯飛面上頗現遲疑之色，只爲他出身富貴之家，所有江湖上一切全不懂得，雖有一身本領，可是這搬演雜技却另是一工。鐵臂蒼猿侯萬里看出許壯飛的意思，遂說道：「賢弟不要爲難，這不過是藉此爲名，並非是真幹了這行。」許壯飛道：「我怕是裝狼不像狼，裝虎不像虎，讓人看破了行藏，反倒悞事，

只要老義士諸事當頭，替我們遮風擋雨就行了。」許壯飛說完這話，風雲叟杜思明不住點頭道：「許壯士這話倒是不錯，本來江湖二字，非可輕談，俗語說得好，不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江湖上險詐百出，舉步艱難，許壯士倒不爲多慮了。」一邊說着一邊收拾衣物，風雲叟杜思明又道：「你們先慢來，這些衣物怎好帶走，老朽借兩個褥套來。」說罷隨即出去不大工夫，果然借了兩個褥套，把衣物滿收裝好了，這時天已將曉，大家一同起身。風雲叟招呼近隣張老者，把所有粗笨的物件滿送給他了，這人是老義士的酒友，此時這一辭別，很有些戀戀不捨，張老者還要多送一程，風雲叟杜思明道：「送人千里終須別，只盼我們有再會之期就好了。」張老者點點頭這才相對一拜，道了聲：「再會。」這才踏上行途，正是一班草野豪俠客，要作江湖賣藝人。

第三章 扮江湖龍華街賣藝

老義士偕同侯萬里等夠奔清平鎮西鎮店口，出了清平鎮已是黎明，趕到進了莫干山口，微風拂面，曉露沾衣，往裏走了一里多地，果然沒有平坦的道了。「一條崎嶇羊腸

小道，有時稍寬些，有時就極窄，仰視則層巒聳翠，高人雲霄，俯瞰則萬丈深潭，驚心駭目。這五位風塵俠隱原本四匹馬就不夠騎的，好在這種山道也不能騎牲口，風雲叟等仗着全有功夫，脚下比旁人快，趕到日沒前已出了莫干山口，出口口又往前走了五里多地，面前是一座大鎮店，名叫紅旗堡，屬中陽縣管轄，風雲叟杜思明向鐵臂蒼猿侯萬里道：「我們在這落店吧，趁早再買一匹牲口，明日也好趕路。」鐵臂蒼猿侯萬里道：「好吧，這到是個大地方，我們添辦些應用的物件，進了陝西地界，我們倒要躲着繁盛衝要的地方走了。」說話間已進了鎮店，東西一趨長街，買賣舖戶很多，侯萬里頭前走着，走過半趨街，才見路南有一座客店，字號是福星，有店家招待着，見這五位行徑各別，不像商人，也不像平常百姓，鐵臂蒼猿侯萬里是何等的機警，遂向店家道：「我們是走江湖跑馬解的，給我們開兩個單間，我們的夥計跟車輛昨天沒住在這嗎。」店家道：「沒有。怎麼夥計不跟老師父們一塊走呢。」侯萬里道：「我們訪朋友去了，故而晚到了一天。」店家也不再細問，跟着把牲口全接過去，牽到牆上刷蹄飲喂，店家給開了兩個單間，風雲叟杜思明父女住一間，許壯飛跟侯家父子住一間，店中一切閑文不必細表，

第二日天一亮起來，向店家問明了，正巧當日紅旗堡正是集期，風雲叟杜思明，侯萬里自己到集上買了一匹馬，又買了幾件長短兵刃，牲口上滿配了銅過樑，把刀槍網在一一起，這一來很像走江湖賣藝的了，收拾停當，叫店家算清店賬，一同起身，離開紅旗堡，直奔中陽縣而來。

且說風雲叟杜思明等一衆五人，各騎駿馬，奔中陽縣，過了中陽縣才是陝西地界，陝西省被闖王的部下，葉天明統賊兵盤據了年餘，人民被賊兵蹂躪的家室蕩然，流離失所，所過的地方，傷心慘目，過了吳浦縣，渡無定河，這一帶更遭了，一處處田禾荒蕪，蘆舍邱墟，沿途逃難的黎民絡繹不絕，風雲叟杜思明頓起了惻隱之心，喟然長嘆道：「可憐無定河邊骨，儘是春閨夢裏人，正爲這種境地寫照。」許壯飛等也嘆息了一番，這五位風塵俠隱，直走了半月的光景，才到了長安，那知闖王已敗走四川，平西王奉清庭命令，跟踪追剿，風雲叟等不覺失望。大家一商量只可奔四川，這種風塵勞頓，備受艱辛，走了月餘方到了四川，這時聽得李闖王已死，部下本是烏合之衆，均被平西王蕩平。平西王就在成都駐節，整頓所部人馬，平西王因初收復失地，仍恐餘

孽未清，所以令所部嚴厲搜捕地方。恐有奸民勾結流寇等情，風雲叟等見地面太緊，恐識破行藏反悞大事，遂在成都附近潛踪隱跡，過了三個多月，地方上安謐如常，作買作賣的也各安生業，風雲叟等這才來到成都，不敢進城，在城東大覺寺中找了兩間空房住下，這大覺寺原先也是一座大叢林，主持僧不善經營，以致殿宇坍塌，僧衆雲散，四層大殿，外有羣房數十間，只有一個當家的老和尚，十幾位徒衆經營着，他這廟裏，只要有人肯佈施些錢，想住他幾間房子，老當家的是萬分歡迎，風雲叟等在大覺寺一住倒是很合適，向廟裏打聽明白，城內最繁盛的街市，就屬東門內的永華街，那裏有很多走江湖演雜技的，風雲叟杜思明帶着家人進城遊逛了兩趟，把城內的道踩好了，這成都城內，比較起偏僻的府縣就強多了，六街三市，頗爲熱鬧，雖是兵燹之餘，倒底是省會之地，容易恢復原有的狀況。平西王吳三桂自駐成都，在這裏休養士馬，頗有久據川中之意，不恤民命，搜刮民脂民膏，大興土木，起建行宮，鬧得民怨沸騰，但是誰也奈何他不得，風雲叟杜思明相看好了，永華街這裏是一個極好的所在，醫卜星相，九流三教，走江湖作買賣的全集在此處，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回到廟中，跟鐵臂蒼猿侯萬里等一商量，

不能盡自在廟中隱匿着，大家必須到永華街賣幾天藝，好遮掩耳目，不然日子一長，怕廟裏和尚先起了疑，雖在城外，長了也怕被官家注意，侯萬里等深以老義士的話爲然，可巧本廟老和尚晚間湊過來，跟老義士攀談，廟裏的老和尚是有些疑心，藉着說閑話來察看察看，及至一談起話來，風雲叟杜思明的談吐不俗，把老和尚佩服的五體投地。談到了老義士本身，風雲叟杜思明道：「我們一恍來了這麼些天了，我們只爲找地上買賣的傢俱沒置辦齊，所以就擱下來，明天一定要把所用的器械買好了，爺幾個也該出去找個三吊五吊的了。風雲叟杜思明剛說到這裏，老和尚道：「這位杜老師，你千萬不要費那些事了，你還不知本地的規矩嗎？這裏在先不准擱女觔斗，就是有跑馬解的也不准立大竿子，玩絳板子，據說當年有一跑馬解的是一夥大案賊，到處作案，來到成都，把成都的富戶偷了個苦，後來馬快們捉住他們一名夥計，才問出來，他們全仗着在大竿子上踩道，所以成都城內從那時留下例，不許立大竿子，現在雖則改朝換帝，可不知怎麼樣了？」風雲叟杜思明道：「既這麼着，我們倒不便多費手脚了，這倒多虧老方丈指教，不然恐怕饒花了本錢，反倒不能找地了。」當時老方丈回後面禪堂，這裏侯萬里等全十分

痛快，因為這一來又省事，又不露痕跡，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又把賣藝一切行規向侯萬里等說了一番，這種事那能一時就會，不過臨時別說外行話就是了。

到了第二日，天氣很是晴和，老義士等全早早用過飯，趕到巳牌時分，各自收拾停當，侯玉峯抗着刀槍把子，鐵臂蒼猿侯萬里更會湊趣，把袂女杜秋雲侯玉峯兩人的牲口，滿給掛上整串的金鈴，過樑上也用彩綢繫了彩子，風雲叟杜思明看着不禁點頭微笑，一同起身夠奔城內。來到永華街，天時尚早，風雲叟杜思明懂得走江湖的道路，等了一會兒，所有走江湖趕生意的陸續到來，風雲叟杜思明見緊挨着自己所佔的地上，是一夥賣飛張的，（切語謂賣膏藥帶練武的）。老義士過去一道辛苦，先遞過「坎子」去，跟着向他一打聽這裏站碼頭是那一位，賣飛張的見是同道，遂告訴老義士，此處站碼頭的是金五歪脖，全稱呼他大刀金五爺。就在街西住，到十字路上一問便知。老義士謝了這賣飛張的關照，回身過來說與了侯萬里，侯萬里早預備好了一份紅帖，上面寫的是假名侯大勇，遂拿着這張名帖找到大刀金五的門口，把名帖遞進去，工夫不大傳出話來，說是五爺擋駕改日回拜，侯萬里知道這就算沒事了，急忙回來說與了師叔杜思明，這時天已

過午，遊人很多，鐵臂蒼猿侯萬里把刀槍把子戮好，遊人全聚攏來，看這夥賣藝的各別，一位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兩個五十多歲老頭，兩個年輕的是一男一女，全是十六七歲的神情。一色的五匹白馬，滿有銅過樑，內中兩匹掛着彩球，一定是練馬解的牲口。看熱鬧的全想看這老少練什麼功夫？風雲叟杜思明見人已圍的裏三層外三層，自己把肥大的袖子一挽，腰中的抄包緊了緊，把白色高腰襪子的絆帶重勒了勒，抬胳膊踢腿的試了試，沒有蹩着的，沒有吊着的，這才來到場子當中，先向四下抱拳拱手的作了個羅圈揖，然後說道：「列位子弟爺台，好武的老師，回漢兩教，僧道兩門請了，學徒的姓杜排行在四，全叫我杜老四，帶着我這徒弟孫來到貴寶地，投親不遇，訪友不着，困在店中，萬般無奈，把武術搽在土地上，給我老師現眼，學徒的可不敢說有功夫，不過會幾手粗拳笨脚，莊家把式，要在衆位老師面前獻醜，貴寶地方是大邦之地，你老只要多憐恤，我們爺幾個就沾了光啦，練好練壞還得求衆位子弟老師們多捧場，腰裏方便的你老扔上一把半把，你老要是腰裏不方便的，自管站住你老金身大駕，站脚助威，在下也知你老塔大人情，我們把生意棧在地上，算一文不值，全憑子弟老師們多捧場吧，在下可

不會說生意口，先教這兩個孩子練兩趟，回頭在下再孝敬你老一趟笨拳。」說罷一拱手退了下來。許壯飛差點沒笑出來，心說這位老義士倒滿慳，難得裝什麼像什麼，「搨黏」一「墊剛」滿在行，嘴裏直說着不會說江湖話生意口，可說的滿是江湖話。不題許壯飛竊笑，且說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向侯玉峯道：「你下去練一趟吧。」侯玉峯沒走到場子當中，臉先紅了，只可低着頭不往四外看，站在場子當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把門戶立好，施展開羅漢拳，這般拳底受名傳，不同凡俗，一招一式滿見功夫，看熱鬧的裏頭也有行家，見這個膈七膈腆的少年，打的這趟拳非常了得，發招打勢滿受過高人指教，決不是江湖賣藝，花拳綉腿一流，手眼身法步，腕跨肘膝肩，全見出精純的功夫來。趕到把羅漢拳走完，一收勢，氣不湧出，面不改色。看熱鬧的齊聲喝起彩來，到底是大邦之地，看熱鬧的人跟着紛紛向場子裏扔錢，雖則不多，也見了兩吊多錢，風雲叟杜老義士，連連拱手謝道：「衆位子弟老師多捧場了。」這時俠女杜秋雲也掣出劍來，來到場子當中，左掌扣着劍盤，食中二指伸出貼着劍柄，右掌的指尖搭在左手背上，向四下裏一拜，跟着左臂向下一垂，右掌駢食中二指插劍訣，二指尖抬到眉梢，往下一塌，抬右

腿，金鷄獨立式一站，跟着往下一塌腰，蜷着的右足尖，略一沾地，隨着一長身，右足往左踢出，劍換到右手，左手劍訣，一領劍，從左往右，劍尖向下翻了一個圓週，劍從頭上翻到左肩，劍尖向下一塌式，這手叫「虹霞貫日。」身形劍式，把外行看的全喝起彩來。跟着施展開八仙劍，真是一招一式全見功夫。劍走輕靈，可是普通練劍往往被這二字所誤，俠女杜秋雲劍術是家學淵源，得父親跟師伯銀髯皓叟乜白雲衣鉢親傳，雖不能說超凡入聖，可也稱得起登堂入室，劍點上，下過深刻的工夫，點，崩，截，挑，刺，扎，這六字訣全運用的得着神髓，這趟八仙劍能說是練到劍身合一，沒有十年的純功夫練不出來。像俠女杜秋雲今年不過十五六歲，難道從五六歲，就練起不成麼，其實像俠女杜秋雲，不過練了六七年的光景，就仗着是父親跟師伯的盡心教授，再加秋雲宿慧，天生來絕頂聰明，舉一反三，所以事半功倍。雖只六七年，比平常人十幾年的功夫還深，可是你不論怎麼聰明，還是得有名師指點，俠女杜秋雲走這趟八仙劍，把好幾百看熱鬧的全鎮住了。本來劍就難練，平常練個三年五載，不過只能說是舞劍，真能夠擊劍的實不容易，在杜秋雲施展着這趟劍的當兒，所有內行外行全不由己的氣靜神寧，眼神滿送

到秋雲一人身上。把劍走完，退到後邊，立刻齊聲喝彩，像雨點般的扔錢。這時許壯飛也覺技癢，自己在大竿子上有獨到的功夫，也不待候萬里讓，自己逕向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一拱手道：「弟子要在老前輩面前獻醜。」老義士笑吟吟道：「說得那裏話來，隨便露幾手讓大家開開眼吧。」許壯飛此時也不在乎了，誰愛笑誰笑，自己滿不介意，伸手抄起一根大竿子，看了看前後的地勢，先把竿子放在地上，勉強紅着臉向四下一拱手道：「諸位老師父們包涵着看，學徒沒有什麼真功夫，請老師父們多指教吧。」說罷用脚尖一拈竿子後把，脚尖往上一挑，用右手把大竿子攢抄住，左腳一撤步，右臂伸直，腕子一用力，把竿子端平，大家一看這手功夫，看着沒什麼，可不容易練。千斤不壓稍，就憑單臂伸直把大竿子端平，大竿子稍紋絲不動，實不容易，齊聲喝起彩來。許壯飛這才又一撤右步，右手往懷中一帶，左手一托竿子前把，這一合把，把竿子一擡，大竿子稍一顫，「嘩嚕」就是桌面大的圈子，左翻右壓，一連擰了六個圈子，看熱鬧的又齊聲喝了個彩，因為大竿子這種兵器為百兵之祖，最難練，火候不到純青不敢用大竿子臨敵，功夫淺的運用不靈等於廢物，真要是大竿子上有了純功夫，百八十人也進不了身。

，許壯飛一施展開大竿子招術，真是與衆不同，剗，拿，崩，拔，壓，劈，砸，蓋，挑，扎，十種手法俱臻妙境，真似一條懶龍，連風雲叟跟侯萬里全點頭讚嘆，像大竿子的招術內，最難練的是烏龍入洞，烏龍擺尾，金鷄亂點頭，十面埋伏，裏三圈，外三圈，中鋒三圈，烏龍穿塔，狸貓三捕鼠，劈竿兒，這種招術全不易練，氣不達四稍的練不好，兩臂沒有幾百斤臂力的練不好，當時許壯飛大竿子練完一收勢，太公釣魚，把竿子往地上一放，向四下裏一拱手，跟着彩聲雷動，又見了兩三吊錢。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向鐵臂蒼猿侯萬里道：「你不下場子練兩手嗎。」侯萬里道：「謹遵師叔之命。」隨手抄起一竿花槍，來到場子當中，也向四下裏拱手躬身，高聲說道：「我們師徒來到貴寶地，蒙衆位老師多捧場，學徒的沒有什麼功夫，練幾手花槍，在衆位老師面前獻醜，衆位多捧場吧。」說罷遂把槍一合，走行門邁過步，往前進步欺身，連擰了三槍，噉嚙七七，顛成了三尺大的圈子，就憑花槍顛成這樣已非容易，趕到一開式，巧點四門，跟着變式「梨花春雨。」內中有行家一看，真是暗暗吃驚，敢情鐵背蒼猿侯萬里施展的是三十六路白猿槍，這種槍法會的就少，在走江湖賣藝的裏更是沒見過，真是蛟蛇異變，鬼神不

測。身形，步眼，手式，槍點，稱得起超凡入聖，施展到緊湊處，只見血擋（槍上紅纓名血擋）化作一片紅雲，槍頭變成萬道銀蛇飛舞，那還看的見身形，衆看熱鬧的一聲聲接連不斷的喊起好來。趕到施展完了，一收勢，向四下裏一拱手，說了聲：「多謝衆位老師捧場。」跟着退了下來，這一場練下來，又見有三四吊錢，許壯飛含笑迎着侯萬里低着聲音說道：「白猿槍實在絕倫，可惜給這些蠢漢們看，他們那裏懂得。」侯萬里道：「這倒不盡然，我看羣衆中很有我們同道。」許壯飛點點頭，隨向老義士道：「老前輩可以露幾手，讓弟子們開開眼界，長長見識嗎。」許壯飛是故意的激老義士，因爲終南四義已是俠劍客的身份，定有驚人絕技，可是不趕上機會，那容易看見他老人家一試身手，故此藉着這個時機，請老義士露兩手，不過自己准知道老義士未必肯在這種地方露什麼功夫。不料話剛說出口來，風雲叟杜思明冷冷一笑道：「老朽正想練一趟墊墊場子，來，你們各揀一樣兵刃，給老朽拆拆招，咱們熱熱鬧鬧的練一場，回頭教他們哥倆在牲口上玩兩手功夫，也該回去了。」許壯飛一聽倒吸一口涼氣，心說我這可是自己找病，老義士教我拿兵刃跟他老人家拆招，這簡直是要教我當場栽跟頭。忙向老義士道：

「老前輩這可是取笑，我們天胆也不敢跟您拆招。」風雲叟杜思明微把下頰擺了擺，低聲說道：「咱們是騙人來的，別這麼當真事，老朽全不敢客氣，你們怎麼不曉事呢。」說得許壯飛不敢再謙虛。這時風雲叟毫不遲疑的已走到場子當中，只把肥大藍衫的袖子挽了挽，向四圍的人一拱手道：「衆位子弟老師多捧場了；在下腿遲眼慢，也要在衆位子弟老師面前現醜，教我這兩個大徒弟，跟在下過過兵刃，在下要空手進兵刃，練不好還求子弟老師們多包涵，淨說不練是嘴把式，淨練不說是傻把式，咱們還是少說話，趕緊的練。」說到這，一回身，向許壯飛侯萬里一點手道：「你們哥倆趕緊過來，咱們爺三個熱熱鬧鬧的練一回，還得求子弟老師多捧場啦。」許壯飛侯萬里被老義士的話擠住，不好再說不敢練了，當時兩人各自揀了件短兵刃，侯萬里依然用短柄三尖兩刃刀，許壯飛用青鋼劍，兩人全存着一分戒心，提兵刃各到當場，許壯飛向老義士道：「師父，您可得多讓着徒弟點，我們跟老師動手太無禮了。」老義士左手着捻銀髯，樂嘻嘻道：「咱們是爲給子弟老師們解悶，裁不裁的是自己爺們，來吧，進招。」老義士往後連退了三步一立式，脚踩子午椿，平拳當胸，左拳平搭右拳虎口，裏陰外陽，往前進三步，

往後退半步。許壯飛一看，知道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是用的少林拳法，這才知老義士是少林宗派，兩人也不敢怠慢，各自開門立式，許壯飛施展自己平生最愛的一趟三才劍，鐵臂蒼猿侯萬里却施展五虎斷門刀法，兩人走邊鋒往上湊，老義士踏中宮，走洪門，欺敵直進。趕到夠上了部位，可是這兩位異姓兄弟，風塵俠隱，誰也不肯先下手。本來這種地方就是難題；老義士赤手進兵刃，到是欺敵之意，不過這兩人全是晚輩，在老前輩前那敢先下手。風雲叟杜思明看出兩人的情形，遂把步眼往左一偏，撲奔了鐵臂蒼猿侯萬里，老義士的身形太快，貼近了侯萬里，左手食中二指分開，左足在前往前一進步，身體往前一探，「雲龍探爪。」右足在後一抬，二指奔侯萬里的二目。侯萬里，往後一偏頭左手掌法往後，右手刀尖向後平貼在左肋作敗式，侯萬里這時不能不還手了。趁勢一翻身，用了招「仙人指路」風雲叟的雲龍探爪點空，侯萬里的刀鋒又到，風雲叟趁勢用左掌往右一撥侯萬里的刀，右掌是「金豹露爪」，奔侯萬里的後背打去，本來鐵臂蒼猿侯萬里原是脚下沒動地方，反臂揮身抽刀，趕到老義士這一用左掌往右一撥侯萬里的刀，侯萬里刀法並非軟弱，只是遇到老義士這種身手，不敢欺敵取辱，這一撤刀抽身

，所以後背算滿露了空，金豹露爪這一掌若是真打上，就是有橫練的功夫也被打散了。鐵臂蒼猿侯萬里覺出來背後的掌風已然到。只好用燕子鑽雲的輕功絕技。往前一拱腰，平空拔起一丈多高，往前落下去，已出去七八尺遠，當時侯萬里跟師叔風雲叟杜思明拆這兩招，不過是剎那之間，那許壯飛竟在老義士往外撤招時趕到。却喝了聲看劍，老義士往右上步翻身，見許壯飛的青鋼劍正是白蛇吐信業已刺空，老義士差點沒笑出來，心說這不能叫三才劍，應當叫作奇門劍才名符其實，老義士心中竊笑着，見許壯飛變招爲乘龍引鳳，劍鋒直取老義士的左肩頭，這位老義士身軀輕靈迅捷，竟用三十六路擒拿，對付這兩般兵刃，老義士把身形走開，起落進退，閃展騰挪，封閉擒拿，浮沈吞吐，飄忽如風，就憑許侯兩人全是超羣的武功，今日跟老義士這一對上手，立刻看出功夫強弱來，許壯飛侯萬里竟不能貼近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把三十六路擒拿施展完了，霍的把身形往旁一蹶，收住式一抱拳道：「衆位子弟老師見笑了。」鐵臂蒼猿侯萬里跟許壯飛兩人也各收住式，彼此相見一笑，各自會意。今日就算栽在老義士手內。許壯飛等暗自嘆息，學無止境，功夫也是一樣，欲得驚人藝，須下苦功夫，今日跟老義士比較起來，

必替她担心，這個丫頭自從七八歲時就敢上牲口，老朽在終南隱跡，這丫頭終朝馳騁山谷中，倒還不致有什麼失閃，「風雲叟杜思明移步來到場子當中，站在那兩匹牲口當中，抱拳拱手道：「衆位子弟老師，現在教他兩個下場子練這馬上的功夫，在下還是方才交待的那句話，我們不是吃生意賣藝的，這兩個孩子馬上的玩藝自然沒有人家跑馬解的練的到好處，衆位只看他們是真功夫不是就是啦。這回也不敢再向弟子老師們討賞，我們爺幾個已竟算沾光了，這回練完了我們也得跟您告假，明天再伺候你老吧。」說到這向四下作了個羅圈揖，往後一退。侯玉峯俠女杜秋雲兩人同時一拍馬屁股，兩匹駿馬直向前衝去。侯玉峯一按馬鞍子，脚下可不紮蹬，輕飄飄落在了馬鞍上，俠女杜秋雲把韁繩往彩球上一套，任着馬往前跑去，馬出去有兩丈遠，腳下一點，縱出一丈五六，微一沾地，又復騰身而起，這回却竄起有七八尺高，往下一落不偏不斜，恰好落在馬鞍上，四圍齊聲喝起彩來。鐵臂蒼猿侯萬里不禁暗暗佩服。不奇她這手「穿雲趕月」的輕功，只奇她往馬背上落時，絲毫不碰鞍子。這點年歲的小姑娘，竟有這麼好的輕功，將來真不可限量。不題鐵臂蒼猿侯萬里暗中讚嘆，且說場子裏兩匹駿馬全溜開了，俠女杜秋

雲的牲口在頭裏，侯玉峯的牲口在後頭，兩匹馬全相隔不到兩丈，馬走的如同電閃星馳，可全是甩蹬撒韁繩，如黏在鞍子上一樣。正走着，俠女杜秋雲忽的手挽銅過樑，全身往左一翻，來了手順風扯旗。侯玉峯在後面，却也不肯示弱，雙手挽過樑，全身往上一翻，拿了把大頂，身體豎得筆直，馬走過了半週，那俠女杜秋雲却也變了蹻裏藏身。侯玉峯拿着大頂整轉了一週，忽的往下一落，脚踩鞍子，挺身站起，立刻四圍彩聲如雷，侯玉峯又搬了個朝天凳，俠女杜秋雲又露了手觀音坐蓮台，這手是容心跟侯玉峯相較，又繞了一週，兩匹馬走的離着近了，侯玉峯在馬上招呼道：「師姑，小姪不會什麼了，我們練手「換巢鸞鳳」如何？」俠女杜秋雲點點頭道，「好吧，我可不准行的了。」說話間，兩匹馬已竟並頭，侯玉峯的馬在左邊，遂在馬鞍上抱拳向四圍熱鬧的說道：「衆位子弟老師再看這一手，我們告假了。」說到這猛向右一扭頭，說了個：「請。」字，就見兩人的身形一恍，侯玉峯已到了俠女杜秋雲的馬背上，俠女杜秋雲到了侯玉峯的馬鞍上。就憑馬走的如飛，在馬鞍上能站起已非容易，竟於飛跑着能够換過身來，這種馬上的功夫算是練到家啦。侯玉峯杜秋雲在剎那之間連換了四次，末後這次，兩人全在馬鞍

驕上一躡身，躍落平地，向四下裏一抱拳，回身把韁繩攏住退了下來。風雲叟杜思明向四下裏說了聲：「衆位子弟老師多捧場了，我們爺幾個明兒再伺候衆位吧。」看熱鬧的一聽人家不再練了，這才紛紛散去。侯玉峯等收拾着刀槍器械，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向侯萬里道：「咱們算在江湖上掛了號了。」侯萬里微笑着點了點頭，老義士向許壯飛道：「老賢弟，你的功夫真純，令老朽佩服之至。老朽走遍江湖，尙沒遇見大竿子上有這麼好功夫的，許壯飛道：「這是老前輩過獎了」此時侯玉峯杜秋雲兩人把刀槍把子全卸好，將要牽牲口。忽然從場子外進來兩人，全是清朝打扮，帶着大紅纓子緯帽，藍色官衣，青緞官靴，氣度雍容，來到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面前道：「老頭兒，練的真不含糊。你們這才說的起不是花拳繡腿的玩藝兒啦，我打算提拔提拔你們，老頭兒，願意嗎？」老義士一看這兩入，就知道是平西王吳三桂部下的將校，因爲四川這一帶，除了平西王吳三桂的部下，改了清朝服制，所有商民保甲以及降清的明朝兵將還全是保存着明朝的服制，並且清庭的剃頭令還沒下，所以滿漢裝束全有。當時老義士見左邊這個說話的人是遼東口音，年紀在四十左右，五官端正，器宇軒昂。右邊那比較着相貌粗魯些。自己一

想這倒是天與良機，不要錯過，忙陪着笑臉道：「小人們流落江湖，是出於萬分不得已，但分有一線出路，也不肯幹這種勾當。老爺既肯提拔小人們，是求之不得的事，那有不願意之理，但不知是什麼事？請說明，也好跟徒兒們商量商量。」左邊那人道：「我們是平西王駕前侍衛，王爺打算在各路軍中挑選四百名身體矮健的軍兵，編爲武衛軍，要這種軍兵人人精通武術，作王爺的警衛，現在缺少教練武衛軍的人材，所以要考試十幾位教練官，這種教練官須要精通技擊要百中選一，若是考取爲總教練，按四品軍功保獎，武衛軍還是雙餉，可是沒真本領的別想着騙飯吃去。我適才見你們師徒全是真正受過名師傳授，有八成可以考上，如若願意去，明天就到舊提督府報到，就題是侍衛官姚鵬教你們去的。」風雲叟杜思明連連稱謝道：「在下若能考中，飲水思源，不敢忘老爺之賜。還沒請教您尊姓？這人答道：「我就是姚鵬，我們還有事，你們明天去吧。」侍衛官姚鵬轉身走去，風雲叟杜思明向許壯飛道：「咱們趕緊回大覺寺再商量此事吧。」於是各自牽坐騎，離開這一帶繁盛的所在，全級蹬搬鞍，如飛的趕回大覺寺，老義士等這一回來，廟裏的火工道知道這幾位客人往永華街趕買賣去了，遂出來迎着給接牲口，伺候

茶水臉水，較往日特別的殷勤週到，暗中却向侯玉峯問賺了多少錢回來，侯玉峯遂故意的告訴火工道，賺了二三十吊錢來，我們老師還說，明天若是賺的多了，還賞你一兩吊菜錢啦；火工道一聽，立時笑逐顏開，淨盼着快到了明天好領賞。

且說風雲叟等晚間彼此商議，入王府的事，風雲叟杜思明道：「我們這次喬裝改扮，混跡江湖，不料竟有獨具慧眼的侍衛官姚鵬推誠指示，我們取進身之路。我們雖則是藉以掩本來的面目，遊戲市纏，但是侍衛姚鵬絕不是以兒戲待我等。其義堪領，其人可敬，這種地方我們須分清白了，才不愧英雄作事了。可是此番入王府，恰似入龍潭，踏虎穴，稍有不慎，就是殺身之禍。像今日在永華街就危險到萬分，這侍衛姚鵬幸喜尚與你們全不認識，倘若是吳三桂部下的舊人，萬里父子是多麼危險，老朽想着，萬里父子是不便去了。雖則不一定就見的着平西王，可是也保不定就永遠的見不着他，我們的行藏，在沒有佈置的妥當之前不能教一個人看破，因為現在這吳三桂實不可輕視了，他現在心懷叵測，手下謀臣勇士如雲，我們要是不計劃周密了冒然下手，勢必落個徒自取辱。明天我父女前去臥底，你們在這裏等候老朽的信息吧。」鐵臂蒼猿侯萬里倒深以老義士的

話爲然，本來自己在吳三桂手下多年，他手下的差官將弁也有許多熟人，在隱秘行跡的時候，自己萬不能露面，師叔所見與自己相同，當時侯萬里心中思忖着並沒答話。許壯飛却正色向老義士說道：「老前輩，弟子已有誓言在先，願替我侯大哥稍效微勞，老前輩如不嫌我無能，願隨老英雄入王府相機從事，不知老前輩肯偕帶我麼？」風雲叟杜思明道：「許壯士，這事萬分危險。那平西王吳三桂夙好結交江湖豪客，跟那草澤的英雄，手下頗多能人，稍一不慎，就有殺身之禍。老朽絕不是小看壯士你，還是我父女去吧。」許壯飛慘然說道：「我現時是家亡國破，賸有一身，還惜什麼性命！不過大仇未報，冤恨難消，我與侯大哥生死與共，語云，士爲知己者死，我雖有些魯莽，此去多加謹慎，並且與吳賊已多年未見，弟子寄身草野，聲音相貌與當年迥不相同，弟子再事事小心留意，決不稍涉疏忽，總可不致僨事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許壯士意出至誠，老朽倒不便辜負了這番美意，那麼我們三人明日就去報到。」說到這，又向鐵臂蒼猿侯萬里道：「你父子雖不能去也不便遠離，就在此等候，以備萬一。」當時計議妥當，第二日一早，老義士帶着許壯飛杜秋雲一同進城都府，夠奔舊都督府而來。來到都督府

前一看，警備森嚴。

原來平西王吳三桂見四川乃天府之國，頗欲在此屯兵，俟勢力養成，另有圖謀，所以以在舊皇城起蓋行宮，暫時在舊都督府駐節，東西轅門一邊是二十名親兵把守。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來到東轅門前，將要向親兵打招呼。這裏有兩名把總統帶親兵，厲聲喝叱道：「嘿，老頭兒，站住吧。」老義士把手一拱道：「我們師徒三人是這裏王駕前侍衛官姚大人，官印是『鴨』字，教我們來的。教在武衛軍教練處報到，這位老爺費心給回一聲吧。」把總一聽是姚大人教來的，那敢怠慢，臉上立刻換了副和平的神色，向老義士點點頭道：「你們一定是會很好的武術了，可是你這女徒弟帶着的劍可不能帶進去。等着你見了統帶，向他回一聲，再打發人取來，我們先給你們存起來，失迷不了。」老義士一聽，知道這是恐怕有刺客，故此十分慎重，隨從女兒秋雲手中把劍接過來，遞與了把總。這人隨着這把總進了東轅門，撲奔儀門，從儀的邊門進去，往東走過幾進房子，見一個門口貼着紙條上寫「武衛軍籌備處，這位把總進去向這裏的傳達差弁說明，這三人是姚大人派來報名考教練官的。差弁跟着出來向老義士一點手，那把總向老義士說了聲：「你跟這位于老爺進去

吧。」說罷匆匆的向前邊走去。風雲叟杜思明跟着這個點手的差弁來到裏面，單有應考人員報到處，讓老義士等報名，風雲叟杜老義士早已跟許壯飛定規好了，把名字減去一字，老義士報的是杜明，許壯飛報的是許飛，俠女杜秋雲報的是杜蓮貞。這蓮貞二字倒不是捏造的假名，乃是俠女的乳名。又各報了年齡籍貫，由掌文書的全給填註了冊子上，差弁們對於老義士等倒是十分謙和，絕沒有傲慢的神色，實因這時應考的人，說不定誰考中了，將來就是直轄的上司；所以你是怎樣貧窮的樣子，也不敢得罪。閒話不題，且說當時老義士等報完了姓名，由差弁們領着去見武衛軍新任的統帶華雲鵬。

這位華統帶乃是陝西人氏，以前在吳三桂部下作中軍副將之職，吳三桂也自知見棄於國人，所以平常時刻防備有人謀刺他，故竭力的網羅精於技擊術的人材，以便保護自己。所以想練四百名武衛軍，教這種兵士全要知道技擊術，因華雲鵬幼遇名師，練得一身很好的武術，吳三桂派他成立武衛軍，就委他作了統帶。當時差弁們帶着三人上來見華統帶，許壯飛心裏也是捏着把汗，惟恐是當年吳三桂作薊遼總督時的舊部，趕到上來一看，幸喜還不是熟人，只見這位統帶年紀有五旬上下，連鬚落腮鬚鬚，豹頭環眼，聲

若銅鐘，三人向華統帶面前行禮已畢，站了起來。華統帶一見風雲叟等，就知道是有非常本領，遂向風雲叟杜思明問道：「老英雄是那一門的功夫。」風雲叟杜思明毫不遲疑的答道：「我們師徒乃是少林門下。」華統帶又說了聲：「這到失敬了。」便吩咐從人看坐，風雲叟杜思明微嵌着身子坐下，許壯飛跟俠女杜秋雲全站在老義士的身旁，華統帶又問道：「我聽說老英雄一共是五位，怎麼那兩位不來呢？老義士答道：「那兩人是小人打發他回轉河南登封縣辦些私事，俟事情辦完，定要到這裏投效。」華統帶問了問關於武功的事，老義士是對答如流，華統帶十分器重。吩咐差弁：「給這位老英雄設備一處淨室，因為他有姑娘跟隨，跟衆人同住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差人諾諾連聲的答應着，華統帶又向風雲叟杜思明道：「老英雄先在這裏住幾日，等候王駕擇日考取武衛軍教練，這裏投考報到的多了，老英雄跟這些人盤桓盤桓倒也不致寂寞。」老義士謝過了統帶的恩典，就勢請求將轅門守衛扣留的寶劍給取回來，華統帶欣然允許，立刻飭差人把寶劍拿來交與了老義士，這才隨着差弁退下來。

往東走過了兩道院落，來到西跨院裏，見這裏地勢寬敞，一排的俱是東房有十餘間

，往北是五間北房，東房後即是大牆，那正是府外，那差人把老義士領進了一間精室，屋中潔淨異常。許壯飛是在隔壁屋中，許壯飛一進門就是一怔，只見靠裏邊竹几旁坐着一人，看年歲也就在五六十歲的光景，面似姜黃，兩腮無肉，兩目深陷，鼻樑子特別高，瘦的如似人燈。坐在那手托着腮幫，眯縫着兩眼，似睡不睡，精神萎靡。胳膊上除去青筋就是兩層皮，手上的指甲最短的也有一寸長，頭髮如同亂草，用一根木簪撥着，身穿一件朱黃色綢衫，上破一塊下破一塊，油漬滿身。腰間繫一條黃絨繩，大疙疸挨小疙疸。腳下一雙緞靴，看情形是從破爛攤上買來的，因為這種皂靴完全是大明朝的朝臣穿的朝靴，決不是民間所用，就是鄉紳富室全不能穿，不過他這雙靴子起碼有二十年了，粉底已磨的賸了一指厚，靴底跟靴幫只連着寸許，難爲他穿這種靴子還能走路。這人一臉的病容，再趁着這身破爛，分明是個乞丐，這種人竟也來應考，真是怪事。自己又一想，不要以貌取人，或者是一非常人也未可定，於是走到近前把手一拱道：「老哥，辛苦了。」只見那病夫把眼皮微張了張，把屁股微抬了抬，口中含糊糊說了句：「不幸苦。」依然坐在那眼不睜，頭不抬，連動也不動，許壯飛十分不悅。心說這種人太不懂

禮節了，我好意的向他致禮，他竟這麼狂傲，我倒要盤問盤問他。遂又向這病夫問道：「閣下莫非有什麼貴恙麼？」那病夫把眼一睜道：「閣下倒是善觀氣色，我的病倒不大，只是元氣大傷，醫家說我的病是肝木尅脾土，營養不良，本是應用姜桂溫補之劑。我却聽他的話，不去調治，因循坐悞，養癰成患，又遇庸醫，妄用虎狼之藥，弄到這般田地，咳，有什麼法子呢！」許壯飛一聽，這倒好，跟我論起病情醫理來。許壯飛遂又問道：「閣下既是病魔纏身，怎麼還來這裏應考，閣下這種樣子雖有武功，也不易施展吧？」那人唉了一聲道：「爲飢寒所迫，到這裏來不過是騙些天飯吃，我求求王爺，或者也許收留我也未可定。」許壯飛見他說得可憐，到有些憐憫之意，遂問道：「未領教閣下尊姓大名，貴處那裏？」那病夫答道：「我姓谷名金，乃中州人氏，飄流四海，到處爲家，已有四十年未回我故土了。」許壯飛又問道：「閣下練的是那一門功夫？」病夫谷金道：「我自己也不知是那一門，據我自己想着總可以說是雜拌門吧。」許壯飛知道他是故意的取笑，自己賭氣子不再答理他，將要迴身躲開他。忽聽谷金道：「許老哥，我還沒領教尊姓大名呢？」許壯飛心說，我與你素不相識，竟跟我開玩笑。遂答道：

「你這可不對，既知我姓許，爲何故意問我。」病夫谷金道：「許老哥不要見怪，實因爲方才我已聽旁人說過。只是我被病魔的語言有些顛倒，請你原諒吧。」許壯飛不屑再計較，遂把自己假名許飛告訴了谷金，這個病夫谷金，跟許壯飛說了這麼一會子話，始終沒離地方，許飛見他又似睡着，遂不再理他。看了看歇宿的地方，伺候的極其週到，遂又來到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父女屋中，把那病夫谷金的奇異的情形，向老義士說了一遍，老義士不禁愕然的「啊」了一聲道：「莫非這位老劍客尙在人間麼？」老義士這麼自言自語，鬧得許壯飛是越發糊塗，遂問道：「杜老師，莫非認識這個谷金麼？」老義士道：「聽你所說的這人形容相貌，好似十年來，隱跡銷聲的劍俠黃衫客谷雲飛，這位老劍客在十年前，便已經有八九十歲了，老劍客內丹已成，身劍合一，挾技走江湖，真稱得起救世活佛，行俠作義，濟困扶危，題起黃衫客，雖黃口孺子亦知其名。在十年前出沒南七省，把南七省下五門，貪淫好色的賊人，殺了個乾乾淨淨，綠林道聞名喪胆，全拿着這位老劍客起誓，誰若是良心不正，教他遇上黃衫客，當年老劍客的威名遠震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位老劍客剛一出世，是在大明萬歷年間，那時江南的綠林道，以

長江五霸爲最大的禍害，五個盜魁作南七省水陸兩面綠林道總瓢把子，擁有悍匪四千餘名，橫行長江一帶，商旅裹足。官家也無法剿捕，老劍客一出世，就先拿這五霸開了刀，只憑一柄利劍，日誅五霸，解散了四千餘名悍匪，把地方上的大患除於一旦，黎庶感恩。官家敬戴。從那時三十餘年，仗義江湖，作下無限功德，十年前傳聞老劍客內丹已成歸隱峨嵋山摩雲嶺，不再問世事。後來竟傳說老劍客業已白日飛昇，修成正果。可是不過是傳言，究不足爲據，如今你見這人，與當年老劍客遊戲人間時一般的形狀，若果然是這位老劍客再履紅塵，這倒是蒼生之福了。——許壯飛聽老義士一說，自己也想起，當年實有這麼位劍俠黃衫客，不過現在這病夫谷金未必就是，可是老義士也是當代大俠，決不會隨意妄談，定然是有所根據，隨向老義士問道：「老師所說這位劍俠黃衫客，究有什麼出奇壓衆的本領呢。」風雲叟杜思明，這才把黃衫客的出身來路以及所擅絕技，向許壯飛說了一番。

第四章 風雲叟慧眼識奇人

風雲叟杜思明道：「題起老劍客的武功來，真有驚人的絕技。老劍客入江湖不下四十年，前二十年只仗掌中一口利刃，他那奇門劍有三百六十五手，天下無敵。後二十年鍛鍊得銅筋鐵骨，封劍不用，只憑四種絕技，震動天下英雄，老義士道：「這位老劍客是自幼童子功，一力混元氣，論硬功夫，有鐵布衫護身，能夠刀槍不入。煉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返虛。內功已經煉到火候純青，朝元聚頂，按他的造詣說，內丹已成。」（著者按，此處所述內丹煉成一語，並不是指藥餌所成之丹，乃內功精氣神所成之內丹，至於煉金丹，安爐立鼎之術，非一言所能盡，當於後來黃衫客口中詳述之。」內功已算登峯造極。至於油錘貫頂，鐵尺排檔，這一類的功夫，老劍客才算練到家。」老義士說到這，許壯飛聽着太不懂了，自己要是不問問真糊塗的慌。這種話要是出於別人的口內，就不足為奇了，無奈出於老義士的口中，他老人家有嘯傲乾坤風雲叟的綽號，是多大大來頭，已然是俠劍客的身份，竟把這種江湖道的一些笨功夫，算作黃衫客的一宗絕技。

實覺着於情於理說不下去，所以不待老義士往下再說，遂問道：「老師父，弟子這點地方可太明白了，求老師父指教指教弟子吧。」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許杜士，那一點不明白自管說來。」許壯飛道：「弟子聽老師父方才說，這位老劍客練到爐火純青，這一定不假了，要不然那能稱得起俠劍二字。不過他既已到了這種身份，怎麼還只拿着江湖道上的笨功夫眩弄愚人，豈不失了他俠劍客身份麼？」老義士微然一笑，點着頭道：「許壯士問的倒是入情入理，不過許壯士不要把這油錘貫頂，鐵尺排襠看凡了，這兩種功夫，要像走江湖賣藝的那麼練，就無足爲奇了。可是就像跑江湖那種練法，也得三年五載的功夫，雖說是用巧勁，頭上沒有那個大漿胞，也不敢拿錘墊。像黃衫客老劍客所會的這兩手，就跟江湖道所練的迥然不同了，江湖道練油錘貫頂，是拿鐵錘自己往頭上砸，鐵尺排襠，用鐵尺自己排，那手法的輕重，全在自己，練到那種地方試問有什麼用處？若在跟人家動着手時，人家一鐵錘砸來，招架不及，既有這種橫練的功夫，就得搪一下子，臨時一看，錘的分兩太重，輪的也比自己練時勁頭大，那只好告訴人家，你先等等，換一隻輕點的我搪你兩下子，世上沒有那麼聽說的，所以跑江湖所練的，別

看好幾年的工夫，一點用也沒有，不過是擺樣子而已。像老劍客那油錘貫頂，才算真實功夫，要練到返老還童，頂門如同嬰兒相似，到了那種地步，任憑別人以軋油錘猛擊頂門，能夠不受毫髮之傷。鐵尺排擋，也不是自己下手，能夠擋住別人的襲擊，按着內工說，這兩種功夫能練到了，就是道家內功所練的「馬陰藏相，金龜縮首」（金龜即下陰），這是他絕技勝人的地方，第二種絕技是蜻蜓三抄水，燕子飛雲蹤的輕功。有登萍渡水，草上飛行的絕技，能夠飛躍樹頂上。第三種絕技，是巧打連環珍珠彈，全憑指力往外打，百尺內無虛發，第四種絕技是有解骨法，並且渾身的肌肉能隨意收縮，不知幾疑是形消骨立的病夫。至於拳術器械的功夫，更是登峯造極；這位老劍客有這麼出類拔萃的功夫，所以才走遍了天下無敵手。許壯士，你說的這個病夫谷金，很有些像這位老劍客，所以我才想起他來，疑惑是這位老劍客來此混跡潛踪，你以後在這人身上留意，自能看出破綻來。」許壯飛一聽老義士這一說，心裏也覺着病夫谷金十分可疑，想方才說話的情形，頗有戲耍我之意，對於老義士的話十分相信，猜測的一定不差。當時又跟老義士談論閑話，遂回到屋中，這位病夫谷金却早早的躺在床上歇着，不會的工夫，呼天震地的

打起呼嚕來，許壯飛坐在臨窗的茶几旁，靜坐養神。這個病夫谷金睡覺，還不安靜，不是說睡話，就是翻來覆去的亂掙命，也不知他是睡覺沒出息，或是病拿的，這一來把許壯飛鬧的心神不定；許壯飛實在無法，只好總躲着他。過了四五天的工夫，這天傳下話來，明日考取武衛軍教練，所有報到人員，於黎明時齊集府後花園，聽候點名比武。所有應考人員，一個個全十分高興，各自預備着明日人前顯耀裏奪尊。

這一宵易過，到了第二日天色微明，應考的人員全都起來，梳洗已畢，武衛軍統帶華雲鵬，按着簿子先點了一遍名，共計四十六名，由統帶華雲鵬帶領夠奔府後花園，由教練處到花園足有半里地遠，偏着圍牆的裏面走，每經過一個門口，全是四名衛兵把守，足見警衛的多嚴了。來到後花園，一進園門是一座假山，山頂一間涼亭，這座假山堆砌得既雄厚，又玲瓏。真是巧奪天工，轉過假山，是一片竹林，幾叢綠樹，前面一道小河阻路。却是從園外引進來的活水，一座九曲橋，硃紅萬字欄杆，河中也泊着兩隻畫舫，踱過九曲橋，迎面是一座敞廳，四面全是亮窗，在這敞廳中能看到滿園景色，敞廳前四十名武衛兵，可全是大清國的裝束，一色的天藍四開楔馬蹄袖袍子，巴圖魯坎肩，頭帶

萬字紅纓幃帽，亮金頂，腰跨綠沙魚皮鞘的倭刀，兩旁雁翅排開，在敝廳廈下還有八名侍衛武官，全是水晶頂子，花翎，藍甯綢四開袍子，倒挽馬蹄袖，下面是粉底青緞官靴，敝廳的格扇滿敝開了，在當中擺着鬧龍案，從這張鬧龍案，就看出平西王有不軌之心了。統帶華雲鵬指揮應考人員，分坐在東西南面花棚之下，每人一張竹凳，一隻竹茶几，上面一只蓋碗，泡着香茶，這是平西王表示他愛才的誠意，爲是教隱跡風塵，懷才不遇的奇才異人全來歸附他。這些應考的人員坐定之後，就見由園門那兒又進來十幾位帶兵的大員，全肅然立在廳前伺候着，又呆了片刻，有兩名差官忽忽進來，說是王爺已下來了，站在廳前的十幾位官員，全趕緊往花園外迎接，這時忽見由園外走進一位官員。手捧令箭，面對敝廳，把手中令箭一舉道：「王爺有令，王駕到時所有入值官員，及應考人員不得擅動，倘敢故違王令，立時由護衛等格殺勿論，這位傳令官說罷，轉身走去，園中立時肅靜無聲，只有枝頭小鳥，向着東方湧出的太陽喳七叫着，猛聽得一片沙沙靴底齊踏細沙子地的聲音，跟着由假山後進來兩隊隊伍，前邊是四十對長矛，緊接着四十對手箭手，全措雕弓，跨箭壺，後面又是四十對削刀手，四十對鈎鐮槍，滿分奔敵

廳，全抄着花園邊牆走向後面去。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看這三百二十名警衛，只散在園子週圍，這花園子後面還不知有多大地方呢，又見外面走進八名侍衛官，滿是四品頂帶，走到敝廳前分立兩旁，跟着又由外面進來四對金棍，兩對提爐，後面雲羅傘蓋，花貫魚腸，這全是清庭特賜，爲是攏絡吳三桂的野心。像這種情形，君欺臣詐，將士那會能給他用命，且說當時一衆將帥，擁護着平西王到來，應考的人員除了許壯飛，其他的人全沒見過吳三桂，大家一看這位王爺生得身高八尺開外，虎背熊腰，面似銀盆，劍眉虎目，鼻如玉柱，唇若丹珠，雖則是四十許人，看着也就是三十多歲的相貌，威儀肅肅，不怒自威，緩步進了敝廳。一家官員侍立在廳內外，在平西王身後，却站定一人，相貌服裝全非常異樣，這人年紀約在三十上下，身高五尺，細腰扎背，劍眉虎目，鼻直口方，只是肉色皆作棕色，身上衣服依然是圓領長衫，兩眼向東西花棚下應考的人員一瞥，風雲叟杜思明不盡大吃一驚，那人的兩眸子光華懾人，猛鷲之氣，全在他這眼光一瞬中流露出來。心說此人不可輕敵，定有非常本領，看起來吳三桂這厮實非平庸之輩，時刻全有防備，若是冒昧而來，就許白白送掉了性命。所以凡事不可大意，總要三思而後行

老義士正在思索着，由敝廳內走出一名侍衛，站在敝廳前，高聲說道：「應考人員聽者，王爺有令，應考人員，分兩次叩見王駕。」侍衛傳過令，仍然退進敝廳，統帶華雲鵬先領東花棚下的應考人員叩見平西王。又領導西花棚下的羣雄叩拜完了，全退回原處。跟着有伺候武場的差弁，從敝廳後搭來四個兵刃架子，長短兵刃俱全，尚有各種暗器，滿擺好了，武衛軍統帶華雲鵬走到廣場當中，向東西花棚下說道：「此次考取武衛軍教練，完全爲選拔人材，身懷絕技的不致埋沒草野，此番考試，概由投考人員中甄拔，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也能下場應考，王駕愛才如命，卽或比試落後的亦有安插，先比較拳脚，後比較兵刃，有什麼絕技的也可以單獨的比試；有願意先較量的卜場子吧。」統帶華雲鵬說罷退下去。在敝廳前設了一張桌子，有兩名記室伺候着錄應考人姓名，統帶華雲鵬剛落了坐。跟着從西面花棚下走出一人，身量高大，赤紅色臉面，濃眉大眼，大踏步走到廣場當中，這時有武衛軍統帶的弁勇向那人一點手，招呼他去報名，那人隨到統帶面前一躬到地的說道：「民子張雄願下頭場。」統帶點頭，教張雄報了名，寫在了簿子上，統帶又吩咐：「比試的以點到爲止，不准故意傷人。」張雄答應着，轉身來到場

中，抱拳拱手向東西兩面花棚下說道：「在下姓張名雄，乃此地人氏，自幼好習拳棒，今日斗胆越衆當先，並非是妄自尊大，實爲是拋磚引玉，那位肯下來，給我張雄領領招。」話聲未了，在東花棚下有人回答道：「俺來奉陪。」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抬頭一看，答話的這人，年約二十餘歲，一臉油滑之氣，走起道來自己跟自己較勁，一直奔武衛軍統帶那裏報名，轉身來到場中，張雄見有人過來，自己抱拳拱手道：「閣下貴姓大名。」那油滑少年，丁字步一站答道：「俺乃山東東昌府人氏，姓劉名江，你既然敢下頭場，必然武藝高強，俺劉江倒要見識見識，俺可是話說在頭裏，俺劉江手黑心狠，你若受了傷可得認命。」張雄一聽這小子不是正路貨，這種東西怎麼也來應考。只得忍着氣說道：「朋友，我們這是以武會友，誰跟誰無仇無恨，點到爲止就是啦。」那劉江一聽，把眼一翻道：「你疑惑俺老山東是傻子，誰當了武衛軍教練，這一輩子榮華富貴滿有啦，俺不是到這裏開逛來啦。俺跟你動手，誰要是手下留情誰是孫子。」張雄怒叱道：「匹夫不知自愛，敢在王駕面前撒野，不必多言，咱們拳脚上分吧。」說罷回身向敞廳一躬到地，向平西王行了禮，又向着統帶那邊一抱拳，然後向這個劉江道了個「請」字，

却不進招，那劉江如餓虎撲食奔了過來，左拳向張雄面門一恍，右拳「黑虎掏心」，倒
是用的十分力量，張雄一見這劉江發招的情形，就知他沒有功夫，只把頭微微向後一揚，
閃他左拳的虛招。劉江的右拳已到，張雄只把身形往左一側，右手把劉江的腕子刁住，
往外一帶，下面用腿一攔，劉江整個的摔在地上。大家見他這麼不濟事，不禁的全笑
了。劉江羞惱成怒，自己覺着一伸手，教人家打躺下，臉上有些不掛，眼全紅了，恨不
得把張雄立劈了，氣沖沖說道：「好小子，你給俺來個冷不防，俺可不認輸，咱們比比
兵刃，你還不定成不成啦。」說罷不待答言，奔兵器架子。抄起一條花槍狂奔前來，往常
中一站，眼珠一轉又想冒壞，遂向張雄說道：「有功夫跟俺劉江走一過，你若是輸了，
俺劉江情願把花槍讓給你，我跟你空手進槍，我若是說了不算是你的孩子。」張雄大怒
道：「就憑你這種本事敢說大話，我要用拿兵刃贏你，算是你的徒弟，」劉江一聽，心
說你小子這可算上了當。遂又跟了一句道：「這是你自己願意，不算俺欺負你。」張雄
道：「不必多言，你進招吧。」劉江這可得着便宜了，心想，我就是把你扎不死也得教
你帶傷，我只要找回場來，回頭我就裝病，別現二回世，打定了主意，撐槍就刺，張雄

空手進槍這可得說真正的在拳術上受過名師指點，竄，蹤，跳，躍，閃，展，騰，挪，撥，拿，格，攔，速小綿軟巧，劉江這條槍雖然也下過幾年功夫，無奈打他師父就是樣子貨，他豈是張雄的對手，走了十幾個照面，被張雄把槍頭掙住，劉江用力一奪，喝了聲：「撒手。」那知張雄力大，一絲也奪不出來，自己還想用力，張雄一抬腿，脚尖踢在劉江的左手背上，劉江這一疼可撒了手，張雄也真恨急了他，趁他一轉身，把槍捻圓，照定劉江屁股上就是一槍杆，這一下子可樂大發了。「撲通」一聲，來了個嘴按地。張雄哈哈一笑，把花槍扔在地上，劉江爬了起來，羞羞慚慚回了東花棚下。張雄隨又向東西花棚下抱拳道：「那位師父下來跟我張雄過過招。」俠女杜秋雲低低向老義士說道：「方才那個叫劉江的雖是無賴，可是他既輸了，那張雄就不該再傷他，他這也叫得理不讓人，女兒下去跟他比試比試。」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忙什麼，咱們下去須揀那人中魁首，熬裏奪尊的，這路人何必跟他白費氣力。」老義士說完這話，杜秋雲不敢不遵，隨即坐下。那病夫谷金正坐在俠女杜秋雲的下首。在老義士話一落聲，也斜着睡眼看了看老義士，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對，凡夫俗子那能驚動高人。」老義士剛要問他說誰？

那病夫谷金却扭頭看着場子裏並不回頭。老義士只好先不理他，這時由東花棚下出去一人，身量高大，面皮似乎久受風霜，成了紫黑色，精神飽滿，亞賽一座黑塔，逕奔華統帶面前報了名姓，轉身來到場子當中，向張雄一拱手道：「朋友請了，俺姓岳名忠，山東東昌府人氏。朋友你空在江湖道上充好漢，太沒有容人之量了，我們老鄉花槍，既然出手，誰也看的明白，他算栽在你手內，你絕不該再傷他；你算不夠朋友，咱二人倒要見個高下。」張雄冷笑一聲道：「岳老師，俗語說的好，當堂不讓話，舉手不留情，咱用不着門口，請進招吧。」岳忠斜身側步，張雄進步欺身，兩人一搭上手，那岳忠用的是劈掛掌，一招一式均見功夫，並且力大過人，張雄這踏大紅拳拚命招架。張雄忽見岳忠露了破綻，岳忠正是兩手往左右一分，自己的雙拳，岳忠自己的胸膛露空，張雄雙掌倏的往回下一翻，用了招白猿獻桃，兩掌也擊中了岳忠的乳下，岳忠恰似推金山倒玉柱，「嘆咚……」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俠女杜秋雲坐在老義士身旁，竟不由己的「哎」了聲站起來道：「爹爹你看，這姓張的多狠，他用小天星的掌力，打中那黑大漢的「期門穴」（在兩乳下一寸五分，偏兩肋一寸即是）黑大漢的肝經定受內傷了，我們這可

要先打個抱不平，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嘆喲的笑了一聲，剛要答話，旁邊那病夫谷金仍然是無精打彩的自言自語道：「孩子，你是錯認狗雄當英雄，他也配。」俠女杜秋雲這回可真急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扭頭向病夫谷金道：「你……」只說了這個你字，沒容自己往下說，「憑什麼答話，管我叫孩子，」老父厲色低聲喝叱。「坐下，敢撒野麼？」俠女杜秋雲也想起這裏當着平西王駕前，這麼隨意起立語言，就算犯了規矩，這是比武場裏，正在亂騰騰的正忙亂着，所以還不注意花棚下，按他這裏的規矩，擾亂武場者，亂棒逐出，自己倘真犯了規矩，豈不是自取其辱，當下只好忍着一肚子氣坐下，只聽爹爹低聲說道：那個叫張雄的，雙掌倒是擊中了黑大漢的期門穴，要是內家掌力准傷了黑大漢的肝經，不過他兩人是功力悉敵，全是平常本領，發掌用力全不夠火候還差的遠着呢，妳是以己度人，這是妳眼力差的地方，秋雲妳看怎麼樣。」俠女杜秋雲往場子裏看時果然黑大漢已然站了起來。俠女杜秋雲不禁暗嘆自己看不出人家誰有多大能為來，這就是自己武學弱的地方；可是這個病夫谷金太可惡了，我們父女只要一說話他就故意攪，我反正得懲治懲治你這病鬼才出出氣，你今天不下場便罷，只要你一下場子

，我准跟你比劃。不題俠女杜秋雲暗恨谷金，且說場子裏岳忠羞慚慚的站了起來，張雄狂笑一聲道：「岳老師，不要緊吧，我與你無仇，所以沒肯用重手傷你，請退下去吧。」把個岳忠羞的臉像紫茄子，剛一轉身，就覺得一陣涼風從頭上過去，岳忠嚇得往旁一閃，回頭看時，只見一個身形矮小的人，從自己頭頂上飛過去，落在背後五尺外，腳剛沾地，又復騰身而起落在了統帶的公案前，東西花棚下的羣雄沒有不暗讚此人好俊的輕功。這人向華統一躬到地的報道：「應考人韓劍秋，江南蘇州府人，願下場比試。」掌文的書記室錄了名，轉身颯颯一連兩個箭步已到了張雄面前，張雄這才看清了此人的面貌。這人身高五尺，瘦削的面龐，兩腮無肉，兩道細眉，一雙鼠目，尖鼻子，薄片嘴，其貌不揚。張雄心裏想，別看輕功這麼快，准是單練的這一門，彼此道了姓名，韓劍秋道：「張老師，咱們是怎麼樣比，張雄道：「韓師父是爲什麼來的，咱們是過拳腳還是過兵刃？」韓劍秋道：「咱們先走趟拳，回頭再過兵刃吧。」張雄道：「我是捨命陪君子，韓老師點什麼我應什麼。」韓劍秋道：「咱們別儘自耽擱着，請。」彼此一抱拳，兩下各立了門戶，走行門，邁過步，韓劍秋施展開這趟通臂拳，這趟拳講究，輕，靈，巧，

快，真是急如電光石火，輕如落葉飄萍，把張雄累得遍身是汗，頭暈眼花，張雄把自己得意的拳術全施展出來，那裏挨的着韓劍秋一指，張雄漸拳法散亂，頭暈眼花，韓劍秋故意耍戲，却是張雄實在累不了啦，虛恍一招，往外一躍道：「我張雄甘敗下風。」說罷只是吁七直喘。韓劍秋也把身形收住，向張雄道：「張老師你這可不對，勝負未分，那能算數，你若有相讓之意，我可不領情，話中前言，說了就算，咱們兵刃上再比較吧。」張雄已是筋疲力盡，那裏還比的了兵刃，只是被韓劍秋用話逼迫得只好豁出命去。隨到兵刃架子上摘了一條七節鞭，韓劍秋却揀了把七星尖子，韓劍秋是故意冒壞，知道七節鞭專捋人兵刃，自己拿這種短兵刃，身體又靈便，教他無法可使，這時張雄稍微緩的回復了精神氣力，把七節鞭一抖，韓劍秋把七星尖子一順，兩人全是振奮起精神要憑各人掌中兵刃分輸贏，賭勝負，張雄往前一蹀身，嘩楞七節鞭銅環一響，掄起來向韓劍秋頭頂砸下來，韓劍秋往右一撤步，鞭已砸空，趁式七星尖子一遞，奔張雄胸膛扎來。張雄往右一偏身，把七節鞭往上一翻，想纏韓劍秋的腕子，韓劍秋急往回一撤步，把鞭風讓過，張雄往後一撤步，左手用二指一指韓劍秋為領他的眼神，右脚一撤步，嘩楞

七節鞭往後一帶，倒洒金錢的式子，七節鞭鞭稍點打韓劍秋，韓劍秋斜身進步，撲的一把，把鞭稍抓住，往回下一帶，右手的七星尖子往外一推，喝了聲：「撒手。」張雄可不敢不聽說，這一撒手，將要轉身，韓劍秋把奪來的七節鞭一抖，嘩楞一響，把張雄抖了個跟頭。這回張雄栽的可夠瞧的了，兵刃被人奪去，還被人家搽了這麼一下，羞得自己臉似火燒，翻身躍起，低着頭一言不發，退回西花棚下。韓劍秋把七節鞭跟七星尖子扔在地上，抱拳向東西花棚下說道：「那位還下來給我韓劍秋領領招，教我長長見識。」話聲方落從西花棚下走出一人，身量也是瘦小枯乾，跟韓劍秋不差什麼，這人先撲奔了華統帶那裏報過名，轉身來到場中，向韓劍秋抱拳拱手道：「在下姓楊名雲友，乃是西川人氏，因見韓老師父的身手真是出類拔萃，在下打算在你面前領教領教。」暗中交待，這楊雲友乃是江湖路上的奇人，自幼遇異人傳授了一身功夫，嫻於飛騰技擊之術，江湖皆稱爲妙手空空兒，却能偷富濟貧，不失義俠本色，夜走千門盜百戶，如履家門，他來到這裏也不是爲來考取這教練，完全爲是會會高人。兩人這一道罷姓名，楊雲友道：「我打算跟韓老師換換口味，別比較拳術兵刃，這東西兩座花棚，可以到花棚上

較拳脚，誰若失足掉下去誰算輸，韓老師看這法子不比較着新鮮嗎？」韓劍秋暗道：「這真叫班門弄斧，我綽號叫神行無影，江湖上誰人不知，於是慨然說道：「韓某欣從尊命，只是須稟明統帶，因為這是出了所定範圍。」兩人遂來到統帶面前，說明了較技的法子，華統帶也不敢擅專，遂步進廳門，奏明了王駕，平西王准其隨意施展武功，無須拘束。統帶華雲鵬遂把王爺的命令宣示於衆人。

韓劍秋楊雲友兩人領命，各道一聲：「請。」神行無影韓劍秋要賣弄自己的本領，這東西花棚均距所站的地方有四丈餘遠近，花棚長十丈，寬一丈，係用細竹竿架成，決不能經百斤重力，這種地方要是能在上面走動實在難得，韓劍秋脚下用力，一蹶身躡出兩丈遠去，脚將沾地，又復騰起。落在西花棚上，那西花棚微微動了動，故意的一動身，金鷄獨立，爲是看看楊雲友怎麼上這花棚。韓劍秋這一回身的工夫，楊雲友竟施展燕子飛雲蹤的功夫，從自己頭上飛過，落在花棚的當中，只有花棚的細竹竿兒微響了響，韓劍秋這才知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急忙往前一蹶身，到了楊雲友面前，「金龍探爪」，右手駢食中二指，點楊雲友的二目。這位楊雲友綽號名妙手空空兒，對

於飛行踪躍，小巧之技已然練到家了，不然得不了這種綽號，當時見韓劍秋的二指已到，縮頂藏頭一矮身，左脚是勾掛連環的招數，向韓劍秋的腿上踢來。韓劍秋萬也料不到，在這種危險的花棚上竟敢用這種招術。因為在花棚頂子上動手，竿子架子雖不致漏下來，可是吃不了多大力。並且處處邁着空棚子，時時不能大意，用勾掛連環脚，須脚尖上用力，左脚伸出去，右腳須用力點着地，站樁上有功夫的，纔能運轉自如，氣不浮不滯，那真得講究靜如泰山，動若江河。韓劍秋知道自己在花棚上連掃堂腿全用不上，所以想不到楊雲友敢用這種招數；這正應了拳經上說的，驕敵者必敗。且說韓劍秋只好往上一聳身，竄起有六尺多高，退出四尺去，往下一落，還沒站穩，那妙手空空兒往前一趕步，一個旋身，左脚仍然平踢過來，韓劍秋脚未沾實棚頂子，那能躲閃；這一脚踢個正着。身體一栽，氣已散開，把花棚碰的嘎吱亂響，韓劍秋一個鯉魚打挺，翻起來蹠下花棚，回歸棚下。

妙手空空兒楊雲友仍然不下花棚，向下說道：「那位上來再給我領領招。」一言未了，只見由西花棚下走出來一人，身量高大，又是大腹便便，看着傻頭傻腦。忽的抬起

頭來向妙手空空兒楊雲友吆喝道：「瘦小子不用逞能，等着俺鐵羅漢拾奪你。」說罷大洒步奔了華統帶面前，楊雲友心中有些納悶，這真是人不可以貌相，就憑黑大個這麼笨重的身子，楞敢來比這種輕功，令人好生不解，一定他有特別的本領。不題楊雲友心中猶疑不定，且說那黑大個到了華統帶面前報名道：「鐵羅漢阮魁山東魚台縣人願下場比武。」說罷轉身就要走。華統帶忽的招呼道：「站住，你多大歲數了？」阮魁道：「俺今年二十二歲，因為長的又黑又高，全管俺叫鐵羅漢，俺專會搬牛犄角。」統帶華雲聽知道他有些傻氣，遂說道：「花棚上比武是全憑身體輕靈，完全仗着輕功巧技，你不要視同兒戲倘若失脚摔下來，就有性命之憂。」鐵羅漢阮魁道：「俺會叫他下來比試輸贏。」說罷轉身奔了場子。敢情傻人倒也有傻主義。他想着瘦小子既上的去我也上的去，上邊不穩，我把他抓下來，地上再跟他幹。阮魁一邊想着，已來到了花棚下，抬頭往花棚上一看，只見花棚不過一丈多高，自己於蹀躞一功跟着武功也練了十年，身體太重，所以最高只能竄起一丈五來。此時相看花棚上有一丈多，心中暗喜道：總可將就着上去了，想到這，往後退了兩步，跟着墊步擰腰往棚上一躡，這回倒也竄上去了，趕到往下

一落，這個樂子可就大啦。只聽得啵嚙……嘆通……阮魁整個的從上面摔下來。所幸花棚立柱全是極粗的竹竿，算是沒倒，只把棚邊子上砸折了一片。花棚下所坐的應考人員紛紛的站起，全想這個黑大個不死也得帶傷，全圍攏來看。那知鐵羅漢阮魁有橫練的功夫，翻身坐起，抖抖灰塵站了起來，抬頭向花棚上喊道：「好小子，你敢給我當上，咱兩人沒有完。」阮魁一邊嚷着，再看那瘦小子時，見他也不言也不語，只嘻嘻的衝着自己笑。阮魁更急了。向上罵道：「癆病鬼，你趁早下來與俺比試，若再延遲，俺把花棚拆了，抓住你，活劈了你這王八日的。」妙手空空兒楊雲友，站在上面看着鐵羅漢阮魁挨摔，着急的暴跳着罵自己，自己也不急也不怒，只看着他這份傻頭傻腦十分可笑，遂仍在上面站着不動。阮魁以實在急了，當真走到了棚下，攥住花棚立柱往下一拔，埋在地中二尺多完全拔起。再若是往旁一推，這座花棚准得倒。這時由廠廳中跑出一人，老義士等一看，正是侍衛官姚鵬。趕奔過來站在那厲聲喝道：「黑漢不得無禮。王駕前是有尺寸的所住，豈能任你胡爲。」鐵羅漢阮魁倒是聽說，氣恨恨的把拔起來的竹竿子又插在土內。扭過頭來到侍衛官姚鵬面前說道：「大人這裏不講理，俺不考了。」回身就要走，

姚鵬喝道：「站住，你說怎麼不講理，」鐵羅漢阮魁理直氣壯的說道：「癆病鬼在花棚上站的住，俺爲何站不住，他又不是紙人，明明是他給俺苦子吃，把俺落脚的地方竹子砍斷了，故意的摔俺。這時俺再想摔他，大人却不准了。考不成教練官，要把肚子氣破，俺知道這裏王法厲害，俺外邊等那癆病鬼去。」阮魁說出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侍衛官姚鵬及東西棚下應考的人全笑了。姚鵬見阮魁一派的天真爛漫，雖然已是成年的人，可是仍然未脫孩稚之氣，說話傻頭傻腦，倒十分喜愛他。遂向阮魁道：「你只要知道這裏王法厲害就對了。我把他叫下來，你們在地上比試，不論你輸贏，我求王爺賞你個官作。」阮魁也是福至心靈，趕緊倒身下拜道：「大人你這才是恩典俺啦。就是那癆病鬼把俺摔死，俺也不恨他了。」姚鵬含笑向花棚上站着的妙手空七兒楊雲友一點手，楊雲友不敢違命，由棚上蹤至平地，向姚鵬深施一禮，隨說道：「大人，這黑漢好生無理。」姚鵬道：「不必說了；他是個傻小子，不便與他計較。輕功他已算輸了，他自稱拳術上頗有功夫，你可再跟他過過招，你二人誰也不准下毒手。」楊雲友只好連答：「是，是。」侍衛官姚鵬說罷，回轉敝廳。

這時鐵羅漢阮魁早警着勁想揍楊雲友。遂說道：「癆病鬼，你這主意真損，險些把我摔死，這回該着俺出主義了，你若是有力氣，先照俺胸膛打三拳，看你這種癆病鬼的樣子，准沒有勁，那裏有三節棍，索性你照俺頭上砸三棍，俺若被你砸死，俺怨命短，如果砸不死俺，癆病鬼，你可得挨俺三傢伙。俺要是說了不練，是鬼孫，俺要躲閃招架，俺算小鬼孫，你要是不照樣的幹，你是鬼孫，癆病鬼，別儘自耽誤工夫，抄傢伙吧。」妙手空七兒楊雲友一聽就膩啦，這一下自己准栽，這算把自己叫短，腆着臉說道：「朋友，咱你男子漢作事，不得強人所難。你這種主意我早就明白了。你一定有橫練的功夫，咱們還是拳腳上分吧。」鐵羅漢阮魁道：「俺可有言在先，誰說不算可是鬼孫，你既然不敢跟俺比，俺也不欺負你，俺可偏不依着你，咱們過兵刃吧。」阮魁說着跑到兵刃架子前，抄起一根鑛鐵齊眉棍來，來到楊雲友面前往地上一戮，那棍陷下半尺深去。妙手空七兒楊雲友遂也到兵刃架子前抄起了一把朴刀，自己心中暗暗打定主義，你力氣大我緊自留神，刀不跟你的棍碰，教你有力氣用不上，我跟你滑戰，憑我這輕靈巧妙的身形，把你小子累死，打定了主義，把刀用左手往懷中一抱，右手掌伸着往左拳上一搭，說了聲：「

朋友你進招吧。」兩人往前一進身，妙手空空兒楊雲友把刀已換於右手。鐵羅漢阮魁往前一趕步，鑽鐵齊眉棍泰山壓頂向楊雲友頂樑砸去，楊雲友把身形往右一撤，心想讓阮魁的棍砸空了，順式往裏一遞朴刀，就可以扎了他的胸膛。那知道這鐵羅漢阮魁，棍法絕倫，人雖帶着傻氣，棍極靈巧，迎頭這一棍雖凶，見楊雲友這一往旁閃，阮魁腕子上一用力，倏的變招為橫掃千軍，攔腰打去。妙手空空兒楊雲友急一躡身，竄起六七尺高，把這一招躲過，往下一落，鐵羅漢阮魁三棍又到，原式反回，這二三棍錯非是妙手空空兒楊雲友身體輕快的勝人一籌，萬難躲閃，瞪眼看着已經掃到身上。楊雲友把身形往下一矮，縮頸藏頭，把棍躲過，長身把刀一順，往外一送「順水推舟」，刀尖直奔阮魁的軟肋刺去。鐵羅漢阮魁左脚往右一撤步，用斜插柳式往外一磕，妙手空空兒抽刀換式，鐵羅漢阮魁施展開花樁八打，莊家十六棍，棍法精奇，鑽鐵齊眉棍分量又沉，帶着悠悠的風响。妙手空空兒楊雲友，竄蹤跳躍，閃展騰挪，只有招架之工，並無還手之力，累得通身是汗。好容易覷了個破綻往阮魁面門上劈來，鐵羅漢一換步，把棍往上一撩，只聽噹一聲，這把刀飛到半空，妙手空空兒楊雲友，這回妙手可有些不妙了，把虎

口震裂，往旁蹣出丈餘遠，疼的直甩手，鐵羅漢阮魁哈哈大笑道：「癆病鬼，你許是抽指頭瘋吧？抽完了，拾起刀來咱再幹三回的。」楊雲友氣的一句話不答，退回東棚下。鐵羅漢阮魁此時便把齊眉棍使換的極趁手，到不願意撒手了，只用這條棍跟羣雄較技，東西兩花棚下，一連上去七位，全敗在他的棍下，俠女杜秋雲向老義士道：「此人有橫練的功夫，大約咱們不下去沒有敢跟他動手的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點頭，許壯飛也湊過來跟老義士說道：「這個黑漢，不是有金鐘罩就是有鐵布衫的功夫護身，不然的話，刀槍沾到他身上他不能不躲，老師咱們下場子吧。」老義士道：「忙什麼。」這師徒父女低聲說話的工夫，又下去兩人也全敗下來。那鐵羅漢依然餘勇可賈，毫無倦容，東西花棚下應考的人員，全是練武的，猛着勁或者許看不出阮魁有橫練的功夫，功夫一大，全看出來了。這一來把大家鎮住了，真就沒有下場子的了。俠女杜秋雲看着有些不憤，霍的站了起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秋雲，妳也來下場子麼，」俠女杜秋雲忙答道：「女兒想下去跟他比試比試。」老義士搖了搖頭道：「妳不用下去，他有橫練的功夫。」秋雲道：「就讓他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練不到七竅上去。」老義士一

聽女兒說出這種話來，厲色喝叱道：「他與妳何仇竟要下毒手，妳若有本事，自管把他打倒，或是把他的兵刃奪出手也就足行了；倘若傷了他毫髮，休來見我。」杜秋雲一聽，這倒好，不說理可不跟別人，我這還下場子比個什麼勁，自己這一遲疑，老義士道：「贏不了趕緊退下來，這不算你功夫不如人，明眼人自知。」杜秋雲剛要轉身下場子，老義士又招呼道：「蓮貞，別忘了報名。」老義士這是暗示女兒報名不要報錯了，免得前後不符，杜秋雲答了聲曉得，說話聲中已出了東花棚。俠女心想，應考人員只有自己一人是女子，倒不要被人輕視了往前一聳身，颯的一道藍影起空中，往下一落又復騰起，倏起倏落，已到了統帶面前，所有東西棚下應考的人及侍衛官等無不驚奇。像那妙手空七兒楊雲友的輕身術已不多見，可是他既是男子，歲數又大，到不足為奇，拿着一個女孩子會有這樣的功夫，實在難得。做廳裏的平西王吳三桂也十分的讚嘆，向身旁那個短小精悍的衛士道：「這女孩子最大不過十六七歲，武功練到這般地步豈非神授，不啻紅線聶隱娘再世了。此番拔取人材，實恰本爵之意。」那衛士唯唯稱是。這時杜秋雲已把名字報過，來到場中；那鐵羅漢院魁一見杜秋雲遂說道：「妳這女孩子怎麼也敢來與

俺較量；俺若稍有失手，傷了妳，豈不是後悔已晚。」杜秋雲喝道：「休得多言，這不是逞口舌之利的所在。」隨在兵器架上摘了一柄寶劍，鐵羅漢阮魁心想：「憑我一個堂堂男子漢，縱然贏了你也不露臉；我只把妳的劍磕飛了就行啦。」打定了主意，遂跟俠女杜秋雲一立門戶，各自施展個人本領。俠女杜秋雲仍然是九宮八卦連環劍。鐵羅漢阮魁却換過青田棍法，專想找啞女杜秋雲的劍，無奈俠女杜秋雲的劍術家學淵源，九宮八卦連環劍施展開，真是一招一式全是經過高人的指教，點，崩，截，挑，刺，扎，六字訣已運用的爐火純青；所有應考者人員，沒有不讚嘆杜秋雲劍術絕倫。鐵羅漢阮魁暗暗吃驚，不敢有絲毫大意，急忙把棍法一緊，俠女杜秋雲倒也覺着吃力了。自己也是小心接架，俠女杜秋雲見一時不能取勝，工夫大了，自己怕要吃虧。遂也把劍的招數一變，先使了招「白蛇吐信」鐵羅漢阮魁把鑽鐵齊眉棍往下橫砸，杜秋雲突然一撤招，變招爲抽撤連環三劍，這三劍是點咽喉，刺眉心，扎雙目。任憑你怎麼快，也得沾上一劍，鐵羅漢阮魁鑽鐵齊眉棍往上一撩，把咽喉一劍躲過，第二劍刺眉心，劍尖若一沾上，橫練的功夫立時間付與東流。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見女兒的劍把招數一變，就知他不懷好

意。急一推許壯飛道：「你師妹要下毒手。」許壯飛也看出來了。自己蹤躍功夫不如杜秋雲。這時一急，脚下用足十分力一點地，一連兩蹤將到了杜秋雲的面前，大聲斷喝：「住手！」俠女杜秋雲的劍尖離着鐵羅漢阮魁眉心只有一寸，出其不意的被這一聲斷喝，手下一遲，阮魁往後一撤步，把劍尖躲過。俠女杜秋雲自知理愧，把寶劍往地下一扔，向鐵羅漢阮魁道：「這總教你知道你家俠女的厲害了。」說罷翻身蹤回東花棚下。這裏許壯飛也不跟阮魁答話，趕緊到華統帶面前報名。二次回到場子裏，鐵羅漢阮魁也明白許壯飛是安心來救自己。急抱拳拱手道：「老師父是忠厚君子，俺阮魁承蒙相救，俺不能再跟老師父動手了，情願退出場子。」許壯飛道：「阮師父不要多禮，那女子杜蓮貞是我師妹，她不是阮師父的敵手；在下恐怕鑽鐵棍傷了她，故教她退下去，在下特來領教阮師父的棍法。」阮魁見這位名叫許飛的竟不承認是救自己，自己不便再說，只有心裏明白就是啦。許壯飛到兵力架子前抄起一條大竿子，兩人各立了門戶，許壯飛在大竿子上有十幾年的功夫，一上手，喇七的左右揮了三把，竿稍顫成桌面大的圈子。鐵羅漢阮魁一看，許壯飛這條大竿子上實有獨到功夫。這一進招，真賽一條懶龍，吞，吐，撤，

放，撤步抽身，大竿子又爲百兵刃之祖，內分，滑，拿，崩，拔，壓，劈，砸，蓋，挑，扎，十字訣，這十字訣每一字訣，全得擱上刻苦的功夫，沒有三年五載的功夫，決難運用的身體四肢跟竿子合一，眼力腕力，須發力穩准。只就十字訣中的扎字說，能在黑夜裏用大竿子稍，點香火的一星之光，淨廣點到了還不算，大竿子上蘸水，把香頭上的一星之火點滅了，香可不准折，這是向死物上下功夫，趕到練好了，運用扎字訣時，能用大竿子稍扎一分大的昆虫，扎字才算是成功。許壯飛把自己二十年竿子上的功夫全施展開。鐵羅漢阮魁這根鑽鐵齊眉棍，這回是用少林棍法，八八六十四手羅漢棍，許壯飛不由大驚，暗想以貌取人，真來的誤事，要着阮魁的外表，不過是會些笨功夫，焉想到他竟有這麼好的身手，他這條棍的招術，除了當年名震北六省的，棍掃半邊天，神刀方秀堂老鏢師之外，沒有第二門有這麼驚人的棍法，莫非這黑大個是方鏢頭的門下麼，我倒要小心應付。

原來阮魁相貌上雖有憨頭憨腦，這身本領却真是名師所傳，許壯飛猜他是名震北六省，棍掃半邊天，神刀方秀堂的徒弟，倒是真被許壯飛料着，在明末時江湖提起這棍掃

半邊天神刀方秀堂來，真是震動乾坤。這位江湖俠義乃直隸滄州人，阮魁可是山東魚台縣人，祖居魚台縣城西安善莊，阮魁六歲時候嚴親見背，只有老母在堂，母子相依爲命。過了五年的工夫，阮魁已十一歲，只是他父親又沒摺下多少田產，幾年的工夫已耗的一貧如洗。阮魁天生來力大，最愛習武功，安善莊中也舖着兩處把式場子，只是阮魁一者年歲小，一來家裏日食三餐尙且不繼，那有餘錢去供給他習武。阮魁的母親指着十指度日，居孀撫子，也算是賢母了。又過了三年，阮魁已然十四歲，身量已長如成人。以性之所近，天天把式場裏練功夫就跑了去看，把各路拳術中關鍵的地方滿暗暗牢記，跑到家裏就練去，日子長了也學會幾趟拳法，把式場的教師天天見這個黑大個在場子外頭看，日子一長，未免就令人注意了，這位教師看阮魁工夫這麼純，就問自己徒弟認識這個黑大個不認識，阮魁是本鄉本土長起來的那會不認識呢，徒弟們遂告訴教師，這個黑大個姓阮名魁，也是老根舊底人家，只是現在窮了。這位教師動了憐惜之心，把阮魁叫到面前問道：「你姓什麼？多大歲數了？」阮魁答道：「我姓阮小名叫魁，十四歲了。」教師又問道：「你天天來到這裏看，你懂嗎？」阮魁道：「懂是不懂，俺也看會了兩

趨拳了。」教師道：「你既會當面練一練我看。」阮魁並不怩頭，當咱拉開架子，練了一魁大紅拳，教師見他這趨拳只有一兩招稍差的地方，心中十分歡喜，遂問阮魁道：「你既然這麼好習武功，可以也跟我們一塊練來。」阮魁也問過別人。這裏練功不白練，得給教師拿錢，現在一聽教師說讓自己也練拳來，不由的臉先紅了，囁嚅着說道：「俺練不了。」教師明知道阮魁拿不了錢，故意問道：「怎麼練不了呢。」阮魁這才說道：「俺六歲時爹爹就死了。家中也沒有田地，沒有賺錢的俺練不起。」說到這裏，眼淚直在眼眶裏轉，教師聽了，想自己少年也曾受過這種難處，不由起了同情之心，遂向阮魁道：「你只要肯用心練，我不只於不要你的錢，每日想法子貼補貼補你家的用度。」阮魁一聽，立刻跪在地上給老師叩頭道：「師父，您只要肯收留俺，俺就感恩不盡，不敢再教老師惦着俺家裏的窮苦了。」這位教師道：「只要你有志氣，我必要成全你，你起來吧。」阮魁道：「弟子還沒問老師的貴姓呢？」這位教師道：我姓周，名叫武成，有個綽號叫鐵胳膊周武成，你記住了。」阮魁道：「俺一輩子忘不了。」當時叩頭起來，這位教師鐵胳膊周武成，因恐怕別的徒弟們不願意，遂對衆徒弟們說道：「練武的最重義氣

二字，總要有豪俠的行爲，濟困扶危，那是我們本色，這阮魁雖有好習武功之心，無奈爲境遇所迫，不能如願，我們這時幫助他，教他練出本領來，將來也好求出路。他將來倘能得了地步，飲水思源，怎能忘了我們的好處呢。」這羣徒弟素日常聽師父講，歷代劍俠多是抱濟困扶危之心，這時師父一給高帽子帶，立刻全當仁不讓，大夥說：「阮師弟你就好好跟咱師父練功夫吧，你們母子不用度日爲難，全在我們身上了。」阮魁聽了不由得感激涕零，向衆位師兄道：「俺阮魁只要有出頭之日，決忘不了師兄們待我的好處。」衆師兄齊說：「只要你有這番心就是了。」跟着教師周武成道：「你今天先回家吧，明天早早的來。」阮魁辭別師父回到家中，跟母親一說，他母親也是歡喜，遂對阮魁說道：「如今天下兵荒馬亂，國家正在用人之時，如若練得一身本領，也好有出頭之日，不過咱們有心無力，如今有這種機會，你要好好跟師父學，別白辜負了人家這番成全你的心，你明天見了你師父及師兄們，就題咱家生活的事，不用大家慚着，這已經感恩不盡了。」阮魁答應，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母子萬分高興。阮魁的母親把阮魁的一身土黃布褲褂漿洗的干干淨淨，有做好的一雙十納幫的酒鞋，給找出來，全放到一

處，預備着明天早晨換。

一夜晚景不題，第二日天剛作魚肚白色，阮魁就起來，趕忙燒水洗臉，他母親也跟着起來，等阮魁洗完臉，把髮髻給重梳好了。把衣服鞋襪全換好了；母親又囑咐道：「咱們既不花錢習武，就得殷勤着點，把式場子收拾洒掃，別靠着別人，多討點仔細，教師父看着也高興，師父看你有出息，自然盡心教你，你雖然才十四歲，論起來你還是孩子，誰教咱娘們命不好呢，好在老天爺保佑的身體力量全像成人，爲娘不用担心怕你累壞了，俗語說的可好，不受苦中苦，焉得人上人！娘就指望着你了。天不早了你快去吧，到了吃飯的時候，要是師父教你在那吃，你就在那吃，咱娘倆，有心報答人家就是了。」阮魁辭別母親，來到把式場子，教師周武成見阮魁真個來了，心裏也不分高興，那兩個師兄弟正往外搭兵器架子，只見已搭出兩架來，尙有三架在屋內，阮魁來到兵器架子前，兩手把兵器架子端起，給端到外面來，毫不費力。跟着又把屋中那兩架兵器架子也搬了出來，教師鐵胳膊周武成十分欣喜。不一時十幾個徒弟來齊，教師鐵胳膊周武成在祖師爺前點起了香燭，阮魁拜過了祖師，又拜過了師父，又要與衆師兄行禮，大夥攔着只行

了常禮。按練武術的規矩，不論年歲，以入門先後分輩數大小，往往師兄比師弟的歲數小，這位周教師又教派了許多規矩，阮魁一一謹記，自此阮魁在這安心習武，師父當真的管他的飯吃。這些位師兄不時的資助阮魁家裏米糧，魁阮在這武場中十分勤謹，這些位師兄看阮魁身量又高又大，帶着幾分傻氣，師兄們常拿着阮魁打趣，阮魁任住他們怎麼說也不着急。其實阮魁絕不是傻，不過語言憨，直沒有機詐心，是誠樸忠厚有忍性的人，他心裏想着；師父及師兄待自己有這麼些好處，報恩都報不過來，再得罪師兄們，自己天良何在，要讓量窄人一看阮魁這種情形，他們就說是天生的下流，沒剛強沒志氣，人窮了連骨頭全窮了。這就應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了。且說阮魁練武一恍二年光景。阮魁已十六歲，這年秋天，阮魁的母親忽然因病身亡，阮魁痛不欲生。自己想着，母親居孀守節，不過是爲熬着自己成人，盼着我練出本領來，爭光耀祖顯達門庭，不料我功未成名未就，慈祥的母親竟撒手人寰，棄我而去，母親算白養我一場，阮魁越想越痛，哭的暈過兩次去，衆師兄及師父百般勸慰，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時邊關告急，土匪蠢起，這魚台縣經了兩次土匪，一次敗兵的搶掠，把這地方蕩得土平，廬舍爲墟，人

民死亡枕籍，安善村也被匪劫掠一空，已經沒有人烟了，阮魁被匪裹走，跟匪人走了七天，像阮魁這種人焉肯從這種姦淫擄掠的匪人呢，瞧了個空逃出來，信馬遊韁的往南逃了去。所幸在匪隊裏得了十幾兩銀子，一路上倒沒困住，流落到江蘇泰興縣地面，腰中尚剩了二兩來的銀子，找了個小店住下，自己飯量又大，沒等半個月就沒有錢了，欠了店中五六天的店飯錢，店家給趕了出來，這時正是臘月時候，雖然南方氣候煖，可是冬天沒有棉衣服也是不行。阮魁身上還是被衣，再加手中分文無有，若當乞丐去又張不開口，阮魁性情是窮至餓死也不肯向人乞憐。飢寒交迫，那能不病，這一來實在是幽冥路近了。到處有惡人，到處有好人。就有那心慈而軟愛管閑事的，看這麼一個是大漢，奄奄一息倒在路旁，分明是去死不遠，於是動了憐憫惻隱之心，於是找了一碗熱水，給阮魁喝下去。阮魁被這碗熱水灌到肚內立刻緩過氣來，睜眼看時，面前圍着一大圈子人，那個拿水的又拿了一碗稀米飯來，把阮魁扶起來，把盃送到唇邊，阮魁自己想既已到了這步田地，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本待不吃，無奈人家是一分善意，不好不勉強扎揜着，把碗接到手中，那知道這麼輕輕的一碗飯，竟有些端不住了，平常幾百斤的重物也沒放在眼內，看起來蓋世英雄也

架不住一個病字，端着碗手腕子亂顫，努力的把碗舉到唇邊，把一碗稀飯喝下去，沉了沉覺得精神似乎有些恢復了。那個送水的人問道：「朋友，你貴姓，你這是從那裏來，看你也不是討飯的樣子。」阮魁有氣無力的答道：「俺姓阮名魁，俺是山東人，投親不遇，困在這裏。」才說了這兩句話，氣跟着接不上來，立刻又把頭低下喘息了一會。那人又說道：「我們這天生港沒有收容你的地方，這裏離縣城尚有十幾里地，城裏的慈善家因為年月太荒亂，逃難的一天比一天多，立了個救生會，你只要到那裏就可逃了活命。有吃喝有住處，轉年天暖，你再回老家就行了。」這人說完這話，又向衆人歛了一串錢，擱在阮魁兜囊中，向阮魁道：「你可以走嗎。」阮魁心想，我還求活有什麼意思，不如現時好歹的答應着，別辜負了衆人救我這番美意，遂答道：「俺對敷着還可以走，俺只要能夠活了，決忘不了衆位救命之恩。今生今世報答不了，來世變犬馬也要報衆位的大德。」說到這，努力站了起來，只覺着頭輕腳重，咬着牙關，一步一挪的，一絲絲的往前湊合着走。這時衆人俱都散去，好在所來的地方離着鎮店口不遠了。不一時已到了鎮店口外，鎮店外是一條大道，通着泰興縣城，阮魁勉強的走出半里來地，心裏一發慌

，便摔倒在地下，暈了過去。這一來阮魁是，時衰運，蹇江湖客，險作他鄉異地魂。

第五章 拳教練羣雄顯身手

阮魁倒在地下，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悠悠醒轉。自己竟臥在一間很淨的屋中，身上也蓋着棉被，心裏越發的疑惑，我這是到了那裏了？想要坐起，那知混身無力，連腦袋全抬不起來。眼裏冒金星子，只聽耳邊有人說道：「你先喝點水嗎？」阮魁一聽說話的聲音，也是北省口音。遂強自把眼皮睜開一看，見床前站着二人，這人身量與自己不差上下，年紀大約有五十多歲，赤紅色臉膛，劍眉虎目鼻直口方，臉上一團正氣，頗有些不怒自威。阮魁看着發怔，只聽這人說道：「你不用疑惑，你不是在天生港大道邊上倒着嗎，我適巧從那經過，見你的相貌，不像乞丐一流，摸了摸你心頭尚溫，我想若是救了你還許不至於死，若是沒人管，別說還有病，就是沒有病，凍也就凍死了。是我一時不忍，找了一輛手車，（就是單輪，用人力搖者，此種車盛行於鄉間，這種車在都市裏更是少見了，偶然有鄉間賣菜的還用這種手車推着青菜到城市來賣，江南一帶倒很多，

像泰興縣一帶農業頗盛。農田中引水灌溉，溝渠縱橫，經過這種溝渠口有一塊木板，橫架上面，推車者就能從窄板上推過去，客人安然坐在上面，決無危險。）把你帶到店中，你好好在這安心調養幾天，有什麼爲難的事，好了再說。」阮魁這時萬分感激，見這人慷慨激昂，俠心義胆，既能把自己救到這裏，必能給自己想一條生路。心中一痛快，立時病已減去了幾分。遂咳嗽了一聲，向這人說道：「你先給俺點水喝吧，俺只覺着口乾舌燥。」那人給倒了半碗水送到阮魁唇邊，阮魁掙扎着，欠起身子把水喝下去，又躺在枕上緩了緩，才說道：「恩公貴姓大名？那裏人氏？」那人道：「我姓方名秀堂，乃直隸滄州人，在山東濟南，開設興隆鏢店，這次走鏢到江寧，鏢已交到，我一人來到這裏訪友，才遇見你病倒道路。聽你口音也是山東人，咱們是老鄉，怎麼來到此地呢？」阮魁見問，先咳了一聲，這才說道：「俺是山東魚台縣安善莊人，姓阮名魁，只因家人遭了匪患，被匪裹去，乘機逃了出來，流落在這裏。手中錢俱已花淨，又得了一場重病，店家不能容，才負氣離了店房。堂堂七尺男兒漢，寧死也不能沿門乞討，故此暈倒道旁，自分要死，今蒙恩公相救，俺小子今生報不了您的大恩，至死也忘不了您的好處。」阮

魁說到這流下淚來。阮魁說到這，頓了頓又問道：「俺在家鄉的時候，聽說有一位神刀方秀堂方老鏢頭，大約就是你老吧？」方秀堂點了點頭，隨又問道：「這麼說現在你是孤身一人了？我現在也不忙，咱在這多住幾天把病漿養好了，跟我回濟南，你練過功夫嗎？」阮魁道：「倒也會幾手莊家把式。」方秀堂道：「那更好了，倒不用再給你別的法子了。跟着我手下歷練歷練，你又是一身一口，幹這行也合勢，你今年二十幾歲了？」阮魁道：「我今年十六歲。」秀堂道：「難得你這點年歲，有這麼好的體格！若遇明師教授你的武功，一定能出人頭地。」方秀堂說罷，十分嘆息，阮魁跟方秀堂在這又住了五天，這一漿養再加心裏一開化，病已霍然，照常的能行動了。方秀堂教阮魁把所會的拳腳練一遍。阮魁練了趟五行拳，方秀堂見阮魁練這趟拳雖則功夫淺，可是拳術正宗，所有發招打勢，滿是地方。阮魁練完，氣不浮，力不散，這點就見出阮魁的拳術剛一入手就遇見拳術正宗的師父了，雖只練了二年來的，若是給他一拆招，再有幾年功夫也很可觀了。阮魁這時對方秀堂以叔父尊之，論年歲，論恩義全不爲過。遂向神刀方秀堂道：「方大叔，你指教指教俺，那個地方不對。」方秀堂道：「你練了二年來的就有這樣

成績，實在難得。」說完這話，嘆息一聲向阮魁道：「我歷來輕易不肯教練徒弟。未入鏢行之先，收了一個，那時是在滄州原籍，他姓劉名雙勝，我在他身上，下了十年的工夫，只是他把我的這點功夫只得去了一半，好在他是富家子弟，現在安分守己的作商人。現在濟南還有一個徒弟，姓齊名運昌，乃濟南泰祥綢莊的少東，收這徒弟更非我本意，因為這種富家子弟，那肯下苦功夫，他從十四歲跟我練武，今年他已十九歲，五年光景，才能拿起兵刃來。所幸這兩個徒弟全是富家子弟，用不着去闖蕩江湖，倒還可以少給我現世，我若遇見你這麼個徒弟，也不枉耗一番心血了。」神刀方秀堂說罷此話，連連嘆息不止。阮魁也是福至心靈，立刻跪在方秀堂面前，向上說道：「方大叔，您若不嫌俺阮魁笨，把俺收在你的門下，俺立志下苦功夫，決不能不給你老爭氣。」神刀方秀堂，見阮魁願拜自己爲師，不由的喜上眉梢，向阮魁正色說道：「我本早有收你之心，不過有幾件事須與你說在頭裏，你能夠永遠遵守才能收你爲弟子，若有不合你心意之處，不要勉強答應，將來生反悔之心，那就辜負了我方秀堂一番苦心了。」阮魁道：「不知你老有什麼事，請當面指教。」神刀方秀堂道：「頭一樣爲師收你作徒弟，不是爲錢財，

並且你無家無業，爲師尚得供給你的衣食，我實爲憐才之意，只爲練武功的人才難得，我愛惜你的相貌端正，性情爽直，體格健壯，雖然聰明稍差一點，只要自己下苦功夫，也練的出來。這種師徒的遇合，非比尋常，你要好好的用刻苦功夫，才能有成就。第二件，我想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不能昧着良心說話，名利兩字，我還未把他看淡了。可是我不沽名釣譽，不取不義之財，雖好名好利，沒離開正道。我於武功也不算超羣絕俗，有什麼絕頂的功夫。不過我神刀之名得來匪易，也曾下過二十年的苦功夫，我若把他帶到棺材裏去豈不可惜。我恨不得傳與了徒弟們，把我這五虎斷門刀傳留後代爲我留名。方才我跟你說過，我那兩個徒弟全不能遂我之願，我若收你作徒弟，我情願掏心吐胆，把我一身藝業全傳授與你；可是這可不是易事。欲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你必須有恆心，不要畏難不去深求，或是半途而廢，使我枉費了心機。第三件技擊術，往大處說，能夠衛國衛民。往小處說也能煅煉身心，強身禦侮。可是功夫得之匪易，縱然英雄無用武之地，爲飢寒困頓，亦不得身入綠林。第四件是戒淫，萬惡淫爲首，縱有托天本領，一有淫行，萬人唾罵，父母蒙羞，親朋齒冷。況且從古至今，凡是貪淫好色之徒，沒有

得過好結果的。我們練武功的。尤其不能貪色，不只於天理難容，精力也漸渙散，元神不固，武功等於廢物，大約你對於這個淫字尙不大明白，你能把定了不近婦女就是戒淫的好法子，這幾件事你能夠行了的，我就收你作徒弟，你自己琢磨琢磨，並且必須對天明誓那才算呢，阮魁聽神刀方秀堂說完這番話，遂答道，這三件事，就是不作你老的徒弟也得這樣，俺從一懂人事就愛練武的，無奈自幼貧窮，未能請名師教授，如今你老既救了 my 命，又肯把一身絕技傳授與俺，俺豈能辜負你老這番好心，至於怕俺學成本領去當盜賊，這事您老更可放心，這次俺被匪人裹去，要是甘心墮落，樂得的圖當時快樂，何必捨死忘生逃了出來，流落到這裏，險作了異鄉之鬼，第三件戒淫俺不大明白，只是俺最怕見女人們，見了她們俺說不出話來，這幾件事俺若不按着您老的話教俺阮魁死在亂刀之下。

且說阮魁對天明誓，神刀方秀堂見阮魁實在出於一片真誠，真是誠於中形於外，神刀方秀堂那會看不出來呢，不盡大喜過望，忙說道，你起來吧，阮魁這才站了起來，隨又問道，師父你老家裏還有什麼人，神刀方秀堂道：家中有你師母還有你兩個師弟，

我自幼遊蕩江湖，直到三十八歲才成家立業，你兩個師弟，一個十三歲，一個才九歲，山東這個鏢局是你師爺給我闖出來的，他老人家於四年前故去。我本想把你師母師弟接來，也好教你兩個師弟練練武藝，只是你師母，故土難離，不願出來，大概是你兩個師弟與武功無緣，只可看機會再說吧。」當時師徒淨談論會子心事，越發的投緣對勁。

師徒二人又在這裏住了兩天，算清了店賬，起身回轉山東，這興隆鏢店就在濟南府富安街，到了鏢局子裏，衆鏢師及夥計們，見鏢頭帶回一個黑大個來，全不知是怎麼回事，神刀方秀堂不等人問，就告訴大家道，我新收了一個徒弟來，却把阮魁遭難的事隱去不說，給阮魁跟衆鏢師全引見了，衆鏢師見阮魁這份相貌，全有愛惜之意，隨給鏢頭神刀方秀堂道喜，阮魁自此在鏢局子裏安住了身，過了十餘日，神刀方秀堂開始教授阮魁技擊之術，神刀方秀堂見阮魁這般骨格，實在難得，若再授以硬功外壯之術，教他練鐵布衫的功夫定可事半功倍，這天神刀方秀堂向阮魁說道：「我打算教你練一種絕技，這種功夫名爲鐵布衫，能避刀槍，只是你須刻苦用功，方不負我一番苦心，這種功夫，我得之匪易，如今傳授於你，顯着教徒弟有偏厚的地方，實因沒有練這種功夫的體格

是枉費功夫，像你兩個師兄全是富厚之家的子弟，又沒有你這般好體格，並且沒有堅忍耐勞之心，那會有成呢，你若能體會爲師父的心，自己立志要成名露臉，給爲師的門戶添一份光榮，你有三年的工夫也就可成了，若是不肯用心，就是練三十年也練不出來。

「阮魁道：『師父請放心，你老有成全俺的心，俺定不負恩師這番苦心。』」這位神刀方秀堂遂把自己一身本領，傾囊而贈，全教給了阮魁，阮魁更因爲師父既有救命之恩，又有教養之德，自己刻苦用功，盼着能夠在武功上成名露臉，好報再造之恩，所以阮魁的功夫，突飛猛進，方秀堂更發高興，日月如梭，流光易逝，練到六年光景，阮魁已二十一歲，鐵布衫的功夫已算小成。鑽鐵棍五虎斷門刀已盡得其秘，鏢師們見他一身練得如銅筋鐵骨，這纔送了他一個鐵羅漢的綽號，不意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興隆鏢局子應了本城大興銀號一水買賣，二萬兩的現銀，送到大津交鏢，興隆應了這票鏢，也是神刀方秀堂一時大意，覺着這搗路走了多少年，鏢也沒出過事，遂派了四位鏢師押鏢，那知道這票鏢經過了幾處匪巢，倒是全講面子，讓了過去。敢到了直隸景州地面，地名叫黑牛屯，竟遇到了一夥悍匪，把鏢給劫了。四鏢師受傷，頂到一偵察匪人的下落竟追究

不出一點踪跡來。原來這夥匪人是被官兵由別處追過來的，由此處經過，並非是在這裏立着塚子窖，剪來與隆鏢局這夥鏢。遠走高飛，那裏去找他們呢。這一下子大興銀號不認這個頭，非教鏢局子包賠不可。神刀方秀堂幾乎急死，親自帶着鏢師們各處探訪，正如大海撈針，不止於沒有下落，連點影子全沒有。這時正趕上天下大亂，流寇勢極猖獗，直隸山東地面，有不穩之象，大興銀號，繫於大局不穩，只好認頭吃虧。教興隆鏢局認賠一萬銀子，神刀方秀堂只好把歷年所賺的拿出來，不足數又各處借貸把家裏的田地也全賣了，這才湊上一萬銀子，歷來是牆倒一齊推，破鼓亂人捶，興隆鏢局子算不能幹了，神刀方秀堂，只好回家。對於各鏢師夥計們全遣散了，只贖了阮魁一人，無投無奔。神刀方秀堂對於阮魁是真正爲難，雖然自己破家蕩產，可是對於心愛的徒弟，若令他飄流在外，自己實在心中不忍。把他帶到自己家去，有不能對人說的隱痛，忽然想起有個朋友胡佑安在四川吳提督大營裏參贊軍機，胡佑安也是直隸滄州人，幼時與神刀方秀堂同事，爲人很有義氣，不如投奔他去也好求個出頭之路。遂向阮魁說道：「咱們師徒緣盡，此地我不能立足。你的武功已有根基，又是少年有爲的時候，若隨我回家鄉，我

可不是養不起你，吃粗糧十年八年的我還養的起你。可是那豈不把你耽誤，這三十兩銀子，一封書信，從這一直够奔四川成都，投奔我好友胡佑安，必能安置你。現在天下大亂，正在用人之時，你努力上進，不圖蔭子封妻，也不致埋沒了一身本領，也不枉爲師一番苦心。」神刀方秀堂說完這篇話，本來師徒如父子，這爺倆又比旁人不同，况且又在患難的時候，彼此忍不住熱淚滔滔奪眶而出，師徒在這憂鬱悲憤中而別。神刀方秀堂回轉滄州竟又遇到一場大禍，這是後話不提。這師徒洒淚分別之到，阮魁用一條鑽鐵齊眉棍担着行李包裹，僕僕風塵奔了四川。腰中只有三十兩銀子逢店也不敢住，怕是多花了錢，夜間只揀那古寺禪林借宿，受盡了千辛萬苦，好容易來到四川，不料運蹇時衰，那胡佑安竟隨吳提督晉京去了，阮魁竟困在店中，後來把衣物全賣淨被店家趕了出來，只好作些苦工將就度日，直到平西王來到川中，考試武衛軍的教練，有人告訴了他，這正是機會，遂報名應考，一下場子，把師門所學，盡量施展出來，連勝了數陣，這才與許壯飛較量上，阮魁的出身叙明，當時真是棋逢對手。

阮魁跟許壯飛走到二十餘個回合不分高下。鐵羅漢阮魁見許壯飛的大竿子實在太厲

害了，若不用出奇制勝的招術，自己就得栽在這，遂用八八六十四手羅漢棍中的青龍三棍絕招，來勝許壯飛。這三招，頭一招是「鳳凰旋窩」棍點胸膛，第二招「抽樑換柱」，奔下陰，第三招「橫掃千軍」，打兩腿，這三招全跟着身形蹤躍，許壯飛等第二棍到了，斜身往回下一蹤，一翻身用「狸貓三捕鼠」，竿子往鑽鐵棍上一搭，想把阮魁的棍給拿出了手，鐵羅漢阮魁也真夠快，剎那間抽招撤棍，跟着第三棍又到，奔許壯飛的左腿，許壯飛把左把一揚，右手握到大竿子後把上二尺五的地方，往外一撥，鐵羅漢阮魁這一招分兩式，倏的把棍撤回，一個旋身，棍奔右腿。許壯飛竿子搪左邊棍，用的也是虛式，見棍往回下一撤，順式往外一獻大竿子鑽，奔咽喉點去，這一來兩人全得受傷，許壯飛不願傷他，竿子已將將點着咽喉往回下一撤，鐵羅漢也想着若是這一招用上，姓許的也得骨斷筋折，姓許的待自己已有救命之恩，若是這麼意狠心毒，豈不落個忘恩負義之名，只是已撤出招去力量已用足了，只好左脚往後一滑，猛然由左往後一轉身，右手用力往後一帶鑽鐵齊眉棍，用右肩頭往外一抗棍的中節，這算把自己的招數破開。兩人各自明白，彼此把傢伙一搥，相對抱拳拱手，異口同音的道：「甘拜下風了。」許壯飛不願跟

他爭這個教練，不等鐵羅漢阮魁再讓，急走回東花棚下。鐵羅漢阮魁深知這位許飛，對於自己既有活命之恩，又有這縮手之義，心中萬分感激。所以到後來許壯飛二次遇難，全虧阮魁拚命相救，以報今日之德，這是後話不題。且說鐵羅漢阮魁，站在那裏大聲說道：「那位下來，與俺走上幾合。」那知東西花棚下並沒有答話的，阮魁又說道：「衆位既然來到這裏，多少也得露兩手，若是不敢下場子，豈不給練武的現世。」阮魁這句話，可說惱了一人，只見由西棚下走出一人，這人中等身材，細腰扎背，白淨淨面皮，兩道劍眉，一雙兒目，通官鼻子，四字口，大耳垂輪，一身青色衣裳；堂堂一表人材，不過眉宇間有些氣魄不正。走到華統帶面前報了名，此人姓吳名遠川，乃直隸滄州人，報完名不走，向統帶請示，場子中倘若失手傷人，是否有罪？統帶抬頭看了看吳遠川，略一沉吟說道：「下場比武，難免失手傷人，況且雖考不了頭名，王爺也要收留，你們考試的人，何必無故結仇呢？」吳遠川答了聲：「遵命。」來到場子中，更不答言，到兵刃架子前，拿了一對判官筆，鐵羅漢阮魁就知此人定是勁敵，能使換這種兵刃的狠少，這種兵刃尺寸短，長在一尺八寸，非得進步欺身不可。兩人各立了門戶，吳遠川這對判官

雙筆，點，打，崩，扎，虛實莫測，蹤躍靈活。一個棍如急風暴雨，一個體似靈猿。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向許壯飛道：「這回鐵羅漢阮魁要吃虧了，這個使判官雙筆的，功夫受過高人傳授。」許壯飛點點頭道：「老師說的不差。」這時場子裏那吳遠川，跟鐵羅漢阮魁，走了二十餘個回合，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的站了起來說聲：「不好，這姓吳的要下毒手，鐵布衫護身，怕要不濟事了。」只見吳遠川判官雙筆欺進身去，鐵羅漢阮魁棍法散了，吳遠川雙筆迅急變幻，行前忽後，行左忽右，全照着致命處下手。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暗道：「傻小子與你何仇，竟下毒手。」這時忽見吳遠川招數一緊，雙筆一點咽喉，一點臍門，鐵羅漢阮魁豎棍往外一崩，打算把吳遠川的判官雙筆給他崩出了一手，那知吳遠川變實爲虛。判官雙筆奔阮魁兩眼扎去，鐵羅漢阮魁棍已推出，臉前滿閉不住，東西兩面花棚下應考人員，滿目瞪口呆，眼看着阮魁兩眼扎瞎，正在千鈞一髮之時，忽然半空中一聲斷喝：「住手。」這個手字沒落聲，條的從半空中掉下一人，急如飛隼。兩脚正落在吳遠川平遞出判官雙筆上。唰的兩脚往外一登，判官雙筆左右分開，這人才落在了地上，正站在兩人的當中。吳遠川只想這一手，可以把鐵羅漢阮魁兩眼刺

瞎，沒想到平空來了這麼個奇人，這手輕功名叫「燕子飛雲蹤」，別說自己沒有這麼好的功夫，就是師父崑崙子方化雨，也沒有這人輕，這人快。頂到這人站穩了，大家這才看清，正是東花棚下坐的那個，形容憔悴的老乞丐。誰也想不到他會有這種驚人絕技。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我料的如何？這人定是黃衫客谷雲飛了。」許壯飛點點頭道：「看這手絕技許是他了。」不題這裏猜測，且說那鐵羅漢阮魁，跟吳遠川兩人，這一怔的當兒，只見那病夫一指吳遠川道：「小輩，你敢下毒手，有老夫在，豈容你胡爲。」回頭又向鐵羅漢阮魁道：「你還不下去嗎？」阮魁是死裏逃生，心中萬分感激這老頭，遂說道：「老俠客救俺阮魁性命，俺小子將來必要報你大恩，只是俺與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他竟要俺死命，俺非跟他拚了不可。」那病夫谷金道：「老夫一番好意，難道你還不懂，還不下去。」阮魁不敢違命，只好退回東花棚下。且說吳遠川把驚懼已過，不由的怒不可遏的向病夫谷金道：「你敢不遵考試的規矩，擅自出頭擾攪，俺吳遠川豈能與你善罷甘休。」病夫谷金冷笑道：「你不甘休又該怎樣？老夫報完名再與你算賬。」說罷步履蹣跚的走到華統帶面前報名道：「應考人谷金，江蘇武進縣人。」說罷，一轉身奔了場子

。華統帶見他方才那一手輕功，真如白鶴蒼鷹，凌空而上，落地無聲，就知道老頭定是
非常人，谷金來到場中那件肥大破舊的黃衫，也不脫下來，向吳遠川道：「你想怎麼
着吧。」吳遠川把雙筆一舉道：「教你見識見識，這對判官筆的厲害。」谷金微微冷笑
道：「我疑惑你有多大本領了，原來就是這點人人所能練的，何足爲奇。老夫若用兵刃
贏你，那算欺負你。只憑這一雙肉掌，就不教你逃出手去。」說罷往後退了幾步，一雙
快掉了地的靴子，旁人看着幾乎不能走路，丁字步一站，喝道：「小子你進招吧。」谷
金這個話剛說完，吳遠川更加吃驚！原來谷金就如同會邪術一般，全身肌肉立時緊張起來
。病態全消，膚色紅潤。別說是吳遠川吃驚，就連應考的人員及平西王，一衆官員全十分
詫異，吳遠川明知自己不敵，到這時是騎虎難下，把牙一咬，脚尖一點地，蹤至谷金面前，
雙筆一順，奔谷金二目扎來，判官筆離谷金二目也就是五六分，谷金把頭微微往後一抬
，雙筆扎空，吳遠川把判官筆一順，雙風貫耳，只見病夫谷金，右臂肥大的袖子往外一
揮，倏的已到了吳遠川身後。吳遠川雙筆砸空，自覺着脖子後有涼風，脖項上有人撲了自
己一下，吳遠川急由左往右一翻身，雙筆隨着由上往下砸去，眼看着雙筆已竟砸在谷金的

頂樑上，那谷金把身體微微一動，喝了聲「撒手。」單掌往吳遠川雙筆上一擊，雙筆應聲而落，吳遠川十指痛如針刺，自己剛要往外蹀身，忽聽病夫谷金喝叱道：「慢走，老夫送你一程。」話到掌到，掌貼吳遠川後心，並未用力，若用力那有吳遠川的命在。病夫谷金喝了聲「走，」吳遠川如同騰雲駕霧，被病夫谷金一揮，身體飛出丈餘，摔在地上，只擗得吳遠川頭暈眼花，慢騰騰爬起來，回到東花棚下心中好生忿忿不平，心有報復之念，不題吳遠川這裏，且說病夫谷金站在場子內，向東花棚下抱拳拱手道：「諸位，老朽來到場子裏，並非是爭名奪利，奪取這教練官。不過爲是以武會友，見識見識高人，老朽無能，在武功上倒還苦練了二十年，今日在諸位面前獻醜，有錯的地方，指教指教老朽，也好多長點能耐。若是只練了三年五載的功夫，八式不明，八法不精，老朽不敢領教。」病夫谷金這番話，就是明告訴，像花拳綉腿之流，趁早別來現世。

谷金的話才落聲，西花棚下走出一人，逕到統帶前報過名，來到場中，自報姓各道：「廣東南海戴雲峯，特來領教。」病夫谷金道：「那麼老師父是比拳脚，比兵刃，比暗器呢？」戴雲峯道：「咱們走趟拳吧。」病夫谷金道：「老朽想限定地勢，咱動手只

限在一方丈內，誰出了圈子誰算輸。」戴雲峯道：「好吧。」拿了一根花槍畫了一個方圈子，病夫谷金往下首一站，讓了上風給戴雲峯。戴雲峯道了聲：「請，」一立門戶，病夫谷金看出是少林派韋陀門。戴雲峯用的是七十二路短打，手法穩准圓滑。病夫谷金施展截手法，挑，砍，攔，切，封，閉，擒，拿，八字訣運用到火候純青，真是輕靈迅捷，兩人只在這圈子裏倏離倏合，如走馬燈相似。病夫谷金用引手式，把戴雲峯一領，戴雲峯果然發了虛招，被病夫谷金用「剝步連環掌」兜胸一掌打出圈去。戴雲峯臉一紅，站在那不走，却向病夫谷金說道：「谷老師父拳術高明，我是甘拜下風。我還想跟老師父領教領教暗器。谷老師父肯指教麼？」病夫谷金道：「那有何不可，請問用那路暗器，要怎樣打法？」戴雲峯道：「我看這裏各種暗器全有，我挑一種不俗的試試。」戴雲峯隨來到兵刃架子前，一眼望見掛着一槽甩手箭，回頭向病夫谷金道：「谷老師，用這種暗器不算俗吧？」病夫谷金點頭道：「很好。」戴雲峯回轉頭去，伸手先取出一枝來看，還可以用將就用，不過分兩太輕，自己用着不大合手。（甩手箭這種暗器，較比着袖箭就難練，並且也跟袖箭的長短不一樣，袖箭長四寸三分，甩手箭長七寸二分，

袖箭打時，用拇指撥箭統上之機紐，甩手箭則用食指拇指捏箭桿尾從懷中甩出，練至三五年，五六丈內方能見准，這種箭尺寸分兩全有規矩，若是分兩尺寸做不准，打時卽有擺頭之虞，所以這種箭會的很少。）且說戴雲峯看過這種甩手箭，只可以將就用，原來這戴雲峯以甩手箭名震五羊城，他自己特意打造的，每枝箭全比平常所用的甩手箭重着一倍，所以打的也遠，能夠昏夜間五丈外見准。所以此時拿這種甩手箭，顯着不大趁手了。那裏戴雲峯既以甩手箭成名，並不是平庸之輩能望其項背的，可是他怎麼連一槽趁手的箭全沒有呢，這位平西王自從來到川中按兵不動，潛蓄異謀，他也時時防備有人暗算他；所以應考人員未經王駕的許可，寸鐵不准帶。就連俠女杜秋雲來時，尙把防身的寶劍給留下，何況戴雲峯又是暗器呢。且說戴雲峯把這十二枝甩手箭，連箭囊跨在右肩左肋下，這才向病夫谷金道：「我這十二枝甩手箭，連續着發出去，只要有目標就可看出來了，只是這裏沒有目標，却是難事。」病夫谷金手指着兵器架子道：「那不是很好的目標嗎。」戴雲峯看了看兵器架子，離着場子當中也就是六七丈遠，隨向病夫谷金道：「谷老師父，我是明人不作暗事，這十二枝甩手箭，可有兩枝要奉

敬谷老師父，請你留神吧，」病夫谷金聽了微然一笑道：「這倒多謝了，」戴雲峯道：「我這箭打在兵器架子上，全要平排着，不能有一枝高矮不齊，如有一枝打不正了，立時給谷老師父磕頭。」病夫谷金道：「好吧。」戴雲峯又退出一丈多遠去，在到了所暗量的尺寸地，脚步一停，並沒回過身來，左腿在前往下一塌，上身也往前微塌，右手按到箭槽，犀牛望月式，回頭一瞥兵器架子，拔第一枝甩手箭，用拇食指一捏箭尾，唰唰一連三箭，這三箭平平正正的全釘了兵器架子上。所有東西花棚下的應考的人員，無不暗暗喝彩。猛見戴雲峯往前一上步，半偏着身子，二指捏箭，唰唰一連又是三箭，趕到第四箭，却把身一翻，一反腕子回病夫谷金咽喉打來，病夫谷金往左一閃身，只用食中二指，把奔咽喉來的甩手箭夾住。戴雲峯第二枝箭又奔左耳台打來，病夫谷金往旁一錯步，又把第二枝甩手箭接住。戴雲峯一看人家這接箭的手法絕倫，就讓我再發十枝箭出去，也是白搭，自己看了看槽內尚有三枝甩手箭，索性也不打了，向病夫谷金道：「某不是老英雄的對手，甘拜下風。」病夫谷金手指內所夾的兩枝甩手箭尚沒撒手，隨說道：「戴老師這甩手箭很見功夫，不願跟老朽比試，這倒不便相強了。」戴雲峯此時把

箭槽摘下來，遞與了伺候武場的差弁們，差弁剛要接，病夫谷金的兩枝箭，病夫谷金道：「這却不勞。」說着話左右手全用三指一捏箭尾，手往下垂，箭頭向身後，掌背向前，這時戴雲峯並沒介意，剛要走，忽聽病夫谷金，喝了聲「着」戴雲峯吃了一驚，疑惑要暗算自己，急忙一縱，躡出一丈多遠去，回頭一看，見病夫谷金一抖腕子，赫的兩枝箭甩出去，只聽「喳」的一響，把戴雲峯所釘在兵器架子上第一第四兩枝箭的箭桿穿劈，兩枝箭全落在地上，戴雲峯佩服得五體投地，急一抱拳道：「真神箭也。」一縱身趕緊退回西棚，這時東西花棚下再無答言者。

華統帶進了敝廳，跪伏於地，口稱王駕千歲：「谷金武功厭衆，並無再下場之人，請王命示下。」平西十手撫鬚髯道：「你再傳話曉諭應考人員，凡是有了一技之長的，自管下場與谷金比試，如果實在無人下場，即封谷金爲武衛軍總教練，其餘人員暫歸武衛軍教練處候命，本爵愛才如命，決不願有一技之長的埋沒草野。」華統帶領命，出得敝廳，向東西花棚下宣示王命，衆人默默無言，華統帶道：「卽是無人下場，考試卽算終了，看鼓樂伺候，這時由一個侍衛官奉王命與第一名谷金披紅，賞給四品頂帶，官服一

套，這是一份榮耀。侍衛官剛要領病夫谷金進敝廳謝恩。只見東花棚下有人越衆當先，走出來高聲說道：「谷老師慢走。」華統帶正在這要傳應考人員歸教練處，忽見從東花棚下又走出一人，要跟已考中的第一名谷金重行比較，華統帶十分不悅，心說你既有下場之心，爲什麼不早些出來，現在已令谷金謝恩，你却又想下場，實有故意攪擾之意。華統帶細看這下場之人，也是一位老者，年有五六十歲的樣子，鬚髮亦已斑白，形神瀟灑，眉宇間一團正氣逼人。華統帶倒把氣壓下去了。華統帶也是很好的一身功夫，眼力也不弱，頗能鑑人，一見這老頭定不是平常之輩，我倒要看看兩個老頭比試什麼功夫。暗中交代，這正是終南四義，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杜老義士，這位老義士爲何遲疑到這時才出來呢？原來老義士見這位假名谷金的黃衫客谷雲飛，技擊的功夫已臻絕頂，自己決不是他的敵手，若是一下去准輸，豈不把幾十年的英名付與流水，況且又知道這位黃衫客谷雲飛，一生俠心義胆，決不能爲平西王效死命，自己不便跟他爭這個教練，莫若讓他去充教練，自己再另想對付平西王之法。老義士雖則安了這種心意，無奈女兒杜秋雲跟許壯飛全一味的攪擾，杜秋雲跟許壯飛說的也有理，既來應考，若不下場，豈不教

侍衛官姚鵬疑心，並且既在這要有所圖，就不能再顧別的，就是不是他的敵手，也要露幾手功夫，也可在武衛軍裏佔一席之地，好就中取事。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被他兩人所迫，只得下場。來到場中，見華統帶尙站在那，忙走到近前躬身施禮，口稱「草民杜明願下場與他比試，」華統帶道：「比拳脚比器械呢？」這位老義士不慌不忙，說出三種驚人絕技來，要與大俠黃衫客一較身手。這才是黃衫俠與終南客，各顯驚人絕技來。

第六章 黃衫客武場獻絕技

且說華統帶一問三陣賭輸贏，要怎樣賭法？這位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向華統帶回道：「頭一陣賭暗器，用彈弓上的彈丸，憑指力打遠打准。第二陣是較掌力，不論是樹，是乾木頭全可，第三陣較拳，這較拳不能在平地上，求統帶派人取一百二十塊磚來，把磚滿立起來，按二尺五的檔子擺在地上，在磚上走一擱拳。請谷老師，再賞賜別的功夫，草民也願奉陪。病夫谷金聽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說着，他是也不答言，也不答語。等老義士說完，這才微笑道：「咱們練着看吧，我不定行不行，大約杜老師父這回把

壓箱子底的功夫全搬出來了。只是第三種擺磚對拳，那磚是單擺浮擺夠多麼險，你我全是偌大年歲，摔在磚上如何是好？杜老師出了三條道，老朽只把跑磚改改樣子，要是立梅花樁現時也來不及，請統帶大人找三尺五長的竹竿，六十四根，不用多粗，直徑三寸粗就行，在場子裏按一丈七尺五寸見方的劃出這塊地來，每隔二尺五立一根竹竿，竹竿插到土裏五寸深，竹竿縱橫全是二尺五的檔子，正和半步，（按左右足往前進爲一步，合五尺），那總比磚穩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一聽暗想，這種功夫比梅花樁難多了，恐怕自己要栽在這，但是自己有言在先，得讓人出主義，何況這是自己的主義，人家變樣，只好說道：「谷老師這法子實在高明，杜某願從尊命。」華統帶知道這全是一種絕技，急派差人去取竹竿限即時應用。好在現在起蓋王府，正動着工，工匠木料全現成，那自然容易了，此時病夫谷金向老義士道：「咱先比較暗器吧。」伺候武場的差人把箭鵠立好，這箭鵠前面是用白布畫着大紅光子，後面有草把子，這可是射箭用的，現時用它打彈丸是將就着用。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又要過一技墨筆，在紅光子週圍點了十九個墨點，就是棗兒大小，這才把彈丸取了二十粒，右手扣起五粒來，左手握着十五粒，向病

夫谷金道：「谷老師父，在下這二十粒彈丸，打出去名叫『衆星捧月』十九粒滿要打在墨點上，末了一粒，要打在紅光當中。」病夫谷金道：「杜老師父請吧，這種打法實在太難，老朽倒要長長見識。」老義士並不答言，往後退了兩丈多遠，回頭一看，已夠了十五丈遠近，這才站住向病夫谷金一拱手。（按歷來射箭全講究百步穿楊，彈弓也是一樣，這百步論起來是五十丈了，風雲叟杜思明何以只能打十五丈呢？其中實有原故，因用弓發箭發彈丸，全仗弓胎弓絃彈力，弓分幾個勁，前文已表過，茲不贅述，若用指力去彈，有內功的人必須用鐵彈丸，彈弓上的彈丸是泥跟毛頭紙混合成的，雖夠堅硬了，可是指上有功夫的也能把他捏碎，若是捏的勁小了，彈丸又打不遠，故此老義士只離箭鶴十五丈遠，這已非平常人所能及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並不直立在那裏發彈，身形一動，却施展繡漢拳十八式，每式發一彈，只聽得叭七叭七……箭鶴上隨着拳法滿中了彈丸，十八羅漢手走完一收式，反背連發兩彈，大家不敢大聲喝彩，可是不期然的，一齋低聲道了一個「好」字，老義士一抱拳道了聲：「獻醜了。」病夫谷金見這二十粒彈丸，滿打在了紅光子墨點的中心，心中也是佩服，隨在彈囊中取了二十粒彈丸放在掌中，向老

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我這二十粒彈丸打出去，名叫『鴛鴦生死連珠彈』這彈丸發出去是連珠式，一氣貫穿，可是兩粒爲一組，先發一彈緊接一彈，把前頭那粒彈丸打破，後邊這彈全教它穿杜老師所畫那上邊的幾個墨點，最末一對也是碎了一個穿人紅光中一個。說罷也站到老義士風雲叟一般遠近，一個英雄獨立式，身子是斜着，右臂一揚，左手發了彈丸叭七七，一連就五對彈丸打出去，一串紛紛落地，一串打入黑墨點中。又一換式，把左臂一揚，右手發彈丸，也是照樣打出去，這二十粒彈丸也就是一剎那間，看得那所有人目瞪口呆。病夫谷金也一抱拳道：「見笑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一看這位病夫谷金，這種功夫實高出自己百陪（讀者看了這種鴛鴦生死連珠彈打法，未免要目爲離奇怪誕，故神其說，其實確爲一種手眼上的功夫，決非不能練之技術，今舉一例爲證，在平津般演雜技之高鳳山，以彈弓著名，手合彈丸兩粒，以一粒向空拋去，可是雖高有三丈，急以另一粒，級扣打去，竟將拋在空中的那粒打成粉碎，其不過一種把戲，以其法推之，於本篇中所述，不過多下幾年功夫無不成者。）遂向病夫谷金道：「請谷老師較第二技。」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早看好了，東花棚東一丈多附近，有幾株柑子樹，這柑子樹

是川中特產，樹雖不甚大，也有二尺合圍，老義士這回是想取巧，前文已表過，病夫谷金指甲很長，自己正可用鷹爪力跟他較量。就讓他也有鷹爪力的功夫，也用不上。所以想用這種取巧的地方來贏這位假名谷金的黃衫客谷雲飛，這是老義士的心意不提，且說病夫谷金含笑答道：「掌力怎樣較，全憑杜老英雄之意吧。」老義士暫時也不說明，只含糊說道：「我們到柑子樹下一試掌力如何。」病夫谷金道：「還是杜老師先請吧。」老義士遂不再客氣，來到柑子樹下，面對着柑子樹而立，脚站子午椿，（湖南名提桶子勁，北方叫蹲檔騎馬式）凄神淒氣，氣發丹田，貫於兩臂，注於掌心，運於十指，所謂氣達四稍，（又名四餘。）兩臂伸直，猛然兩掌伸出往樹幹上一搭，兩掌往樹上一合，只聽得唰唰的樹幹直響，連樹皮帶樹幹被老義士抓下一片來，簌簌的落了一地碎木碴子，老義士把雙掌一撤，右手握着到病夫谷金面前把手一張，向谷金道：「谷老師看這顆樹年代多了，真成了朽木了。」谷金一看老義士掌中托着一掌心的碎木碴子。猛見老義士把雙掌一合，唰唰的來回用掌心一碾，再把手掌張開時，只見掌心托着的木碴子，全變成木粉。「撲」的一口吹去，滿隨風散去，笑容滿面的說，「谷老師見笑了」，病夫谷

金道：「這種功夫老朽可比不了，老朽看這棵樹，傷筋動骨，早晚也要倒了，倒不如弄倒了省得碰着人，說着話也不等答言，把肥大的袖子一挽，手掌往樹上一貼，喝了聲：「走。」就見樹底下的土，一個勁的往上湧，眼見得樹底下扎的根，滿出了土，所有應考人，及侍從的官兵，看着沒有不咋舌的，因為力大不足為奇，只是他不是擊樹，却是推樹，頂到把樹根全推出來，樹還不倒，猛聽得病夫谷金喝了聲：「開。」唵嚶……：一聲，這棵樹竟從老義士試憑爪力的地方倒下來，這一手不只於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佩服得五體投地，連平西王及所有駕前侍衛等全讚美不已。病夫谷金向老義士道：「這沒有什麼意思，咱還是比試拳脚去吧。」兩人來到場中，華統帶已令人將六十四根竹竿插好，正合一丈七尺三寸見方的地方，這種梅花樁，東西花棚下所有練武，大約全聽過，可全沒看見過，何況這又換了竹竿子的呢，人人願意開開眼，人人替他二人担着心，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這時未免心中怙懣，這真叫作法自斃，自己梅花樁的功夫，是跟盟兄銀髯皓叟葉白雲練的，在終南山十幾年的工夫，倒是未攔下，可是那是一種木樁，着脚的地方，有四寸大，木樁入土深，不搖不動，現在這種竹竿上，可就差多了，況且又

是勁敵當前，決難取勝。自己一咬牙關暗道：「我怎麼要犯拳家大戒，自來氣餒則神散，神散則精力弛，常以此戒人的，難道自己反倒先蹈此弊麼？」想到這急聚精會神，先把一件長衫脫去，把靴子提緊，兩人這時一個在竹樁南邊，一個在竹樁北邊，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振奮精神，一抱拳道了聲：「請。」已躍上了竹樁，那病夫谷金依然甩着肥大袖子，也躍上了竹樁，兩人全是用脚尖找竹竿子頭。兩人先不往當中湊，一個奔東北，一個奔了西南，各人全是活自己步法，在竹樁上不得邁半步，不得邁大了步，眼光只能顧四方，不能看脚下，兩人圍着竿子走了一週，這才奔了中央，俠女杜秋雲，跟許壯飛兩人全是提心吊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跟病夫谷金兩人，這時已夠上步法，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施展羅漢拳，一開式就是「金豹掌」，向病夫谷金打去。病夫谷金用「抱虎歸山」，來拆老義士這一招，這竹竿梅花樁上，施展拳術，多一寸不能進，少一寸打不上，須不粘不吐，一粘即吐，忌打空招，忌施濁力，拳力發了空力，能把自己送下樁去。這時兩人發招後，各自避開，遞上手是一招兩式，即須分開。換好了步眼，再往一處湊，這是打梅花樁最要緊的訣竅，兩人一換式，病夫谷金左手把大袍袖一抖，虛

晃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面門，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明知道是虛式，可不敢不封，你若封的稍慢，就許變爲實招，拳經所說，變實爲虛，反虛爲實，總以令人莫測。病夫谷金一撤左臂，右掌變「剪梅指」，（駢一指）用毒蛇尋穴點咽喉，老義士急往右一斜身，伸左手剪病夫谷金的腕子，病夫谷金梅花樁上確有精純的功夫，左脚往右一邁，左臂穿自己右臂，老義士若不是撤招快，腕子險些被病夫谷金捋住，急往旁一躲，病夫谷金用左臂袖子，一拂老義士的左胯，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險些閃下梅花樁來，急往旁用力一躲，越過六根樁來方站住，自己已知不敵，剛要認敗服輸，只聽病夫谷金大聲說道：「不掉下樁來不算數。」老義士聽人家話已說出口來，自己怎好在這時就算作罷了，只得聚精會神，重新翻回，兩人在這竹竿梅花樁上各展所學，真得似龍飛，如鳳舞，條離條合，把所有看的人驚得心全提到嗓子眼去。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見病夫谷金露了個空招，忙用白鶴亮翅，左掌奔病夫谷金胸膛打去，病夫谷金往外一撩，老義士往前一進步，遂用搜膝海底針的招術，右掌直奔病夫谷金的小腹，病夫谷金右脚往梅花樁上一點，躲開這一掌，兩人這一錯身，病夫谷金在一錯身的時候，用翻陰掌往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

臂上一推，老義士想抗這種掌力，可是脚下用不上力了。急借勢一點竹樁，身體騰出八九尺遠去，落在竹樁外邊。一回身往竹樁上一望，見病夫谷金也是剛落在地上，彼此一抱拳，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隔着竹樁說道：「杜某甘拜下風。」那病夫谷金道：「這是杜老師父相讓，我谷金那是杜老師的對手。」老義士這時暗想我杜思明一生名譽，只在黃衫客谷雲飛一舉手間，他明明掌下留情，不只於不傷我，他自己還陪着我同時落到梅花樁下，使旁人分不出誰強誰弱，這種容人之量，愛人以德，實令人敬服。自己從竹樁旁邊繞過去，回東花棚下，在病夫谷金面前經過時，一拱手道：「老俠客成全杜某，只有銘心刻骨，沒齒不忘而已。」病夫谷金莊容的答道：「天理常存，方寸間自有神靈默佑，老朽有何德，敢當成全二字，請吧。」老義士這才回到東花棚下，俠女杜秋雲把老義士的衣服給披上，這時武術軍統帶華雲鶴，秉承王命給病夫谷金來披紅，引謝了平西王，依然由統帶率領，這四十六名應考人回教練處。統帶按着報到的簿子查點了查點，隨把應考人集合在一處宣示道：「也好教身懷絕技的人，得展所長，不致埋沒草野，在此武場中較量武功，難免有彼此失手的地方，不過應考的人，既無前仇宿恨，就應考試

後，靜候王駕的命令安插，不得私自尋仇，致負王駕一番選拔人材之意，大家應體會本統帶的善言，毋自取辱。」華統帶說到這，又單把鐵羅漢阮魁叫到面前問道：「你住在這教練處不可生事，若任意胡爲，這裏法令森嚴，却容你不得。」阮魁躬身答道：「俺却不住在這裏，俺原住在府前街鴻興店內，那裏還有俺的衣服行李呢。」華統帶一聽正合心意，因爲鐵羅漢阮魁，渾濁悶楞，恐怕他要記恨前仇，我那吳遠川，倘若真一動手，二虎相爭必有一傷，這一來倒省了心了。遂向阮魁道：「明日務必早來，聽候王爺的命令。」阮魁倒是乾脆，立時出教練處回店去了。阮魁早拿定主義，反正早晚我非報這個仇不可；且說統帶華雲鵬，令衆人回到屋中休息，一宵過去，次日在教練處，貼出一道榜來，只見榜上寫的是：

爲榜示事，照得本爵受國家重任，拱衛邊陲，志拯斯民，共登衽席。際茲闖賊雖已蕩平，寇氛尙難云清，歷來風塵奇士，草野英雄，進身無路，瘞志以終，楨幹之材，龍飛莫卜，棟樑之選，螻曲難伸，言念及茲，殊深惋惜，此次甄拔武士，本憐才之意，俾使干城之士，不致埋沒草野，縱未能名列前茅，亦予以置身之地，望與考

之士，各本赤誠，共成大業，本爵有厚望焉，須至榜者。

計開

第一名武衛軍總教練谷金 第二名副教練杜明

第三名飛龍隊教練許壯飛 第四名飛虎隊教練阮魁

第五名飛鷹隊教練楊雲友 第六名飛豹隊教練韓劍秋

第七名武衛軍教練杜蓮貞

除了七名正名之外，尙取錄十餘人，爲備補員，所有取錄的人員全到教練處報到，好在像風雲叟這班人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當時有一件最難的事，就是在平西王麾下，所轄的軍兵將帥，滿是換了大清國的服裝，武衛軍的統帶，也傳令本軍的教練官，限於三日內也全要剃頭換了衣裝，像老義士等全是氣節之士，頭可斷志不可奪的秉性。但是念到成大事不能拘小節，只可忍辱剃髮換裝，雖則是抑鬱不樂，表面上還不敢稍露形跡，矯作鎮定。

這時四百名武衛軍，已由各路軍中挑選來，全是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驍悍

矯健，體壯身強，由統帶華雲鵬按各軍所送的冊子點收，由記室重新編造名冊，如此忙着辦理了兩天，已竟辦理完竣，這時舊皇城中改建行宮業已竣工，擇吉遷出了舊都督府，移進行宮，這座行宮起蓋得雄偉壯麗，頗壯觀瞻，武衛軍就駐宮中拱衛禁地，平西王對於這隊武衛軍非常注意，親自檢閱了一次，見這四百名武衛軍，服裝鮮明。槍刀耀目，秩序整齊，調度得法，平西王親自獎勵了一番，這四百名軍兵雖則是新編制的新軍，可是在各路軍中全受過訓練，自然比新招募的隊伍好多了。平西王吳三桂想這四隊武衛軍，若由總教練谷金訓練出來，全會飛騰技擊之術，我再厚予餉糈，成爲我的親信，用他們來保護我，我無憂矣。平西王閱過武衛軍全軍之後，傳總教練副教練，以及總隊教練官到演武廳問話，隨由華統帶率領這七位風塵俠隱，江湖異人進了演武廳，這位平西王高坐公案後，兩旁站着四名小內侍，再靠公案前的兩旁就是侍衛官了，這平西王吳三桂此時任意而爲，居然不管什麼叫朝廷的法度儀制，所有這次行宮建築，全是十分僭越儀制，好在到了川中把地方的官吏全換了，連各處駐防的軍隊全是他所轄的嫡系的隊伍，有誰敢來多管他的閑事。平西王竟又按着皇宮中的制度選闖官，所有行宮內的侍從滿

是閹割的太監，演武廳身旁所侍立的也是四名小太監，且說衆教練一進演武廳，離着公案遠有兩丈多遠，華統帶却往旁一閃，低聲說了句：「站住。」總教練谷金此時也換了官服，不過衣裳換了，他那份病態依然總是無精打采的神色，向上報着自己的名字，職銜，行禮畢，起過一旁，總教練谷金，及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等，瞥見平西王吳三桂身後站定一人，依然是一身便裝，短小精幹，兩眼神光十足，谷金等全認識這人，正是平西王吳三桂的親信衛士保柱，在這些日中，谷金及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許壯飛等，全十分注意他的行動，因爲此人非比尋常，擅飛騰蹤躍之術，兩膀有千斤膂力，自從被平西王羅致在麾下，十分得平西王的信任。保柱保護平西王寸步不離。平西王知道這保柱實受過異人的傳授，天生來的身輕如燕，蹤躍如飛。平西王親眼見他試過絕技，保柱能夠帶着一百斤重的大鐵鏈，在樹稍上飛躍，這還不算希奇，並且還能夠追趕飛在空中的燕子。平西王也因爲自己樹怨太深，見棄於國人，定有不甘心於己的。所以對於這勇士保柱是破格的優遇，無論在什麼所任，他必要令保柱在身旁保護。可是這保柱也非常厲害。兩眼有鑑別人的本領，只要他一看這人，就能辨出是那一人。

當時保柱對於武衛軍的這一班教練等是非常注意，連這次是第二次見谷金等，對於這班人很有些疑心，此時對於平西王招見時，又十分的注視，總教練谷金跟保柱一對眼光，谷金趕緊的把頭低下，平西王吳三桂容各教練官等叩拜完了，單獨的要挨次問話，先將總教練谷金叫到近前，問谷金出身來歷，家鄉住址，及學藝於何時？師父是那一位？在江湖上曾作過什麼事？須要從實說了，不得有絲毫隱諱。總教練谷金遂向上說道：「小人原籍川中，流落到江甯地面。小人命苦，未離襁褓，即多災多難，不離藥餌，因此小人的生父很厭煩小人，及至到了六歲時，尚不能行走，小人的父親更加恨恨，說我是谷氏門中的冤孽子，恨不得小人早早死了，免得長大成人成了廢人，不祇於不能為谷氏續宗祧，接後代，反倒得給父親添了一層憂煩，幸虧我慈祥和霽的母親百般的維護我，才得苟延於世，不料我母親撒手塵寰，我頓時成失羣之雛。在我病魔浸纏之時，可是我那狠心爹爹，竟把我扔在了深山野谷，那時節我雖則已是八九歲的光景，一者因為素日身體孱弱，又兼病勢正劇，那裏能掙扎動轉，不過等着飽虎狼之腹而已。也是天不絕我，被雲濛山碧雲真人，救得我這條蟻命，把我帶到雲濛山收為弟子，這位恩師道術通神，

把我的宿疾盡除，教我技擊之術，二十年未下山林，才學會了這身本領。是我離開雲濛山浪跡江湖，毫無所遇，如今蒙王駕收錄，小人此後不致困於窮途，置身無地了。」總教練滔兀不斷的說出自己身世，平西王點點頭，總教練谷金剛要退過一旁，平西王身後那位衛士保柱，倏的躡至公案前，嘆的把總教練谷金的兩臂握住。厲聲說道：「你敢更名改裝來到這裏，想要刺王殺駕，未得其手，我看你定是江湖怪傑，黃衫客谷雲飛，你還不說出實情，難道等我動手麼？這時演武廳的侍衛，以及所有武衛軍的教練等，全大驚失色，侍衛官各抽腰刀，平西王吳三桂也按劍起立。總教練谷金猛然遇到這種情形，忽的面上容顏倏變，焦黃的臉忽作赤紅色，筋肉全都漲起，與適才判若兩人，可是變色情形，也就在剎那之間，忽又回復了原來的病夫狀態，混身竟有些戰抖起來，顫聲說道：「我……我……我是姓谷名金，絲毫不假，黃衫客谷雲飛那是俠劍客的身份，我谷金那比得。我們好容易有了安身之處，豈敢再懷異心自速其死，請大人不要多疑，我實是好人。」谷金說了這幾句話，那保柱冷笑一聲道：「你不是黃衫客谷雲飛？很好，你要小心當差，那時有一點破綻，取你這條老命易如反掌，下去，」這個去字一脫口

，保柱暗用了九成力，往外一送，谷金的身體騰起，直飛出三丈外，才往演武廳的門外一落，「砰」的聲，摔在地上。谷金嚷道：「噯呀，疼死我了！」平西王此時怫然不悅，用沉着的聲音招呼道：「保柱，你身爲本爵的近人，竟這麼不能容人，令本爵豈不落怨聲，失衆望麼，保柱却連答了兩聲，「是，是，」緊走到平西王身後，低低說了兩句話，平西王面上顏色似較緩和了，也低聲說了兩句，旁人全聽不出說的是什麼。平西王跟着又向兩旁的侍衛官道：「你們去看看，總教練是否摔傷了，姚鵬搶步出演武廳，所好谷金業已站起，姚鵬問總教練沒摔着那兒麼，王爺問下來了，谷金道：「姚大人，卑職傷是沒傷，只是往後不能幹了，這位侍衛保大人，不問皂白，伸手打人，卑職在此怕再被他暗算。」姚鵬道：「總教練不必如此，王爺已申叱他了；隨我去見王爺吧。」谷金隨着侍衛官姚鵬，進得演武廳，帶着惶恐神情，往地上一跪道：「小人跟王爺請假，小人才不勝任，總教練之職，請王駕另委他人吧。」平西王吳三桂譊然說道：「谷金你不要介意，衛士保柱是誤會你是奸細，要不利於本爵，本爵已申叱他了。你俟後好好爲本爵教練武衛軍，本爵將來定要提拔你，你先下去歇息吧。」谷金叩頭下來，跟着平西

王又挨次的問老義士等，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也是編造了一片假話，平西王問到俠女杜秋雲，老義士道：「小人只有這一個女兒，相依爲命，明知道帶着她有許多不便，但是小人又不忍割捨，故教他在小人身旁。現在教練處，求王爺多多恩典。」平西王道：「你這女孩子很好，本爵十分喜愛她，連王妃也知道了，今早還問及她了。」說到這扭頭向旁說了聲：「把那俠女杜蓮貞喚來。」旁邊答了聲「是。」跟着有人急去傳俠女杜秋雲，這裏王爺挨次問及別個，不一時俠女杜秋雲來到演武廳，進門後自報名道：「武衛軍副教練杜明之女杜蓮貞給王爺叩頭。」叩過了頭，仍跪着不敢動，平西王吳三桂道：「杜蓮貞妳近前來，俠女杜秋雲叩頭起來，往前走到王爺的公案前，王爺詳細問了一番話。跟着又把那一班教練官全問完了，向老義士道：「杜思明，妳女兒很是聰明，又擅武功，本爵想隨在你身旁也不便。打算教他伺候王妃，你可願意？老義士一聽不禁如沈雷轟頂！老義士心想，平西王乃酒色之徒，我女兒已屆荳蔻年華，倘若貼近他身旁，豈不是自取其禍，若有個差錯，不止於女兒的清白，有污辱之險，我個人的英名亦隨之斷送；並且還容易耽誤了大事。想到這，就要駁平西王，一抬頭瞥見女兒眼光看着自己，微把頭點了

點，老義士見女兒有意允許，一定是有成見，自己當時若是駁平西王，定要被他的不滿，遂向上說道：「王駕千歲過分抬愛小人父女，只是小女兒自幼嬌生慣養，於禮節諸多未諳，這樣粗野丫頭，怎好去伺候王妃，王駕千歲還是收回成命吧。」平西王道：「王妃既然愛惜她，定能担待他一切，你不要多慮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向上叩頭道：「謝王爺的恩典，小人還要求王駕千歲，暫令小女隨小人回教練處，小人有話囑咐她；王駕千歲多恩典吧。」平西王吳三桂道：「先教她見過王妃，回頭再教她回教練處，你下去吧。」當時平西王又問過其餘的教練官等，然後全退下來，有內侍領着俠女杜秋雲，到侍衛處，按規矩是應當到侍衛處搜檢一番，恐防暗藏器械等。這次對於俠女杜秋雲，却存一分客氣之義，不肯搜檢了。從侍衛處，傳到兩名宮女，領着俠女杜秋雲，奔攬翠樓。經過這座花園子，真是奇花異草，香風撲面，亭臺水榭，山石樹木，佈置的真像入了畫圖。裏面有獸圈，豢養着許多狼豺虎豹各種珍禽，全有專人看管。這攬翠樓在這園子的盡裏面，盤環曲折，直走出有二三里地才到了，宮女領上了攬翠樓，這座樓一通連是九間。這裏的建築，滿按着皇宮御苑裏一樣，迎面是三間連着，東西各斷開兩間，宮女

把一扇雕花透棧的，一枝梅式的風門拉開。俠女杜秋雲也是小心奕奕的進來。只見裏面也是斷開了，迎門一架寶坐，離着門足有三丈三深，東西也隔斷開，東邊是一枝梅的落地楠木罩，門上掛着平金南繡軟幔帳。從當中分開成人字形，兩邊全用金鈎掛起。兩邊却是一排書架，是巧匠造成的百古式，方格大小高矮不一，擺着經史子集，文玩古董，盡是晉磚，漢瓦，夏鼎，商彝，當中却留出一個小門來，也掛着軟帘，上面有一塊匾，却是小鄒環三字，這攬翠樓上，一几一案，全自然的帶着雍容華貴的色彩。俠女杜秋雲雖則不是貧家之女，可是這種勢面，有生以來，也未寓過目。有宮女們令俠女杜秋雲，站在軟帘外等候，宮女們進去，不大工夫，從裏間出來，向俠女杜秋雲一點手，秋雲隨着這點手的宮女往裏走。趕到進了裏間，只見裏面這份富麗堂皇，實令人目眩神迷，自己那敢正視。宮女們指點着教俠女杜秋雲向上行禮。俠女杜秋雲把心神定了定，往地一跪說道：「武衛軍教練杜明之女，杜蓮貞願王妃千歲，」俠女杜秋雲乘勢側目看了看，見這位王妃，真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子，這份美貌，實非凡品，珠光寶氣，令人不敢逼視。俠女杜秋雲叩過頭，依然跪在那，只聽王妃道：「你今年多大了。」俠女杜秋雲道：「民女

今年十六歲了。」王妃道：「妳起來。」俠女杜秋雲謝過王妃，起來站立一旁，低着頭，靜候王妃問話。王妃問道：「聞侍妳練就一身本領，這點年歲實在難得，我打算把妳留在身旁，妳可願意？」俠女杜秋雲道：「這是過分抬愛民女，民女求之不得，那有不願意之理。」王妃見俠女杜蓮貞舉止安詳，語言得體，十分可愛，遂令宮女拿兩錠小金顆子來，賞給杜秋雲。王妃隨又吩咐道：「今日暫且回教練處，明日早仍由宮監把你帶到攬翠樓，就不准再出去了。」俠女一一答應着，當時由宮女領出攬翠樓，交內侍送到教練處。俠女杜秋雲隨着內侍出來，自己才算把心塌下去，你道這王妃是那一個呢，原來就是那禍水陳圓圓。

陳圓圓自被闖賊所虜，怕死貪生，失身從賊，直到吳三桂下瀋陽，鑽刀山，喝血酒，斷髮易服，請得清兵，跟清兵會師燕京，闖王敗走山西，被吳三桂追得走投無路，闖王這才從手下謀士之計，捨了陳圓圓，才算逃得性命，陳圓圓離開闖王，投到一個民家，此人適巧也姓陳名亦安，圓圓說明了自己來歷，告訴陳亦安道：「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保你無窮的富貴。」陳亦安本是一個卑鄙小人，那顧得利害，竟與圓圓認作兄妹，

陳圓七自己寫了一封纏綿悱惻，悽惋動人的陳情書。敘述自己遭禍的經過，飾辭是身陷賊手，以死保得貞操，趁闖賊兵敗之際，盜令隻身逃出虎口，逃到母家，得堂兄陳亦安照拂。妾所以忍辱不死者，欲待與將軍一面，以明妾志……，「陳亦安懷書到吳三桂軍前投遞，吳三桂得書驚喜欲狂，自己出生入死所爲愛姬一人。急將陳圓七迎到軍中，陳圓七既經述已往之事，說罷就要自刎，吳三桂百般勸慰，圓七始轉悲爲喜，墜歡重拾，寵愛甚於往昔。吳三桂以千金賞陳亦安，並許以亂事稍平，定保以官職，陳亦安得鉅金已喜出望外，飽載而歸，吳三桂追蹤闖賊，闖賊死，吳三桂晉爵封王，遂在川中整頓師旅，其實清庭亦非令其永鎮川中，吳三桂爲得買美人歡心，竟不恤民命，起建行宮，這種拔扈的行爲不論在那朝也沒有這麼胆大妄爲的。這些事按下不題，且說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見女兒被帶入行宮，自己那放心得下，遂在侍衛處等候。赶到內侍們把女兒送出來，老義士這才把心放下，帶着女兒回教練處。許壯飛也是十分担心，此時見父女全回來，遂問了問俠女杜秋雲見王妃的情形，杜秋雲約略的說了一遍，許壯飛聽了並不作一言。因爲白天耳目衆多，恐怕語言不慎走露了風聲。移時天色已晚，這教練處位置在

王宮西角，是一所寬大的房子，北邊五間是總教練谷金的住所。東西各六間，全是兩間一連，東邊第一間是老義士父女，第二間是副教練戴雲峯，第三間是飛龍隊教練官許飛，西邊第一間是飛虎隊教練官阮魁。第二間是飛鷹隊教練官楊雲友。第三間是飛豹隊教練官韓劍秋。南邊五間是會客辦公的所在。統帶辦公的所在不在此處，却在隔着一個門裏。老義士父女在吃飯後回到屋中，許壯飛也過來，老義士說道：「二更後大家睡了你可過來，有事商議。許壯飛點頭答應，這裏武衛軍四隊輪流值宿，分班的保衛禁宮，這禁宮就像皇上的紫禁城一樣，所有非親信的人概不准入內。平西王因為武衛軍剛編制好了，還不知他們是否歸心，所以尚不敢十分信任，只教拱衛禁宮。可是禁宮內仍由侍衛官帶親信的侍衛巡查警備。今夜正是飛豹隊教官神行無影鬼見愁韓劍秋帶領二十名技勇兵巡查禁城。許壯飛到了別的屋中坐了一會，天已將近三更，這教練處的教練官等，不該着自己班的全早早睡下。許壯飛見各屋中燈光已熄，這才到老義士屋中，許壯飛自到教練處以來，不論當着人或是背地裏對於老義士嘯傲乾坤風雲叟杜思明皆以師父呼之，免得走了咀被人看出形跡來。這時見老義士父女正在低聲說着話，許壯飛坐下問道：「師

父有什麼事？」老義士道：「他們都睡了麼。」許壯飛道：「全睡了。」老義士道：「你師妹的事你知道麼？」許壯飛道：「弟子正爲此事猶疑不定，平西王並非什麼仁人君子，師妹去了，怕有些不妥。」俠女杜秋雲一旁聽許壯飛這個話，不由臉泛紅霞。把柳眉一豎道：「他有幾個腦袋敢存歹意，愚妹心意若是無所圖，是不願意去的。只是違了狗奴的命令，恐怕我們一時不能立足。」許壯飛道：「師妹不要見怪，愚兄失言了。」老義士向俠女杜秋雲道：「妳也不要這麼大意，凡事總宜小心些爲是。那平西王性格狡滑，我們處處謹慎還怕不妥，若是自存輕視之心，那是自取其辱了。」老義士說完這一番話，俠女杜秋雲道：「父親師兄放心吧，女兒得近他的身旁，是天助我等，那時得手，趁勢把他除了，以遂我們平生之願。剛說到這裏，忽聽屋門一响，條的閃進一人，當門而立，跟着把門又帶上，三人吓得一驚，不由的全站了起來，定睛一看，正是那總教練病夫谷金，向着三人鐵青着面孔冷笑一聲叱道：「爾等好生大胆，平西王待你等不薄，竟敢心存異志，你們有幾個腦袋！」俠女杜秋雲見事已敗露，聽的一蹤已躡上了床舖，伸手抄劍把，拇指一軋啞吧簧，嗆啞的寶劍出匣，亮劍回身，躡到地上。只見總教練背

着手點頭微笑，帶着譏訕口吻道：「丫頭，妳敢跟老夫動手？難道武場中還不知老夫的厲害，老夫不欲聲張，不過要帶你等見了平西王聽候他的發落。免得驚動了衆教練官，要受目前之辱。」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一想，武場中已領教過他的武功絕倫，此時就是拚命與他較量，恐怕也逃不出他手去。遂向女兒杜秋雲道：「天絕我輩，竟有這等高人甘心附逆，我等不能遂願，何必偷生，還不把劍扔下麼？」老義士說到末了這句話時，其聲慘厲，俠女杜秋雲「咳」了一聲，把寶劍一扔，一語一發。許壯飛也受盡千辛萬苦，落得個謀畫未成，先落個身首異處，就這麼前功盡棄，心實不甘。可是手底下又無兵刃，猛然回手把椅子抄起，向總教練谷金頭上砸來，谷金微七把身子一側，伸手把椅子接住。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跟俠女杜秋雲見許壯飛已動了手，說不上不算，脚尖點地，蹀到谷金面前，俠女杜秋雲也伸手拾劍，隨要過來拚命，忽聽總教練谷金「嗤嗤」一笑，隨把椅子一放道：「聊戲爾等，何必動怒，老朽豈肯與賊同心，受萬人唾罵。」老義士往後一退，抱拳施禮道：「老俠客如能助我等剪除國賊，是萬民之福！是天下之福了。」總教練谷金道：「你我坐下細談吧。」四人落坐，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老俠客來

到這裏有何圖謀？是否爲返吳賊而來。」總教練谷金道：「一者爲他，二者也是爲國家大計，覬取他的行動，再定進行之計。你等也太大意了，怎麼你們在這種時候就要下手，豈不是自取其敗麼？」許壯飛答道：「一切須求老俠客指示，只是有一句冒昧的話，請示老俠客，在這裏潛踪隱跡是否真名」，總教練谷金道：「老朽賤名叫谷雲飛，在江湖上有個綽號，名叫黃衫客，老朽四十年來在江湖行道，愛護的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正人，君子。恨的是賊官，惡霸，土豪，淫棍，這等人遇在老朽手內，教他要還我個公道。」老義士等一聽，果然是那名震中原，四海知名的老劍客，黃衫客谷雲飛，不由全肅然起敬。誠懇的向前行禮道：「弟子等久仰老俠客威名道德，如大旱之望雲霓，只以老劍客如神龍仙踪，隱現無常，去來無跡，使我等空懷景仰之心，無由拜謁，使弟子等難於一瞻老劍客的風儀。想不到竟在此得遇老前輩，請恕我等以前失禮之罪。」黃衫客谷雲飛道：「不要這麼過獎，老朽不過在江湖路上空負虛名，那担得起劍客二字。老義士嘯傲乾坤風雲叟之名，久已震人耳鼓，老朽久仰終南四義，全是一代人傑，杜老義士三位拜兄爲何不來呢。」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見人家業已說破了自己出身來歷，

足見自己的行踪早被這位老劍客看破了，看起來人家才真稱得起俠劍客的身份！有令人難測高深之處。幸而這黃衫客也是風塵大俠，扶弱抑強誅奸鋤惡的好人，倘或是稍貪利祿的江湖道，我們豈不是早取了殺身之禍，就讓是不至落在別人手中，也把事情敗露了。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當時遂不再隱瞞，把自己的真名姓說了，告訴老劍客，大拜兄銀髯皓叟也白雲帶着兩個弟子奔南京福王那裏，看看他是否能成大事再定行止。二拜兄方豪三拜兄朱洪鈞帶着衆弟子奔了北京城，就爲是偵查平西王吳三桂在輦轂之下暗佈置的死黨，探聽他的逆謀，故此未隨我等來，」黃衫客谷雲飛又問道：「鐵臂蒼猿侯萬里父子那裏去了？」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道：「現在城都城外大覺寺中隱跡潛踪，只因萬里兄與國賊素識，不便前來。」黃衫客谷雲飛又點點頭，隨向許壯飛道：「許義士以干城之將，隱跡風塵，屈身草野，淡泊自甘，實令老朽敬服之至。」許壯飛聽着暗暗驚異！合着我們以前的事情這位老劍客全知道，足見這位老劍客實有神出鬼沒之能。就憑我們此次圖謀的事是多麼謹慎，老劍客竟如目覩親見，看起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驕狂的必敗，自滿的終必一無所成。自己見老劍客這麼稱讚自己，遂遜謝不遑的說道：「弟子不

過是一個武夫，蒙老劍客這麼過獎，愧不敢當，只是老劍客對於弟子等行踪何以竟知道這麼詳細呢？」老劍客笑答道：「你們在莫干山前清平鎮外，夜斬四差官，老朽是親眼得見。我們一路而來，那能不知道呢。至於入城都的一切事，更是全眼見得了，不過你等計劃有些疎略的地方，這武衛軍除你我之外，全是爲利祿而來，全是以功名富貴爲重，所以我要謀這種大事，且不可輕舉燥進，你們想，除了武衛軍，還有許多侍衛，也全是精通技擊之流，教練楊雲友韓劍秋全是久走江湖精明幹練之輩，什麼事瞞不過他等眼去。這些人還不足慮，最宜注意的就是平西王身旁那勇士保柱。今日演武應用詐術來試探我老朽，幸而老朽隨機應變未致被他看出本來面目，老朽曾百般探詢，只察不出他的根派來，只知他身入綠林，橫行閩粵湘川廣雲貴各地，他的輕功半由人授，半由天賦，飛騰之術急如飛隼，就是老朽也未必能及他。你看他那麼短小，却又力大無窮，平西王以千金聘他作衛士，時刻不離身旁，此人不除，莫想近得平西王。我想舉大事要有恒心，要有忍耐力，我有法子教這武衛軍全體歸心，只是必須耽延時日。教秋雲好好連絡王妃，雖不能教她歸心我等，也要使她離開那勇士保柱，這樣才能萬無一失。剛說到這兒。

黃衫客谷雲飛向老義士等一擺手，三人情知有異，側耳一聽，只聽屋瓦「嘎吧」響了一下，黃衫客谷雲飛低低說了聲：「外面有人窺我們秘密。」三人嚇得面如土色，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黃衫客谷雲飛身形一動，已到了桌案旁，「撲」的一口把燈吹滅，一縱身到了門口，把門推開了一線，脚尖一點躍到倒了庭心，腳剛沾地，倏的又一點地，已躍上了西房。回身往東房一看，見一賊人剛從簷口翻上去。黃衫客谷雲飛怕把別的教練官驚動醒了，賊人再一胡說，洩露了秘密，隨在袋中摸了一枚青銅錢，用食中二指指梢一夾，一甩腕子，鏗的向賊人打去。賊人正想逃走，一回身的工夫，正打在了屁股上。這青銅錢竟陷入肉內，賊人一哎喲，身體往前一栽，跟着一咬牙，手扶屋瓦站了起來。往前一躍，躍過房去，雖然帶傷依然蹤躍如飛的逃走，此時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跟許壯飛，俠女杜秋雲全跟踪上來。黃衫客谷雲飛道：「別教他出王府。」三人齊答應了一聲：「曉得。」老義士風雲叟杜思明由東抄過去，許壯飛，跟俠女杜秋雲從西面繞過去。黃衫客谷雲飛剛要追，副教練戴雲峯醒了。在屋中間：「什麼人？」黃衫客谷雲飛答道：「總教練查夜。」答完了這句話不再說別的，脚尖點房坡，已離開教練處。見

前面那賊人却不往外逃，反側身直奔了禁宮，並且脚程很快，老義士等跟他相隔一箭多遠，黃衫客谷雲飛一連幾蹤，已抄過了賊人前面，攔住去路。在房坡上一站厲聲喝道：「大胆賊子，竟敢擅闖王府，圖刺王駕，有總教練在此，還不束手就擒麼？」那賊人見前面有人，只好站住，却哈哈一笑道：「你等已死在面前還道的那門子字號！平西王待你等不薄，你們竟想謀刺王駕千歲，你們活膩味了！來人這一聲喊，只嚇得老義士等魂飛千里，眼看着，捨死亡生，千辛萬苦佈置成復仇大計，化作灰塵，不謹前功盡棄，還有殺身大禍，後事如何，請閱第二集。

後

記

黃衫客等深宵秘議合力除奸，豈料竟爲武場懷恨而去之，吳遠川所聞，聲言立赴平西王駕前告秘。黃衫客等以事機敗露，殺身之禍迫在目前，遂與雲風叟等合力將吳遠川殲除，平西王校閱技勇兵，羣雄受賞，黃衫客傳絕技，平西王祝壽，楊提督獻佳釀，黃衫客秘謀醜羣奸，酒庫試身手，勇士保柱午夜搜敵，司厨盜酒敗秘謀，貪杯殞命，楊提督悞作替死鬼，保柱恃勇捕羣俠，技勇營舉義，夜攻王府，雙俠戰保柱，崑崙子爲徒復仇，火焚攬翠樓俠劍客勢敗走峨嵋，重興洪緣教，侯玉峯失機陷王府，平西王派兵攻峨嵋，終南四義聚城都，劫救侯玉峯，俠劍聚峨嵋，三入城都府，湖派別共議除勁敵，鎮南俠雄據晴雲島，羣俠訪川邊，救桂王，長江除三怪，桂王義贈伏魔劍。天南釣叟漁舟掩跡，海上會羣俠，俠劍被困晴雲島，獻絕技，會鬥晴川派等全在第二集中叙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517B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黃衫客) 卷一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鄭 證 因

發行者 王 璞

印刷者 華新書局

總發行

天津大胡同路東
北京西單商場內

華新書局

外埠分銷處

上海百新書局
青島新明報書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書預告

小說會
陸地神仙
集下

小說香艷
三集蛇
冊一全

小說武俠
虎魔劍俠

最新出版

潘俠風主編

全部
四郎探母

全部
玉堂春

全部
二進宮

全部
法門寺

舊劇集成

現已出版請購從速

標準戲詞

